

學子生文藝叢刊

第六卷

第十集

凌善清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唐君自福

周君玉書

劉君瑞卿



高君凌雲

王君超凡

王君慶俊

本社啓事 第六卷社刊，因受工潮及時局影響，屢

屢脫期，對於愛讀諸君，無任抱歉，現十集已出

齊，第七屆社員，將開始徵求，備有簡章，函索

即寄

道心寂寞
天不
傲骨
清骨
野性
孤高
傲骨
清骨
野性
孤高

松
竹
梅
歲
三
友
松
竹
梅
歲
三
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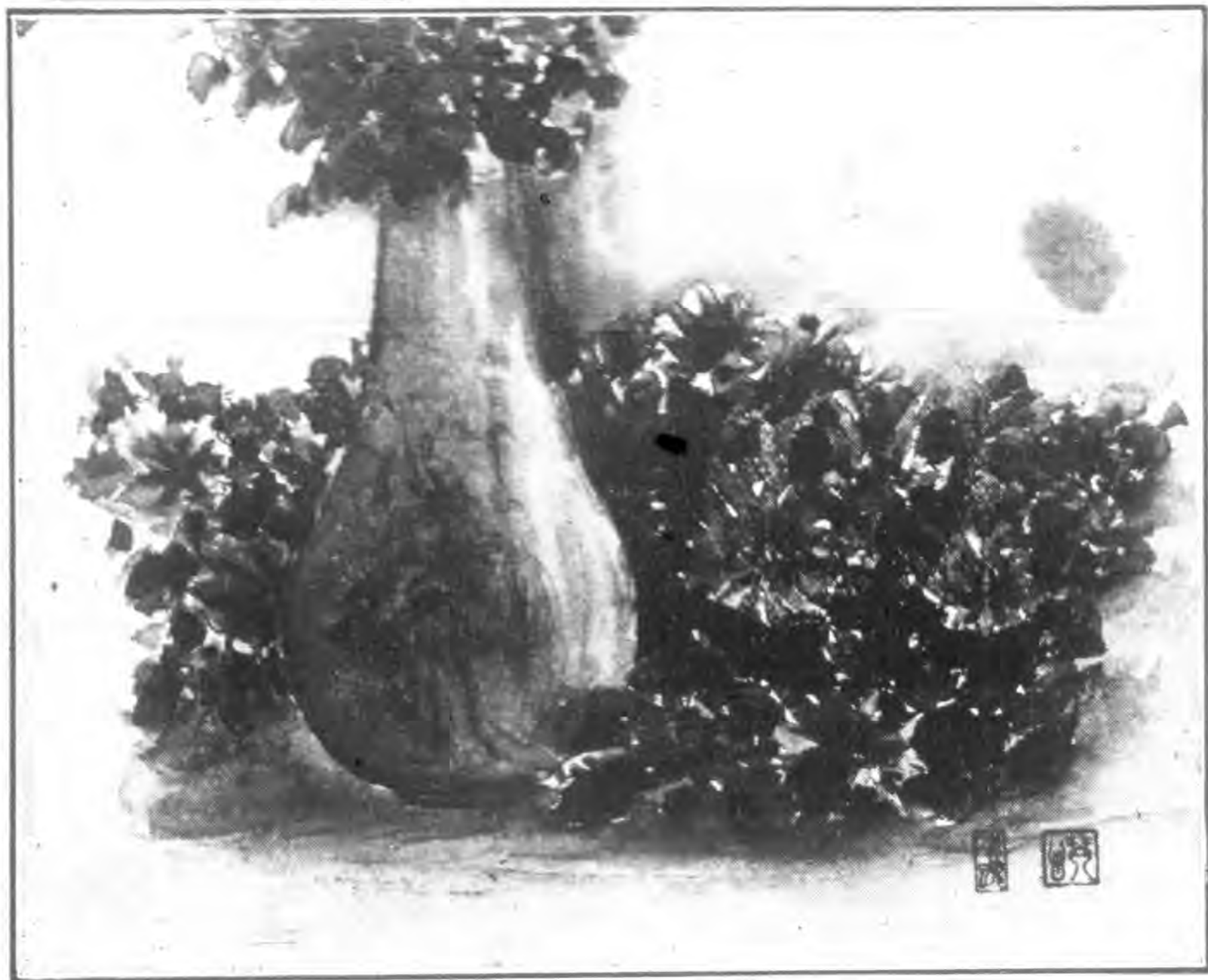
墨筆山水



高古木宜於月下鼓琴通舟水檻宜於月下吹笛各有勝槩也今寫斯
人於層崖吹簫又似乎得宜可見宜与不宜乃無一定耳酒吹為人所
散又不可為愁人遣悶乎泥者不可与言斯道也 墨相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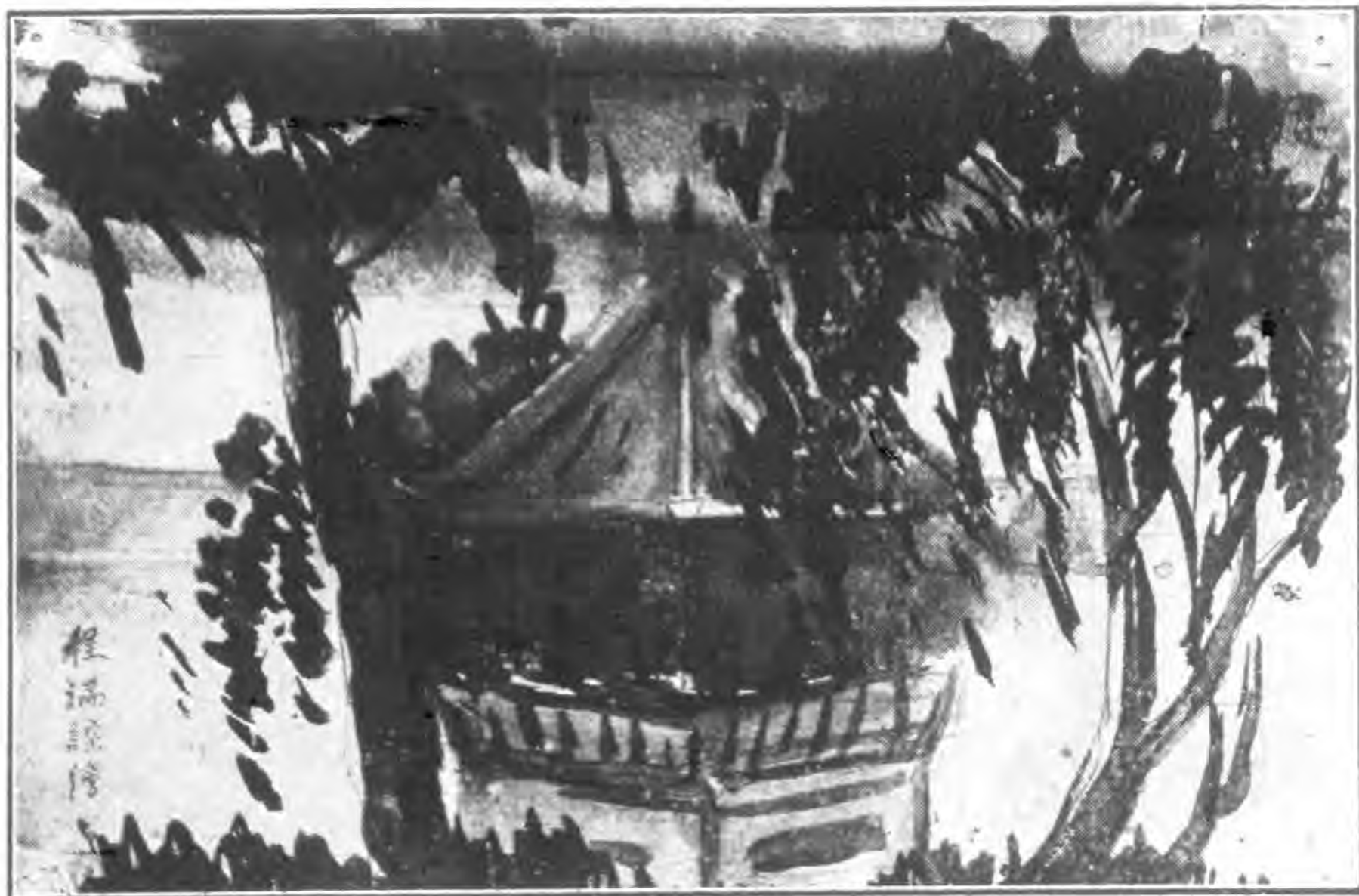


水 彩 靜 物



羅祖鍾

水 彩 風 景



程瑞諒

着色翎毛



庚午年巧月
正
陸國正

着色山水



渡頭
煙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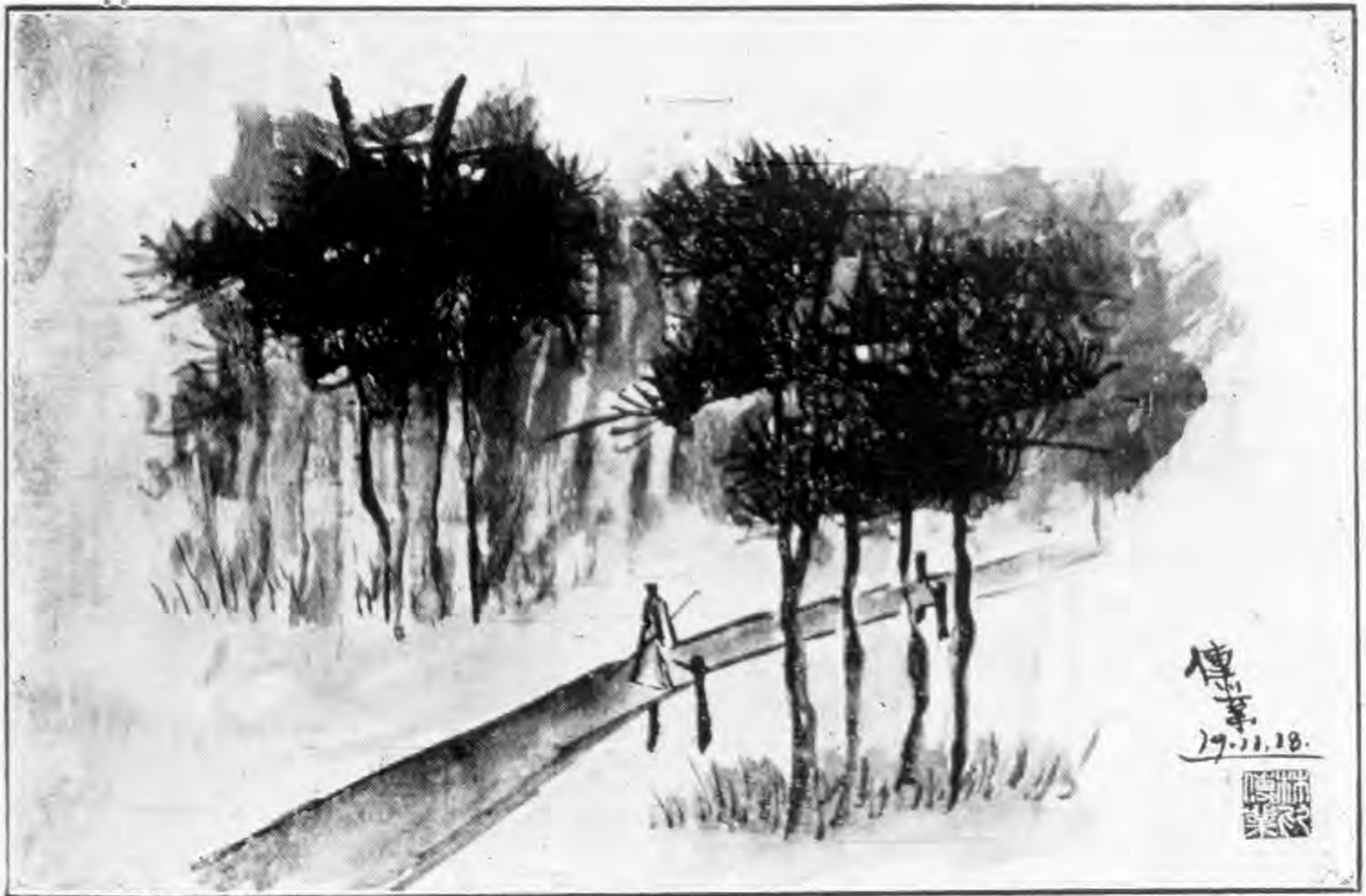
庚子年春
郭蔭昌
於下

昌蔭郭



林傳業

.....着色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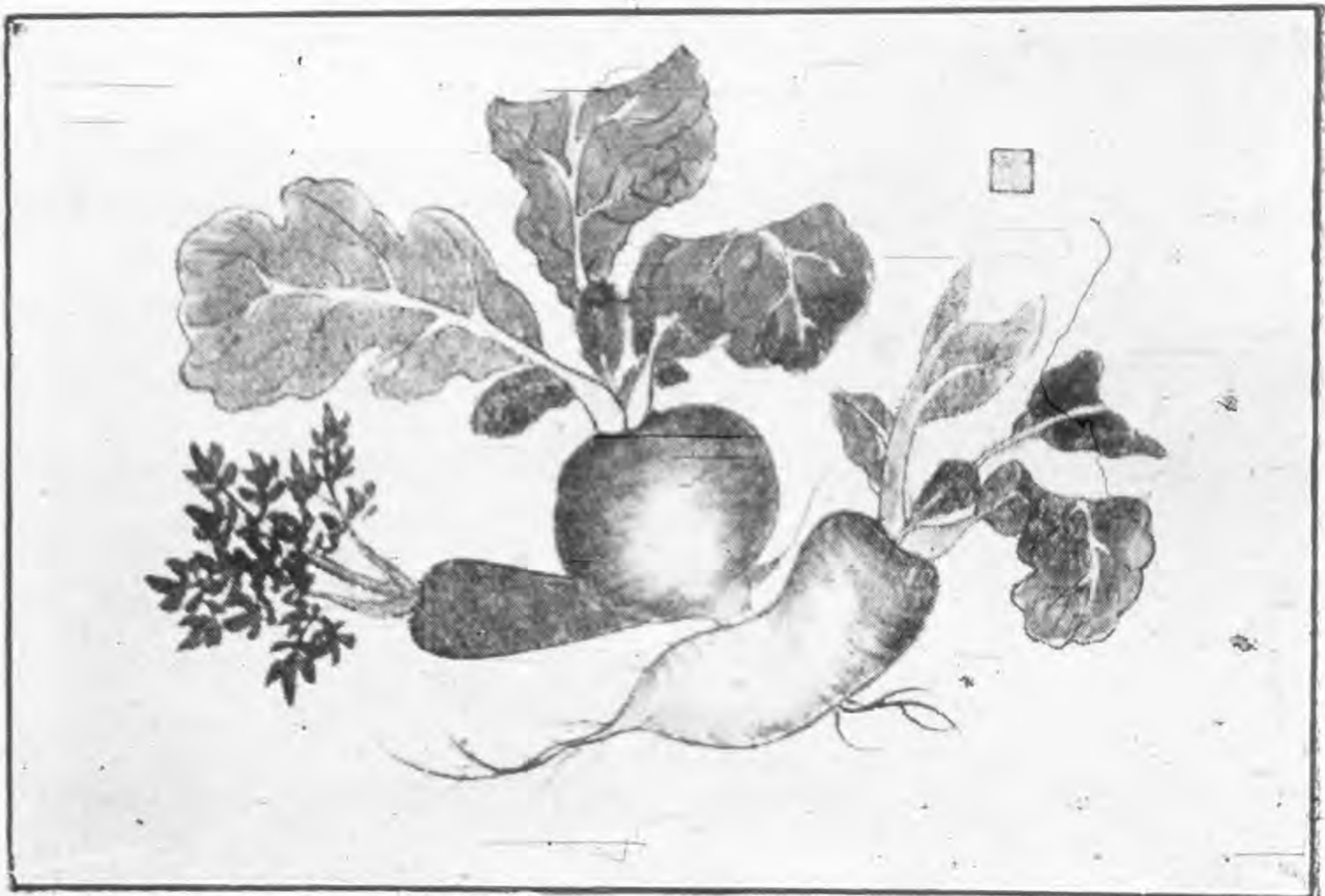


傳業
19.11.18.
林業



着色花卉.....

姚樹森



鉛筆速寫



蘭 墨



荆溪新雨帶清涼
 出芝居百物香
 一區待子秋懷
 東橋字



亦是王者
 氣託相在
 空谷見
 露葉花
 枝以新沐
 意与九葉
 齊登階
 同深育
 華處見
 天概
 出芳
 滿天
 幅
 東氏
 作

—△吳秀東▽—

有一歌曰天子其居諱
係遊論時實素爽在夏
亦如秋幽澗常一澗一言
和風颭其才一日生忘
印石自結

孫德載



書法

繆德載

市嶽秋一居鳥道絕
人迹庭際何所有白雲
抱幽石住茲凡幾年
屢見春多易字詩
歸鼎家名定無益

孫德載





學生文藝叢刊 第十六集 卷目録

卷首

本刊投稿諸君小影

圖畫

墨梅	揭陽振光學校	林傳業
墨梅		林傳業
墨筆山水	新寧	劉敘熊
水彩靜物	湘鄉	羅祖鍾
水彩風景	泰縣	程瑞諒
着色翎毛	和縣	陸國正
水墨山水	泰縣	郭蔭昌

目録

十



水墨山水……………郭蔭昌

着色山水……………林傳業

着色山水……………林傳業

着色花卉……………武昌姚樹森

着色花卉……………姚樹森

鉛筆速寫……………廣西立十中張洲

墨蘭……………瓊州吳秀東

墨蘭……………吳秀東

書法

行書……………如皋繆德載

行書……………繆德載

語體文

還鄉雜憶……………北平師大戚維翰



目
錄

世界的將來——果乾燥乎·····	因明
文學與革命·····	安慶高級中學 陳以德
美國工作時間的今昔觀·····	上海寧公學 黃影呆
戲劇與民衆·····	上海中國學院 許士龍
鵝山記·····	馬平縣立師範 朱深
洪山遊記·····	武昌中華大學 馬春陽
文	
天圓地方解·····	安徽三師 高雪六
兼愛與爲我·····	高雪六
送友人入東南大學記·····	高雪六
中庸「天命之謂性」與告子「生之謂性」之異·····	秦縣 馬如保
外債論·····	嘉善 楊峻如
「一九同學會作文成績選錄」序·····	六合 程振庭



不患人之不己知	程振庭
讀孫子十三篇後	如皋中學 趙名渠
告子湍水喻性辯	安徽省立四師 姚蓉元
經學歷史書後	廣東省立十三中學 王先獻
無我齋文談	安徽省立二師 汪禮先
擬文文山獄中告諸義士文	蕭山 朱 厲
先父事略	江西省立九中 熊兆麟
靈巖紀游	蘇州 王孟材
潯陽雜誌	九江 畢子平
語體詩	
哀曲	無錫中學 陳乃武
被賣的女人	汪蔚雲
有一個時辰	汪蔚雲



目錄

要請妳這樣的吻我.....	汪蔚雲
已是夜深.....	汪蔚雲
我願作.....	穎上 許叔容
夢中的一夢(愛倫坡作).....	上海 章石承譯
詩	
校中銀杏.....	通州 師範 陳 璞
春遊.....	松江 張若木
秋風.....	廣西 立三中 劉作霖
步月.....	劉作霖
白荷花.....	阜寧 趙效古
賞菊.....	趙效古
贈別高小諸同學.....	青島 嶺中 王天佑
偕友人遊西湖.....	南京 中學 張如懋

五



目錄

六

待月.....	吉林張秀材
竹.....	壽縣高幼丞
秋日夜坐.....	高幼丞
籠中鳥.....	高幼丞
春日辭家.....	壽縣李鳳舞 氏學校
感懷.....	李鳳舞
秋日閒詠.....	李鳳舞
懷友.....	上海胡永耀
二十七歲小照自題.....	泗縣立第一女校徐味農
新都攬勝.....	徐味農
自愧.....	婺源縣立中學薛時譽
重九.....	南京私立五州中學左寅亮
題某友小照.....	劉作霖



目
錄

詠蓮花·····	武岡劉家矩
山中·····	廈門初級中學陳其超
哭同學俞君季春·····	寧海俞潛村
感懷·····	陽未伍嶽雲
晚晴·····	知縣嚴潛
王昭君·····	安徽省立第五職中陳支屏
聞雁·····	安慶高級中學洪惠疇
中秋月·····	洪惠疇
菊·····	洪惠疇
小說	
初次的相識者·····	河南省立一中 小西
磨刀·····	泰縣蘇書聲
矛盾·····	無錫中學 陳乃武

七



伊的期望.....紹興孫寄萍

安茹莉尼（法國左拉著）.....廣州培正中學王齊安試譯

游藝

氣壓之試驗.....廣西省立三中劉作霖

水中點燭.....余叔明

雜俎

苦話

隨感錄.....豫章法政專校舒寬鑫

聯話

愛秋軒聯話.....緬甸台學胡希聖

詩話

馨吾齋詩話.....高郵縣立師範朱銘德

蟄廬詩話.....方响青



通訊

方君鵬影啓事

羅君祖鍾啓事

錢君選青啓事

黃君益國啓事

王君天佑徵書啓事

魏君琪光徵書啓事

目錄

九

大東

書局

出版

者編書各

葉翁丁郭徐趙馬朱王何凌但錢
 元 詠劍徐鳳濟逸善杜病
 珪誼悚然青庵邦竹遠梅清宇鶴

圖畫書

適應學生程度 用累進的方法。使學生從最初的階段裏逐漸認識高深學理。附圖極多。

注重實際摹寫 輪廓光暗陰影透視色彩各部。儘量作簡要的說明。於自由寫生指導尤詳。

切合現代潮流 題意題材。力求與世界畫理貫通。一面陶冶學者思想。一面引起學者興味。

- 水彩畫風景寫生法 一册 大洋七角
- 王濟遠油畫集 一册 大洋二元
- 水彩畫臨本 四册 一元八角
- 學畫初步 一册 大洋三角
- 鋼筆畫臨本 四册 大洋一元
- 鉛筆畫臨本 三册 一元五角
- 毛筆畫百法 一册 大洋六角
- 水彩畫百法 一册 大洋七角
- 人體寫生法 一册 一元二角
- 實用圖案畫 一册 大洋四角



語

體

文

還鄉雜憶

威·維·翰

1. 初到之夜

三年未歸的遊子，居然在一箇風雨瀟瀟的晚上，回到我久別的家鄉了。轎子擡到庭前的時候，除去帶著驚異的狗兒在汪汪地叫着歡迎以外，小的村落裏靜寂得荒野一般，因為全村的人們都已入黑甜鄉做他們好夢了。我走出轎子，蓬蓬地敲了幾聲家門，接著「媽媽！媽媽！」地喊了幾聲。

「啊啊，媽！快些，潮回來了！」第一箇驚喊的是睡在樓上的二嫂。

「呀呀一聲，開出門來的便是我三年未見的母親。在熒熒的美乎燈光裏，她見了我，蓬鬆的額髮之下，露出一箇歡慰的笑臉說：『來得這般晏麼！』」



『是的，因為天雨，路上轎夫不大好走。』我口裏回答，兩眼注視在她的臉上，見她額上的白髮已增加了一倍，笑時臉上的縐痕亦深刻了許多。『唉，母親已很老了！』我心中暗暗地一歎，幾乎在歡笑的母親面前掉下淚來。

久客還鄉，真是非同小可！不上五分鐘的光陰，不但全家的大小都已起來，連左右的鄰居也齊集一堂了。滿堂人們之中，最引我注意而感興趣的，便是我未曾見面的三歲的侄兒大任，他站在面前，癡癡地望著我，一雙烏溜溜的眼珠射出了驚喜的光芒。我抱住了他說：『你認識我麼？』

『這是三叔！』他的母親在旁邊喊著指示。

『這不是三叔，是客客呀。』他兩眼盯住我的臉說。

『是的，我是三叔。』我摸摸他的臉說。

『不是呀，你不像我的三叔。』他用手手指著我的眼鏡說，『三叔的鼻子上沒有這箇東西。』

我笑了，他也笑了，惹得滿堂的人都哄然地笑了。在笑聲裏，我開出手提箱，



給他一包香蕉糖，他拿著糖兒含笑地走向他母親身邊去了。我母親將箱子中的糖兒一人一包地分給滿堂的人們，看她那種歡慰的神色，似乎那一包包的小小糖兒，便是兒子歸來的無上光榮向大家贈予。

北平的情況，路上的經過，南北戰爭的事實……在講堂上口試似的，一問一答，東鱗西瓜地也不知談了多少。

夜，漸漸地深了，人們也星散了，這夜我便和務農的二哥同睡。在牀上，二哥還告訴我一番村中三年來興衰存亡的變遷，以及革命後地方土匪的蠢起，和勒財綁票的可怕，直至夜半以後，方才入睡。

2. 訪花

真正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走下樓梯，便是客堂，堂中陳有花兒剛謝的建蘭四盆，長著鮮紅的果兒的五代果，銀邊的萬年青，及青蒼的吉祥草各二盆，我將它們一盆盆仔細地看過，覺得都是生機蓬勃，蔚然可愛。

養花是我務農的二哥的惟一嗜好，不，簡直是第二生命。他不論到親戚或



朋友家去，看見他們家中種有什麼好看的花兒，總要向他們求得一點。有時，行路偶過人家的花園，見了心愛的花兒，便會癡癡地立著，一如青年男子看見了美貌女郎一般地戀戀不舍。無論是春耕，夏耘，或秋收當忙的時候，人工作得精疲力倦了，也決不忍花兒在風中受寒，或烈日炙曬，要從忙裏抽閒來料理它們；家中的花兒便是他所培養。

我看了堂前的幾盆花兒，便聯想起五年前我們自己親闢的小園。於是臉也不洗，即恩恩地跑去訪它。園外的空地裏五年前栽著的幾竿紫竹，已子孫相衍，蕃殖成百餘竿了，一株小小的香櫟樹也結了十幾箇團團的香櫟，幾樹短短的石榴更掛滿了纍纍的果兒，它們見了我，都臨風點首，好似在歡迎著久別的小主人歸來。

踏進了園門，見滿園的花兒都在歡欣鼓舞，『你們也還認識我麼？』我這般輕輕地向羣花一問，禁不住默默地自笑了。爬上牆頭的牽牛花，獅子花，伸長頭頸的白雞冠，紅雞冠，蹲在架上的紅月季，躲在園角的蝴蝶花，以及錯雜



在莧菜畦中的紅的，白的，紫的鳳仙花，都正在爭芳鬪豔，好似預知我將從遠處歸來拜訪。我對她們一一地攬過手，親過吻之後，伸長脖子向牆外一望，見園外清碧的溪水依舊潺湲地流著，水中活潑的青鱖魚，花斑魚，也一樣優游地玩著，最使我驚異的便是隄間幾株親手所插的楊柳，已長得兩丈多高，青葱的柳絲掛滿枝頭，在微風中輕輕飄拂，織成了深深的綠陰。我走出小園，站在綠柳陰中，挽著細嫩的柔條，癡一般地呆著，心湖裏翻上一波波狂濤，『唉，一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終於也禁不住桓溫般地浩歎了。

3. 樓頭話滄桑

次日——到家的次日——午飯後，我和母親在客堂的樓上談著別後的經過。當我由離婚的煩惱，由煩惱而失眠，由失眠而成病，由病而吐血，訴說到因吐血而奄奄他擡進醫院的時候，我的喉中已被什麼梗住，淚珠兒亦擠滿了眼眶，呵，那時的我呀，雖想竭力制止，也終於禁不住大聲地在母親面前痛哭！母親呢，亦祇是悄悄地陪著我流她傷心的淚，平時一鄉人號稱善於辭



令的她，竟半句安慰的話語也說不出來。

「潮！你也不用再去傷心，今天還能夠好好地歸來重敘家庭之樂，也總算是叨天之幸了！」彼此靜靜地流了一刻多鐘的淚之後，她拭乾眼淚勸我了。我不忍年老的母親傷心，也揩去了淚痕，靜靜地坐著，不復去追訴那過去的悲哀。

「你的離婚問題所以要延到你病劇的消息傳來，才能解決清楚，這並不是我們有意留她，也不是故意遲延，實由於不顧臉子的她故意為難所致。當她那箇女兒初生出的時候，還似乎羞羞掩掩，有點怕見人面。但是過了一箇月之後，便如『瘋瘋出面』，什麼也不怕了。她一面暗中將衣服首飾偷回娘家，一面卻在家中偷米偷穀私賣。家人有時看見了，責問她，她居然威如雷霆，誰也沒奈何她！我再三地和她娘家商量，雖然她明白的父母也答應讓她退回娘家，可是頑皮而惡作的她，偏要賴著不去。她這種蠻橫無理的態度，雖然村中人誰也討厭，但她並不是一頭牛，我們可牽她出去，或用武力趕她出



去假使不是聽到你吐血，病危在醫院，促她的良心發現，怕到現在還是賴在家裏呢！唉，潮！我爲了你的離婚，你的生病，真是嘔盡心肝！你看，我的頭髮三年來不是惱得幾乎全白了麼？她一邊說著，一邊揩著眼淚，惹得我又禁不住泫然地哭了！兩人在靜默中又流了十多分鐘的悲淚，結果，還是她來安慰住我。

4. 悵惘的樓頭

這是到家後第三日的事：

我不知受了什麼情緒的勾引，終於走上我怕登的樓房了。這兒是我倆五年前結婚的洞房，房中的花牀，錢櫃，衣廚，箱子，抽斗桌，平頭椅等一切的陳設，依然如舊；只壁上的字屏，畫幅，以及弟弟爲我們結婚時畫的美女，都破碎，污損了，尤其是那一幀美女的臉容，已由桃色的春姑變成蒼老的徐娘了。對著這『物是人非』的樓頭，我心湖裏湧著一種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波浪，卻似喪巢的歸燕，欲語無言，只獨自癡癡地坐在牀上！



眼前一陣悽迷，幻出了一片銀幕，銀幕上浮現著這般的景物：

是三年前一箇夏日的傍晚，一位從三千里外新歸的遊子，伴著他鬚髮斑白的慈母在小園中的石榴花前對話，臨風搖曳的花兒正含著微笑，躲在綠葉扶疏的枝頭偷聽。

『媽，我從淡梅那雙今年突然高聳的乳峯，和她那比往年膨大的肚子，看來，恐怕是已經懷著孕了呢？』新歸的遊子在說完別的話後，突然向母親提出這般的責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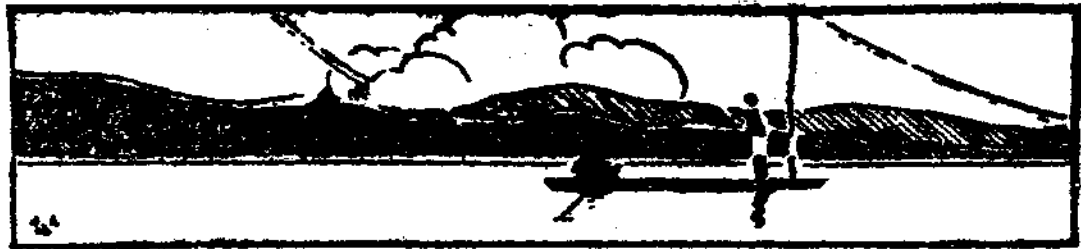
『不會吧，我想，像我們的家庭，人口這麼多，怕雀兒也不容易飛進來吧？你不要多疑！』母親懷著驚異的眼光注在他的臉上。

『媽，淡梅不是常要到娘家去麼。今年是什麼時候去的？』

『是過了元宵吧，怕是正月十八，因為那時她們那兒有戲看。』

『那末，什麼時候回來的呢？』

『怕是四月啊，不錯，是四月，正是割麥當忙的時候。』



「啊，」他遲疑了一會兒說，「那末，媽，她的孕至少也有三箇月以上了，今天不是六月二十四麼？」

「朝，我看，你現在也不用去疑三惑四，假使真的有那麼一回事，反正遲早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母親說時，攀玩著身邊的石榴花兒，故意表示出態度的雍容。

「媽，我要試驗這一回事實的真偽，讓我自己獨睡吧！」他說時兩眼注在母親臉上，要求她的允許。

「你要試驗，怎麼都可以，又何必要獨睡呢？獨睡，反會惹出意外的麻煩，你還不知道，她是一箇慣會發怪脾氣的人兒麼？」

爲免惹出意外的麻煩，心中裝滿懷疑的他，也終於順從母親的勸導了。

當他在院子裏乘完了涼，到房中去睡時，夜的鐘聲已報過了十點。房中的她早已橫在牀上，只一點熒熒含笑的燈光還在期待著新歸的遠客。他悄悄地走到牀前，靜靜地躺進牀去，像死尸一般地不作聲息。



「哈呀！」一箇陰聲響後，她像夢中初醒似地發問了：

「怎麼你今年的態度和往年不同哩？」她輕輕地說。

「也沒有什麼不同。」他淡淡地回答。

「那末，怎麼還想不著呢？」

「……………」他沒有說話，故意當作不瞭解。

「喂，怎麼還想不著呢？」她加緊地責問，同時用手搖搖他伸在她頭邊的

脚。

「什麼也不想了！今天跑了三十多里路，跑得我很倦了。」他故意推委著

回答，其實三十多里的路，並不致使他疲乏。

「喂，你坐起來！」她像母親吩咐小兒似的說。

「坐起來做什麼？」

「我有話和你說呀！」她坐起來了。

「有話還聽不到麼？你儘管說吧。」他依然躺著不動。



『坐起來呀！』她說時猛力地拉著他的兩手，語態也非常嚴重，一如長官吩咐小兵，稍一違令，便要給他一箇巴掌的模樣。

他心中有點恐怖，也不敢不坐起來了。

『哈，你怎麼還想不著呢？』她雙手緊緊地摟住他說。

『這般像什麼呢？你放手吧！』他拚命地掙扎，像兔子想從獅子的爪裏逃脫。

『不管你什麼，今天非依我不可！不然，我馬上死在你的面前。』她說時緊緊地摟住他不放。

他受了這般的威脅，像困厄窮城的英雄，連掙扎的本能也失掉了。雖然他知道這是狡詐的女人欲借此一着，以爲來日生產時粉飾之計；但是他想，她的失德固然是罪惡，強迫亦是不應該，然而並沒有致死的罪惡，萬一因此而真的惹出意外，亦屬有虧人道，因之他不得不忍著辱，含著淚，做一箇『肉袒牽羊』般屈服的英雄了。



『好吧，一切都依你！』沈默了許久，他含著悲淚允納了她的要求。

『我做了你大學生的老婆，還會來污辱你的名譽麼？你自己在外面有女學生戀愛，不論三箇四箇儘管娶回家來好了，我總不來管你的閒事，你何必要用這種態度來對我？無端地冤屈人家，將來是不會有好日的！』勝利後的她，像由戰場凱旋的大將，趁著凜凜的威風向他森嚴地責備。

失敗的英雄既無端地受人蹂躪，又領受了難堪的責備，一種悲憤的情緒填滿了他的胸膺，氣得他半句話也說不出口。女子的狡詐，人情的虛偽的悲感，像大海的狂濤一陣陣向他的心坑衝擊，衝得他的心坑崩成箇深深的缺陷。這箇缺陷處的慘痛，便是釀成他日後流淚，失眠，病倒，吐血等等悲哀的人生之象徵！從此，他和她便永成分飛的勞燕，這也是一箇根本的種因。

5. 小病

記得是第四日的午後，我身上受了煩悶的襲擊，感著不大舒適，使午飯也不吃，整下午都悄悄地躺在牀上。母親見我有點異常，屢屢地坐在牀沿間



我，我只說肚子不大餓，並沒有其他不安。但是她總像母燕看護雛燕一般，轉彎彎地圍繞在我的身邊；從她那沈鬱的臉容，徬徨的態度上，分明地流露出寧靜的心緒。

晚飯時，她特為我做了一碗臘肉餛飩，親自送到樓上。我明知道這是母愛的贈予，應該完全接受，以安慰她寧靜的心緒。可是勉強地吃了兩隻，第三隻再也不能下咽了。她看我吃不下去，心臉上更呈出慌張的神色，伸手探在我的額頭試探了一回，驚異著說：『喲！在發燒呢！心中難過麼？』接著又緊緊地握住我的手。

『並不難過，不要緊的，媽，我是常這樣的，你把餛飩自己吃吧！』我故意地寬慰她。

『怕是感冒吧？』她遲疑了一會兒走了。

她走後，我獨自躺在牀上，無端地追憶起客中抱病的孤苦的經過，禁不住淒然流淚！流了許久，直至聽到母親答答走上樓梯的足聲，纔拭去淚痕。

她顫顫地端了一碗熱茶給我說：

『潮，你坐起把這碗茶吃下吧！這是陳了三年的柴蘇茶，可以散風的。』

我立刻坐起將紫蘇茶喝下，她替我蓋好了氈子，叫我靜靜地睡著說：『只要發一身汗，便可以把身內的風散出。』

她拿著碗下樓去後，不過五分鐘又上樓來了。見她手中握著三枝燃著的香，對我的牀兒虔誠地三拜之後，又靜立在牀前喃喃地輕禱，禱完，把香插在牀上，吹滅了燈悄悄地走了。

這種燃香禱祝的迷信，原是鄉間人可笑的舉動，然而從這三枝香裏正可以看出慈母愛子的火燄，正香一般地在她的心坑裏熾烈地燃著。所以平時最不喜母親點香禮佛的我，這一天卻對於插在牀上的三枝香感著無窮的歡慰。一縷縷透進鼻子的芬芳的香煙，彷彿便是我母親坐在牀邊撫慰我時的氣息。

次日天早，我從睡夢中醒來時，母親早已悄悄地坐在牀沿了。『呵，好早呀！』





『我驚喜地喚著，『媽，我已完全好了！』』

『真的嗎？』她蓬鬆得像秋草一般的髮下，呈出歡慰的笑容說；同時更伸手試探我的額上。

『真的呀，媽，不是已不發燒了麼？』

『是的，已不發燒了！還好，昨夜，我替你一夜不安哩！』她便在歡笑之中吩咐聲『還早，你好好地睡著吧』走了。

6. 母親從姨母家歸來

是那一天，我已記不清了，彷彿是到家的一禮拜以後的一箇早晨，姨母家裏著人趕到我們家來。據說，前天晚上，請財神的土匪們曾經光顧過一次，雖然受了村人的追逐，沒有把財神請去，可是膽怯的姨母已驚得病倒在牀上了。家中的男人們呢，亦都似樹上的驚弓之鳥，向可以避難的地方飛走了。我母親聽了來人的報告，忙換了衣服，恩恩地到姨母家去；因為她們姊妹的情感向是像未分炊的兄弟一般的親熱。



去了不到三週夜，母親又怏怏地冒著濛濛的細雨回來了。

『你也怕被土匪請去麼？何以要這般冒著雨歸來？』她到家的時候，我這般含笑地問。

『我還怕請麼，因為你在家，我外面是安不下心的；所以她們雖竭力地留我，我也是要歸來的。況且……』

她舉目向家中的人們一看，不再說下去了。話頭一轉，便和家中來探新聞的村人們對話着土匪怎樣地闖進姨母的家中，被土匪抓著的表弟怎樣地與土匪對打，以及村人如何地追逐土匪，和姨母如何地病倒。說完後，并將姨母家帶來的回頭貨——梨兒，一箇箇向大家分吃。

聽完了新聞，我即走上客堂的樓頭教侄侄讀英語。一會兒，母親亦來了。她笑嘻嘻地從衣袋中摸出兩箇很大的梨兒分給我和姪兒說：『這是妹妹給我吃的頂好的梨兒，當時我想着你三年不會回來，這般好的梨兒是沒有吃到的，所以就帶回來給你。』



我將梨兒剖成兩塊，分一塊給母親說：『這是姨母的贈品，我應和你共吃，』她還推辭著不吃，說：『我是常有得吃到的。』我總非要她吃不可，結果她也終於笑著吃了。

在歡笑著吃梨的時候，我突然問起剛才母親在大眾面前未曾說出的『況且』以下的話了。她說：『是的，這是我正要和你說的話。你看姨母家裏並沒有多少資產，居然會有土匪光臨，那末，我們家裏難道不要預防預防麼？』

『我們家不是比姨母家還要沒錢麼？』我打斷她的話說。

『是的，但是我們家裏的聲名卻要比她家還大呢！因為我家有你和新——我的弟弟——在大學讀書，又有侄兒在中學讀書，外邊人不要看做很有錢的人家麼？況且我們鄉間的大學生有幾土匪們把你請去，不是也值得干巴塊錢麼？所以我想還是預防預防為是，古話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呢！』

我聽了她的話，真不免有點「談虎變色」，禁不住心臟的跳動也加速起來。



這一天晚上，我便違了母親的命，獨自搬至另一間沒有人住宿的樓房了；因為這間樓房是有後門可從屋頂逃避的。爲了每天總有某某村某某人家被搶或被綁的消息傳來，嚇得我晚上連院子裏也不敢坐，天色一黑，便同白晝的老鼠一般，摸索著黑暗偷上樓中去睡。偶一聽到汪汪的狗聲在深巷遠吠，便會如大難臨頭似的從夢寐中驚起，憑窗探望。門前紫竹林中簾簾的風聲，溪邊月光裏飄飄的柳影，以及夜空中雲際長鳴的過雁，都不知幾度令我的心臟驚悸！唉，真不料我素稱富庶，素是安樂的家鄉，經過了一度革命，短短的一別三年，便會充溢了土匪的恐怖！

一九三〇，十二月十日於北平。

世界的將來——果乾燥乎

因·明·

一 克魯泡特金的乾燥說

近年有一種學說，講世界的氣候，將日趨於乾燥。如若真的話，倒是箇大問



題。將來水量缺乏，必致五穀不能生長，現在長的草木，全要枯死，同時人類以及一切動物，將變成木乃伊。俄國的地理學家克魯泡特金氏（即互助論的發明者）曾列舉例證，說明地球面日變為乾燥，對於此現象，極抱杞憂。現在略舉其學說如左。

最近的地質地代，有所謂結冰期，比現在歐、美所有的冰河，大而且多。其次就是湖水期，這是世界各地的大湖泊時代。最後，才是現代的世界。自結冰期一直到現代，氣候的變化，也分為三個時代。一、寒冷的結冰期，二、溼潤的湖水期，三、乾燥的現代。這種乾燥現象，還在繼續下去。湖水期的湖水，現在大為縮小，或者大湖變為沼澤，甚至於變為平野。例如昔日亞洲西南的裏海和鹹海二湖，不過是昔日大湖水的遺跡。又據各中亞探險家一致之說，此地方的湖水，漸次消失，沃野變為沙漠，河水漸行乾涸，昔日極繁盛的城市，的墟址，為砂中所埋沒。此等事實，皆可證明此等地方的降雨量漸次減少。又昔日的巴勒斯坦之地，今日極呈荒寂的光景，其原因殆由於降雨減少。



之故。而非洲之多數湖水消滅，也由於同一原因。現在蘇丹的乍德湖，比之昔日，大為縮小，而水淺。非洲的有名探險家李溫斯敦氏，也說及南非洲的喀喇哈里沙漠以外的地方，逐漸乾燥，有漸變為沙漠的趨勢。

又北美洲湖水期的大湖，多變為小鹹水湖。昔日多數土人居住的地方，現在因水缺乏，已變為無人之境。

南美洲的玻里維亞國昔日很好的田畝，現在因為缺水，變而為荒地的不少。澳洲的內地，昔日的大湖，變為小沼或鹽水湖的不少，而沃野化為沙漠的地方也有。

克氏除舉上列的證據以外，還進一步說，羅馬帝國滅亡的遠因，是中亞細亞乾燥之結果。就是乾燥之故，五穀欠收，因而當地的人民向歐洲的沃土遷移，蹂躪羅馬帝國的蠻民，就是這一班人。此說西洋史家邁爾氏（即邁爾通史著者）也附和其說，就是阿剌伯和利比亞的居民，時常騷擾埃及，也是因為此等地方旱魃為災不得已而出此。由此可知，乾燥的現象，從今再繼續下



去，則將來各國的政治，必大起變化。最後的結果，世界的居民，必定集合於各大陸的四邊，那是毫無疑意的了。

二 亨丁頓氏和沙米亞氏的學說

克魯泡特金之外，還有亨丁頓氏，和沙米亞氏的乾燥說，是他們兩人的學說，和克氏略有不同之處。

先舉亨氏之說。據云：乾燥氣候，和溼潤氣候交互而起，最後前者打勝後者。其結果不但政治上經濟上大起變化，終至於人類的道德墮落，乃至滅亡。就是亨氏之說，氣候有一箇時期，極爲乾燥，又一箇時期，再爲溼潤。但就大體而言，是由溼而變乾，由暖而變冷。故而現在的氣候，比之二千年前乾燥，極爲明顯。而此後二千年間，必定比現在乾燥，是不待言了。

再說沙氏之學說。據云：氣候有長週期的繼續變化，這箇週期，各有幾千年之久，現在就是春夏兩季漸次縮短和同時變化寒冷的時代。那頂好的一箇證據，就是中歐洲的蘋果樹逐漸消滅。古代歐洲的氣候的溫暖期，至西曆一



千二百五十年而達尖端，此後逐漸寒冷。此寒冷的尖端，大約在西曆二千三百年左右。就是我們所見春夏的日數，逐漸減少，直到四百年（即二千三百年）以後，現在葡萄的產地，早不在法國的中部，僅僅在比里牛斯山以北的法國最南境，那時西班牙雖然仍產葡萄，但不是主要的產地，而葡萄產出的中心，是北非洲的阿爾及尼亞和摩洛哥，而且移植到澳洲。如此的經過，由現在起，至千年以後，冬季的溫度極為低下，那時的馬德里如現在的巴黎，巴黎如現在的柏林，而柏林則如現在的斯德哥爾摩了。

克氏，亨氏，沙氏，三種乾燥說，大略如上所述。這種學說對不對，所舉的證例差不差，也應當判斷一下。試就上列各說，稍為考慮一下。如湖水的收縮消滅，不一定只由於乾燥。就如湖水地方的隆起，湖水的傾斜急，把水排出，或湖底發生斷層，將湖水漏去，也是一種原因。城市的被砂埋沒，也有因為人工的疏懈，不努力於耕作，或灌溉之故。

還有以上的變化，是否在史期前或史期後，也不可不知。史期前氣候的大



變化，爲地學者所公認，無庸討論。現在的問題，是否爲史期後之事。所謂史期後氣候的變化，是否真變與否，到是問題。

三 巴勒斯坦地方

此地自古以來的紀錄，比較完備。說者曾據此舉出今日比往昔乾燥其證如左：

(一) 據舊約全書此地爲乳與蜜流之良地。又據該書所載多葡萄及橄欖樹，而森林更加富饒。

(二) 現今的人口有七十萬，但依該書所載有五六百萬。現在的七十萬，是現在的水量可供養的最大數目，其中大部分是赤貧者。

(三) 死海的水平，有往昔比現在很高的痕跡。

拿以上之事爲根據，亨丁頓氏斷定的紀元千一百年，至基督降生之間，降雨比現在爲多。

但反對者也有之，其說如左：



(一) 聖經上之人口，是誇張之數目。

(二) 恆伯利文森林之字，不必卽今科學上所說之森林，凡小樹林及叢生之灌木，皆名之曰森林。

(三) 現今耶魯撒冷之雨量，有六百六十耗，往昔比現在多，並無一證據。又聖書所載此地屢有旱魃之憂，甚至於有三年迄未降雨之說。當時雨量不多，人家皆備天雨水桶，以防乾魃，此說卻相反對。

(四) 死海水平之高，非史後之事，乃在史前。

(五) 現今土地之狀態，乃政治惡劣之結果，若政治優良，恢復往昔之繁盛，也非難事。

(六) 棗棕欄成熟之良否也，不能判定土地之氣候今昔之變更。此木在平均溫度攝氏二十度以下不得良果，二十度至十八度之地，果實不能成熟，十八度以下完全不能結實。巴勒斯坦，恰當此界，卽地中海岸與死海低地，可得良果，約但之高原則反是。聖書所載，仍與現在相合。依此植物爲證據，阿拉



哥氏斷定巴勒斯坦之氣候，自摩西時代以來，無大變化。

又地質學家布蘭開霍恩乃巴勒斯坦之探險家也，曾謂此地之潤溼期，約自五萬年前始，而至一萬年前止，此後之氣候，與現在相同。

四 埃及希臘及西來拉加

埃及與巴勒斯坦，同為有古紀載之國家。此地氣候之變化，亨丁頓氏曾就奧林庇亞之遺跡，有所論列。奧林庇亞為希臘西部古神殿迦藍所在地，三十年前自埋沒十五尺至二十尺至土中掘出。亨氏有左之說明。此地乃西曆四百年以後所起之洪水所埋沒，此洪水乃由六七世紀雨量增加，附近河流水漲之故。又自此以後，希臘人比其祖先，智育德育，皆甚墮落，間接受氣候之影響。即紀元前四百年與三百年間之氣候，極為乾燥，河流多不流動，瀕為水溜，成有害的蚊蟲製造所，因此瘡疾成希臘之名產，住民因此漸次墮落。反對亨氏氣候變化說者，則有氣候不變說。即奧林庇亞之埋沒，不關氣候之變化，乃由湖水氾濫之故，此為近年德人發掘之結果，埋沒期乃在紀元四百年前，而

洪水則在七世紀之後。又據舊紀錄，雅典市寒暖之度，季節之變，未見與現在差異之點。則所謂氣候之變化，並無一確據可尋。

西來拉伊加在希臘對岸，係的黎波里國之一部。說者謂此地有現在河流所不能穿過之深谷，又羅馬時有盛產糧食之地域。但谷之深乃史期前所穿掘，產糧食乃當時羅馬人蓄僅有之雨量以入溝渠，而利用灌溉。史期內氣候之變化，並不可以為證據。

五 中亞細亞

此地可證明乾燥說之證據甚多，例如湖水消滅者有之，收縮者有之，河水漸次減少者有之，昔日繁盛之城鎮，放棄而漸埋沒於砂中者有之，昔日之沃野廣大之土地，因不宜耕種居民徙而之他者有之，昔日廣大的軍馬大路，今日除小商隊之外不能通行之路，也有之。以上之事實，皆旅行者異口同聲所唱道，氣象大家亨氏，亦謂中亞之高原，早已水量減少，為不容疑之事，而塔里木溢地乾燥尤甚，其說如左。



由崑崙山脈發源之水，北流沒於塔什拉馬干沙漠，其數不少。然尼雅河自末端之北六十英里，克里雅河末端之北二十英里，尚有枯死之灌木和楊柳，可見河流近來還達到此等地方。又古之樓蘭城（在羅布泊附近）在全盛時代，市民所需要的水量，比現在所有之水數千倍。大凡草木的枯死，多由風砂之襲來。但以上的情形，與風砂毫無關係。樓蘭廢址砂是沒有，但枯木甚明顯，可見枯木與砂無關。塔里木溢地之變化，皆完全為乾燥之結果，此變化在新疆境內的地域，東西長一千五百英里，南北寬五百英里。自此向西接裏海，東西千英里之地，二千年來，成不適人類居住之地，由此可見中亞細亞之減少，水必為將來人類移住的歷史上一大紀錄。克魯泡特金氏有下列之說，世界史期之中，受急激之乾燥，其證例在中亞細亞甚多。新疆及中蒙古古時比現在，無沙漠，人口衆多，文化發達。乾燥最佳之證據，為裏海，鹹海，二湖之收縮，比之古代，不過僅存湖之名義。由過去收縮的證據推測之，現在的收縮，還在進行。又最近中亞的旅行者斯文赫定氏，亦承認乾燥之事。但赫氏之說，乾燥



爲史前之事，以後之乾燥，由於自沙漠襲來之砂所致，與氣候之變化無關。有對裏海、鹹海，二湖收縮說持反對之論調者。謂此等湖，古代爲一大湖，固爲事實，但爲史前之事實。史期以後兩湖之水平，有種種之變化。克魯泡特金氏謂近來之鹹海，湖面大升高，并謂今後恐不能如昔日之高。依拜克氏之觀測，湖面自一八七四年至一九〇〇年之間，升高四呎。又氣象學者維科夫氏謂鹹海當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之間，與裏海連絡以前亦分離，與現在情形相同。此由於自東歐羅巴至中亞細亞多雨之故。裏海水面之高低，就布紐克來爾氏之調查，自來有種種之變化，列表如左：

與現今之標準水平比較

與現今之標準水面比較

九一五—二十年	高八·八米	一八一五年	高二·四米
十二世紀	低四·二米	一八四二—六年	低〇·五九米
三〇六—七年	高一·二米	一八四七年	高〇·一三米
一六三八年	高〇·九米	一八五—六〇年	低〇·二七米



一七五—二〇年 高〇·三米 一八七六—八年 高〇·五四米

若右之調查可靠，則湖面過去的千年間，有多數週約的升降。此週期依布氏之說，平均三十五年。氏為依冰河伸縮之研究，而唱氣候冷溼與乾濕，三十五年一週期說者。依亨丁頓氏之說，裏海之水面，在五世紀時比現在為低。而拜克氏則謂一千年前之水平，與現在相同。

如左所舉之說，中亞細亞史期內甚乾燥之說，無確實之證據。討論之焦點，不在乾燥之事實，而以時之問題為歸宿。

六 米索不達米及伊蘭地方

底格里斯河與幼付臘底斯河間之地，為古文明之巢穴，此人所皆知。此地極為乾燥不毛之地，也成事實。但文明之發達，乃由於古人勤於灌溉。乾燥不毛乃由於後人怠惰不事事之故。又薩克斯氏之說，東北波斯之乾燥，如路德沙漠之成立，乃中亞細亞乾燥之結果。同時其乾燥日甚一日，到底為人力所不可阻止。昔亞歷山大率大兵入印度，其通過俾路芝之大道，極為乾燥，大軍

之不能通過，無庸待言。由此史實而證明，此地方史期中極爲變化之說者，頗有其人。然亦有反對此說，舉當時之記載如左：

炎熱如焚，缺乏水分，予軍隊之大打擊。渴死者不知其數。又軍馬行深砂中，不堪暑氣，爲之倒斃。砂高如丘，足踏砂如行深雪之路。因暑氣之故，行軍多夜中之行，而落伍者亦多。其倒斃者在砂中之狀態，宛如破船者之屍體，散亂於大海之中。

依布爾他克氏之說，亞歷山大率軍二十萬，馬匹一萬五千，歸途時減少者凡四分之一云。

七 北美洲

此大陸大湖之收縮者不少，例如烏臺省之大鹽湖，爲前世界大湖之殘體。但此收縮，不用說爲史前之事。亨丁頓氏以新墨西哥省荒蕪地之成立，由於史期氣候變化之故。據亨氏之說，此地前後三回收容土人之事。卽第一次紀元前千二百年前，其土人霍霍桑族，其後完全滅亡。第二次第七世紀時土人





巴約里丹族後亦消滅。第三次至此地者，爲布埃白羅族係十三世紀事。此族至十八世紀，亦歸消滅。此三次土人之來去，全由於氣候之變化。直接之證據，可由此地多數村鎮之廢墟可以見之。此廢址尤以桑他克爾斯之山谷爲多。當時此山谷收容之人口，可比今日收容之人口達二倍。又亨氏由此谷側之階段，而定爲昔降雨多之證據。終以美國西部特產之大賽克奧亞樹之年輪，呈厚薄，而說明氣候之變化，由於雨量之增減。

唱美國西南部乾燥之說——¹⁰亨氏以外，有希威德、海德遜、魯濱斯三氏。如希氏之說，此地漸次乾燥，爲遠⁶之事。昔日人類移住之初，比現在大爲潤溼，鑿鑿言之。又或謂乾燥之始，乃過去六百年至八百年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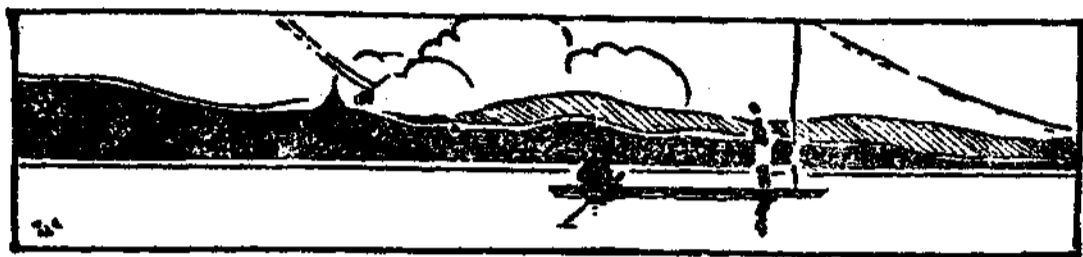
對以上之說持異說者，則謂土人之消滅，非必由於氣候之變化，戰爭，饑饉，結婚之限制，皆可爲滅亡原因之要素。又木之年輪厚薄，與四週生長草木之多少，附近庇護林木之增減，暴風及蟲菌害之有無與多少，皆有關係。又雖有實際乾燥之事實，不能以一地方之事，而斷全世界之情形。

八 結論

由以上所述以觀之，世界一般的乾燥說，還未明確。就是一局部的乾燥，也不能全歸於雨量減少之故。就是氣候的配布之變化，也有與雨量無關係者，如格林蘭即其一證。格林蘭之東岸，現今為冰所封鎖，不適於人之居住。但距今九百四十多年前，此地初為那威之伊里克所發見，當時風土極好，伊里克率領多數之移民乘船二十五艘渡航數百年之間，成那威最繁盛之殖民地。由紀載見之，互相異其說，一書謂產小麥，一書謂不產五穀，而多好牧場，牛羊小羊出產甚豐。又人住之港灣凡十九，村落之數凡一百九十，有很大之森林。然現在不過哀司基莫人之小部落幾箇而已。其故蓋由於海岸冰多，船不能近岸。由此可推定氣候比較往昔寒冷。冰多之故，由於降雪之多，內陸之冰原，其冰量增加，可以見之。

由右之事實作為結論，世界乾燥說，尙暫時不得認為定論，但為極有興味之問題，頗有討論之價值，則吾人所應注意者。





文學與革命

陳•以•德•

(一)

在這箇題目的下面我們首先應該說明的就是文學和革命的各別的意思。

文學的定義，在西洋各國本來非常龐雜，幾乎是人各一辭；我們在這種龐雜的情形下，要想找出一箇能夠代表各說的適當的定義來，自然是不容易辦到。但是，倘若就在這許多不同的論調中，抽繹出牠們的共同性來，然後捉住這種共同性的所在而加以適當的說明，那也未嘗不能使我們在這種混淆錯亂的觀察中，對於文學的意義，能夠得到一箇比較清晰的概念。下面是我根據了上述的原則，對於文學的意義所加的一種臆度的說明：

我們知道，每箇人的初生，就本能的具有了一種『自我表現』(Self Expression)的慾望和能力。這種「自我表現」的慾望和能力，顯現於孩



稚時代的，只是一種單純的語言和哭笑……等基本行爲；等到人們的程度增高，並且經過了教育的訓練以後，這種慾望的要求，便也跟著以同樣的比例而漸次擴大和加強起來，在這種情形下，那些單純的語言，哭，笑……等基本行爲，已不能滿足和適應他們那種擴大的，加強的「自我表現」的慾望，於是便有了一種較爲複雜的「文字」來輔同那些原始的「表現行爲」。因爲（一）在時間方面，牠能有更永久的「持續性」（Permanency）；同時（二）在空間方面，牠能有更廣大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因此了這種高級的進步的「表現工具」的運用，於是人類的「表現行爲」，便從此開始了一種更進一步的發展。

人類的精神活動，有思想的，感情的兩方面。我們用了那種高級的進步的表現工具——文字——來表現我們的思想的活動的，是一種「知的文學」（Literature of Knowledge）；就大體而論，我們可以說牠的功能（Function）在於「教人」（to teach）；至於用了那種高級的進步的表



現工具——文字——來表現我們的感情的活動的，是一種「力的文學」（Literature of Power）就大體而論，我們亦同樣的可以說，它的功能在於「動人」（To move）（本段大意，約根據英國十九世紀文家戴昆西 De Quincey 之言）談到了這裏，我們至少對於文學的本質，總應該已經有了一種相當的了解。不過還得要說的，就是，就一般而論，普通總以為剛才我們所說的前一種，只是一種理論文或敘述文，後一種才是真正的文學，即 Literature。但是這種說法，一向在我們中國的文學史上，是沒有它的存在的，我們現在為期於使大家容易瞭解起見，所以不妨把這種論調，撇在一邊不說。

（二）

革命的意義怎樣？在我們現在的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我想每箇時代的青年，對於這箇名詞都一定有了一種相當的認識。因為在這革命狂潮高漲的現時代裏，每箇青年的口裏所叫出來的，都是革命的口號；每箇民衆的耳裏



所聽到的，都是革命的嘶聲，不過，亦唯其如是，革命的眞意義才格外容易被
人混淆，革命的眞精神才格外容易被湮亂；所以，我在這裏，對於這個名詞
的意義，仍須有一度嚴正而精確的說明的必要。

社會的某種制度或整箇的社會組織發展到一種相當的程度時，它的時
代的意義和歷史的價值，會因某種條件的變遷，而連帶的遭遇著同樣的喪
失和消滅。在這種喪失和消滅的過程中，牠——社會制度或其組織——的
矛盾和罪惡，便也漸漸的由浮現而暴露，更由暴露而一天一天的深刻起來。
到了這時，這種社會制度或社會組織，已經發展到了它的最後的一箇階段，
同時，在任何方面，都隨在地暴露出無力繼續它那支配全社會的行爲的沒
落現象和衰滅的徵兆來。在這樣的情形下面，社會上的一般「先知」「先
覺」的份子，便根據了「社會進化」的原則，對於那種舊的，不合理的社會
制度或社會組織，開始予以極激烈的攻擊，謀其根本上的消滅和顛覆，以圖
建設一箇新的理想的社會。這種舉動，就叫做革命，即 Revolution。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對於革命這箇名詞，便應有以下的兩種認識：

第一，革命是一種危險的工作——革命的本質，我們可以說，牠先天的就具有了一種不可移易的「澈底性」。牠既不是一種放任的自然的「演進論」，更不是一種溫情的妥協的「改良論」。因此，舊社會的傳統的一切惡勢力所給予革命勢力的阻遏，破壞和危險，亦一定是非常嚴重而利害。所以，在某種意義之下，革命的事業幾幾乎是無時不在一箇危險的情況中而逐漸地遂其發展和完成。

第二，革命是一種艱重的工作——我們在剛才的上一段裏，但只是道著了革命的一方面；但是在另一方面，革命卻又是一種艱難而重大的責任。在革命的進程中，固然需要偉大的理論與正確的計劃，作我們行動的軌範，使不至有流於「暴動」的危險；但是同時，在舊的社會制度業已破壞新的社會秩序尚未確立的過程中，尤須有豐富的能力和健全的學術，作我們建設的準繩，使不至有流於「愚民政治」的危險。所以在這裏，我們又可以同樣

的說，革命是一種艱難而重大的工作。

(三)

上面的兩段，對於文學和革命這兩箇名詞，因時間關係，只是匆匆地給了一度粗淺的說明。現在，我們再進一步接著闡述牠們相互間的關係。

談到這箇問題，本來是非常繁複，決不是在這樣一箇匆促的時間之內用了一句或兩句簡短的語言，就可以詳述靡遺，而且毫無罅隙；不過我現在一方面爲欲經濟時間，一方面并且亟求完卷，所以不得不在這箇短時間之內，恩迫的獨斷的給文學和革命的關係，下一箇非常簡單并且非常粗鹵的結語，就是：——文學和革命是互爲影響的。換句話就是說，文學能夠影響到革命的成功，同樣，革命也足以影響到文學的發揚。關於這兩點的理論說來很長，現在因爲時間所限，只得就第一點——文學影響到革命的成功——的理由，提出來加以概略的說明：

前面已經說過，革命的事業是一種非常危險而又非常艱重的工作。因爲



第一種原因，所以在任何條件之下，革命的發動，總是很少有人願意參加；在這樣的情形下，文學便能運用牠的「動人」的力量，激發民衆的革命情緒，鼓舞民衆的革命行爲，或者促發一般人的革命意識，喚起一般人的革命精神，使每箇時代的青年的緊張的心弦上，都引起一種革命的共鳴，而促進革命條件的成熟。這是文學的影響到革命成功的第一項說明。再，因爲第二種原因，所以在任何條件之下，革命的建設，總是很少有人能夠擔任；在這樣的情形下，文學便能運用牠的「教人」的功能，介紹革命的理論和新建設的一切計劃，一方面使民衆了解革命的眞義，祛除一切誤解和懷疑，以減少革命建設的障礙，同時，在另一方面，更可以使民衆了然於革命建設之程序和實際進行之方法，起而直接爲革命建設之進行。這是文學影響於革命成功的第二項說明：

這篇文章是我參加「安徽全省中等學校第一屆論文競賽會」的作品。因爲規定時間的短促，所以自始至終止花了一點三四十分鐘。在這樣

的情形下，那末，思想的缺陷，文句的不妥，以及其他許多難免的罅漏，自是意料中所必有的事。因此，我在這裏，還不得不向讀者諸君，鄭重致歉！——

作者附誌。

美國工作時間的今昔觀

黃影呆

我們都知道，美國是箇工人運動先進的國家，每天工作八小時制度的得以實行，原是美國的工人向資本家奮鬥而得來的。最近，美國的工人，又提出了一星期作工五日的要求。他們的理由，便是人類的工作，既這樣的猛速，七天之中，如果停工一天，委實不足使工人得到充分的休息，而恢復精神上的愉快。他們所負的責任，非常的重大，要是沒有充分的時間去休息，精神和肉體上，便會受到莫大的損失！如果在一星期的中間，工作五日，休息二日，那工人便會很快樂的過日子了。這種一星期作工五日的制度，原是一種減少工作時間的更進一步的辦法。





我們回想從前的一般廠主，他們堅決的承認，以為工作時間的縮減，一定會加增出品的成本，予資本家以莫大的打擊；可是事實卻不是這樣的。據工人們提出的理由，他們說一天的中間，有了充分的休息時間，他們便可得到相當的睡眠，而且在白天還可有機會到家裏去，看看父母妻女。這樣工人的精神上和肉體上，自然會發生相當的快感，而作工的時候，也不致有惰工或怠工等事發生了。所以減少了工作時間，不特有利於工人，而且還有益於廠主呢！他們雙方的爭執，經過了許多的時候，不能解決，直到後來，工人才得到勝利。每天十小時的工作，起而替代十二小時或十六小時的工作，不久三八制度又實行了。我們覺得歷次廠主和工人間的糾紛，其最大的爭點，便是影響於工人的工作能力和影響於出品的質量與成本。這箇問題，勞資兩方，各執一詞，無從解決。直到八小時工作實行以後，用了科學的方法，加以實驗的結果，才算解決了。據美國鋼鐵廠的紀錄，他們自從實行工作八小時制度以後，廠方逐年的贏餘，非但不少，竟超過於往年的紀錄，即如一九二六年自一



月至九月，他們所得到的淨利，是五二，六二六，八三六元，這樣的紀錄。除了大戰時期，一九一六和一九一七年以外，竟從來不曾有過；他如哥羅拉多的一家煤鐵廠，實行八小時制度以後，他們也說這種制度，能節減廠方的經費，而同時又可增進工人的愉快。歐戰以後，每天工作八小時的制度，社會方面大都已表示同情；祇有南美各省，新興的汽車廠，他們依舊日夜開工，堅持着出品的多少，根據於工作時間的長短的舊觀念，因為他們沒有實驗的紀錄，總以為九小時十小時的工作，出品要比八小時來得多啊！

到了現在，各種工業品的生產，起了一種極大的變化，人類利用了機器的力量，每年所產生的，竟數倍於人口的增加；所以機器的力量，已把工人的力量剝奪殆盡。現在我們人類的力量，祇消拿了原料，放在機器的中間，便可製成各種器物，工人所負的責任，和手工業時代，完全不同。各種器物，都由機器和齒輪所製成的，製造的時候，也非常的迅速。就是各種苦工，也都被機器奪去了。美國的經濟學會，近來對於這種問題，也非常的注意，總統胡佛，也是會



員之一。他說近來美國實業界的變化，不在物質上的構造，而在速率和分佈上的異同。修理一架機關車，從前雇了八箇工人，至少要三星期才能修好，現在祇要四箇工人，在七小時內，就可以修好了；十五年前，製造一副車胎，每天工作十小時，三天可以製成的，現在用了同樣的工人，在八小時內，可以做成車胎六對；有一家鋼鐵管製造廠，從前有二十架機器，二百四十名工人，可是現在祇有十架機器，工人三十，而出品的多少，竟完全相同；他如鋼鐵廠的中間，一條鋼鐵，從前要六十人練成的，現在祇要七八人就夠了；至於載重的鋼條，從前要一百二十八人工作的，現在祇要二人；火爐的製造，現在一箇工人可以代表從前四十八人的工作；此外各種實業，亦莫不有同樣的變化。而結果呢，商品的生產，一定加增了不少，這許多的商品，裏面當然有一部份是必需的。各種不需要的東西，人類有了餘閒的時候，才會去享用，而且這許多的商品，如果銷路呆滯，那便會有過剩的危險，工人的失業，實業的停頓，種種不良的現象，都會同時發生。這樣我們便會得到一箇很明晰的概念。生產



的增加，如果廠方減少工作時間而使工人們有了充分的餘閒去享用那些商品，於廠方原是有利的，而且失業的工人，也會減少了。一星期工作五小時的要求，就根據了這箇經濟原理。我們知道工作八小時的制度，是為抵抗工人的過於疲勞起見；可是一星期工作五日的目的，在求恢復工人的體力。體力的健全，與實業的生產，當然有密切的關係。美國的工人總聯合會，在一九二六年早已把這箇問題提出了，預料在最近期內，這一星期工作五日的制度，一定會遍行於美國。至於油漆工人，也早已連名申請，希望即時實行了。他如聖路易斯的建築工會，和紐約的商人，主張實行這種制度最力，他們以為把星期六的半天工作，應當改為全日休息。

在普通人的眼光中看來，如果一星期之中，實行工作五日，休息二日，那出品的成本，勢必加高，而實業界將蒙以極大的不利，就是經濟上也因半日的停工，將受莫大的影響。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的，各種實業的得以發達，在求商品的銷路迅速，然而商品的得以有銷路，其唯一的原因，在人們有安閒的



時候去享用，因為人類有了安閒的時候，才能使家庭的中間，充滿了生氣，而且兩天的休息，還足使人們發生種種新的慾望，慾望的發展，自然會把箇人的收入，去買些額外的商品。這樣，經濟問題，自然會平衡了。所以人們的安閒，能夠增加商品的消費，進一步，便可促進實業的發展。這樣看來，工作時間的延長，休息時間的削短，足以剝奪人們安閒的時光。人們沒有了安閒，那麼美國每年所產百萬以上的汽車，照相機，書籍，雜誌等等，勢將無人購買；他如函授學校，補習夜校等，便會闕無人跡；而且人們沒有了安閒的時候，各種美術品，音樂，娛樂等，也不需要了；總之，安閒這件東西，能夠挽回人們工作時間所消費的精力，而且同時還好使人們發見了新的思想，以免蹈前人的覆轍，使人類的本能，不致墮落而有所進化。譬如一箇工人，他有充分的安閒，一定會把白天的工作，在腦筋裏反覆的思想，改正以前的錯誤，發現新穎的方法，自從機器發明以後，人類的工作，大半被機器奪了去，然而沒有心靈的機器，要是沒有人類去研究和改造，出品那裏有進步的可能？有許多的廠主，他們對



於工人不當人類看待，各種待遇條件，非常的苛刻，當然是謬誤萬分，要知良好的政策在求工人對於工作能發生快感，決不要使他們因工作過甚而生氣。全無這樣他們才任著簡性的發展，各盡其能，去利用那機器。一星期作工五日，當然是一箇嚴重的問題，能否實現，我們也不敢加以妄斷。不過，這種制度的確可使工人得有充分的安閒，發生新的慾望，提高人類的的生活，而最要的問題，便是能夠使經濟平衡。

戲劇與民衆

許士龍

戲劇的演進，有四箇階段，也可以說是四大步驟：在原始時代完全是用以祭天祝神，處處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這是以神權為中心的——是第一箇階段；再進而漸漸的變為貴族階級的娛樂品了，所表現的無非是帝王的事蹟，政局興亡底歷史，這是以貴族為中心的——是第二箇階段；後帝制崩壞，又落在中流階級的手裏，這是以儒士為中心的——是第三箇階段；直到現



今，民衆成爲世界的主人，戲劇亦當然歸還民衆了，這是以民衆爲中心的——是第四箇階段。

總之，戲劇的演進，是由鄉土的變爲世界的；由理想的變爲現實的；由貴族的變爲平民的。

「戲劇是民衆的」底口號，傳滿於呼聲中。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戲劇是一種特須的藝術，包含有音樂，美術，雕刻等藝術的綜合的藝術。他的價值，高過於一切的藝術。小說，詩歌，雖能引起人們感情的暴發，但是用文字介紹而轉達的間接藝術，決非一班普通民衆都能享受的；而且又絕對不能將人生赤裸裸的直接呈露表現在我們面前。無須用文字的介绍而能直接表現人生的藝術，使人聽視覺直接能領受的，當然是戲劇了。

戲劇既是民衆的藝術，究竟對於民衆有什麼利益呢？我承認戲劇有表現人生，批評人生，調和人生，啓發人生的本能。既知戲劇是各種藝術的結晶，又承認他有改良社會的可能性。這不是對於民衆有很大的利益的明證麼？我

且再將這四層加以簡單的說明：

(1) 藝術是生活的反映；戲劇是藝術，而且又是綜合的藝術，當然也跳不出這箇圈子——定律。編劇者將人的日常生活擇其有意義的編為劇本，由演員用姿態將人生的一部分赤裸裸的表現在舞臺上；人們的善與惡，真實或虛偽，一切的一切，都用動作表現出來；這些動作，完全取於人的生活的。所以有人說：「戲劇是由演員在舞臺上表現人生的一部分。」

(2) 藝術的目標，在使觀象有美的感覺而發生美的情感。戲劇是偏重情感的藝術，人類是情感的動物，一優美劇本表演後，必能引起人們的美的情感。例如戲中主人翁是一良善者而遭遇悲慘，觀衆當時必同情而哀痛之；倘戲中有一狡滑自私之徒而設計陷害良善者，則此時觀衆必唾罵惡人而為善者不平；這是人們共同的心理。觀衆既得到表現的認識和領悟，當然皆願做良善的人，而不願為惡劣的人，放發自覺的天良，回憶在我箇人的生活歷史中有無惡劣或良善的行爲，惡的改過，善的加勉；這是批評的結果。





(3) 人們物質的慾望增大了，同時滿足這慾望的困難也增大了；然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箇人肉體的營養抵不過腦的消耗與損失，以致常覺人生的苦悶，工作的煩惱。要使一般得到高尚的娛樂和豐富的快感，能直接使視覺聽覺都能享受藝術，實爲重要。戲劇便是使一般人在精神上體力上得有相當的調和的藝術。悲哀使之快樂，苦悶使之愉悅，能覺得人生的趣味，精力自能重生了。

(4) 當人們在百忙中找生活的時候，決不容你有空閑的時間來讀書求智識的；而且單靠文字方面得來的知識，利益是很有限的。在教育普遍的國家，民衆尙且很少有能看詩歌小說等的學說，何況教育不發達的我國呢！有這種環境的阻害，民衆因此對於普通智識都難明瞭，若要民衆皆有相當的智識，對於事物都有相當觀察判斷和認識的能力，那不得不利賴於戲劇的啓發了。

這樣，我們知道戲劇有表現批評調和啓發人生的本能，那當然有改造社

會的可能性了。我們知道社會是民衆的結合，民衆的覺悟改革，就是社會的覺悟改革。

易卜生 (Ibsen) 的傑作傀儡家庭 (A Doll's Home) 和羣鬼 (Ghosts)

(Ghosts) 在公演後雖當時受一般人的反對，但不久引起女子的自覺，明白了也是與男人是同樣的一箇「人」；既是一箇「人」，亦應與男性一樣的做工負責，不應作男性的頑具；因此實行自行解放，而造成了男女平等的新社會。

我們知道戲劇是最能引起一般人感覺力的藝術，又是各種藝術的結晶，所以用戲劇將社會一切表現出來，比其他藝術的能力大，收效多。例如人類與自然的鬭爭；箇人與社會的鬭爭；階級的鬭爭；二性間的鬭爭；一切民衆的問題，民衆的悲哀，都能在舞臺上全部無遺的反映出來，使一般人看了動心而覺悟；既有了覺悟，當然社會能換一箇新面目了。

現在我們既知道戲劇對於民衆的重要，就應該努力的建設；尤其是在戲





劇藝術幼稚的中國，我們應該充分培植。

一九三〇，六，十五作於上海

鵝山記

朱·深·

鵝山在廣西省柳州府馬平縣的西門外，離城約七里多路，是柳州附近的名勝之一。

山的命名，純由象形而得，因為牠的形狀極像一隻鵝，山前有一石，長二十餘丈，屈曲伸出，確正向著西門的城門口，——柳州西門——是為鵝頭；山後有大石十六堆伸出，槎枒嶮巖，類似鵝的尾巴，是為鵝尾；全山十分高峻，北從桂林來柳州的人，在馬路上走，還離柳州二三十里遠，便先已望見鵝山了，行人有一句俗語說：「望見山頭跑死馬」——這就是說，雖然看見柳州的鵝山，但是距離柳州尚有幾十里路呢！——所以，無論你在遠看或是近看牠，——鵝山總是像一隻鵝，一隻天生的鵝，祇不過有遠看像小鵝，近



看像大鵝的差異罷了。

唐時，柳宗元被貶，來柳州爲刺史，他的性情，很喜歡遊覽山水，在公餘的時候，常常到鵝山去遊玩，更題了『關山萬里』四個大字在鵝山的右側，筆力勁秀，足資爲鵝山的寫照，由山的右側，沿石級而上，約四百多步，有一小洞，可容三四人，便是柳先生的避暑讀書處，其洞門橫額，題曰：『清涼世界』，洞門有一聯云：『鵝嶺梅香剛吐蕊』，『龍城柳色尙含煙』——『龍城』是柳州的別號，——筆法蒼老勁遒！山腰凹處有一寨門，據有柳江之險，爲兵家所必爭的要塞。山下有長濠數處，是清將馮子材所掘的戰濠，當清咸豐時，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以數萬衆與清軍馮子材向榮、張林、張國樑等十餘萬大軍，激戰十七晝夜於此，結果李秀成以精兵百餘騎，衝過寨門，偷渡柳江，復出奇兵百餘騎，遙相援應，遂襲奪了柳州城，歷史上稱爲『李秀成百騎下柳郡』，就指此而言。山左有一大平原，是宋將狄青與南蠻王儂智高作戰處，現在尙餘荒塚數堆，古壘幾座，不待讀李遐叔之文，已知其爲『古戰場』了！




在鴨山巔頂，西北可望融州——今改融縣——北柳城，東柳州城，好像葫蘆一樣；俯視柳江，又像一條玉帶，屈曲環繞東西南三面，馬平人稱曰「玉帶吊葫蘆」，爲柳江道八景之一，更稱爲「柳水鵝山」，東與燈臺山相對峙，南與天馬山相聯絡，北與雀兒山相呼應，柳州人有句俗話，說「柳州是東有燈臺，西有鵝，南有天馬，北有雀」，是州的形勢，可想而知了。山下有竹鵝塘，水流深廣，四圍皆竹，登山一望，俗氣盡消，塘水凡九轉流出，與柳江會合，這九曲水長十餘里，名逐鵝江，相傳柳宗元夏日避暑在此江划小艇作逐鵝遊戲，有「順水流來一對鵝，鵝公鵝母唱鵝歌」之句，故名。今柳州竹鵝塘邊，有竹鵝村，逐鵝江邊有逐鵝村，名同而實不同，故土人多別爲上竹鵝，下逐鵝——以竹鵝爲上竹鵝村，逐鵝爲下竹鵝村。

山中特產蛤蚧，黃草，金釵石斛，每年運往廣東銷售很多，充作藥材，奏效神奇，甚爲世人所寶貴，採取捕捉的人日多，但近來也一天一天的漸見稀少了！鵝江多產鯉魚，味頗鮮美，竹鵝塘則產菱極多。

十九，三，清明假於柳州

洪山遊記

馬春陽



洪山在武昌的東門外，上有古寺和寶塔，是武昌近郊名勝之一。我初到武昌的時候，就有朋友告訴我說：「洪山的風景很好，不可不去遊一趟。」當時我就想去一次，但因為初到武昌，路徑不很熟悉，加之功課繁忙，又因沒有同伴，數月以來，終於沒有如願以償。今年三月十二日，是總理逝世五週的紀念，湖北各界借這悲哀沈痛的紀念日，到洪山去植樹，同時以表示紀念。總理的造林運動之意。各學校也都結隊前往，我便趁著這箇機會，遊了洪山。

這一天的早晨，宿雨初晴，天氣不很好，太陽剛從地平線升起，使給浮雲和朝霧遮蔽了，好像是太陽也在憂悒而惋惜似的。九點鐘的光景，全校師生便整隊前往閱馬場開紀念會，散會之後，再往洪山。我們因許多同學散開的緣故，所以沒有整隊，只好隨便的向洪山走去。



血紅的太陽，戰勝了遮蔽他的一切雲霧，光芒萬丈，直向人間普照著春風和煦，春草怒發，春花燦爛，春鳥嬌鳴。啊！這是如何美妙的豔陽天氣呵！沿途的景象，都是生氣勃勃地。大地青青一色，草木欣欣向榮。微風吹來，田中麥浪播蕩。路旁溝中的流水，潺潺地流著，活潑而跳躍的小鳥，在楊柳林中，吱吱的亂鳴不已。這一切的野景，把我久居城垣的俗氣，洗滌一空，好似身入桃源佳境，大有樂不可支之慨。我走乏了，便隨意在草地上坐下休息，在這快樂的旅程中，腦海裏不免想起了我那可愛的故鄉——魯山的風景來。

坐不多時，起立再向目的地進行，巍峨的洪山，已現在目前了。山根下有大廟一所。我只願忙著植樹，也沒有進廟。回來時聽說那裏面有很壯麗的建築和偉大的神像，深惜沒有進去瞻仰一番。

我東攀西爬到山峯上，找一箇清潔的石頭坐著。這時我氣喘汗流，隨即脫去了我的外衣，把我帶來的一些食物取出，作為這天的午餐。吃完了，便立在石塊上眺望著呀！武漢三鎮，不是一一在望嗎？如帶的長江，曲曲的向東流去。



山的南面和北面，有幾箇不小的湖。山的東面，許多小山綿延著，這些山雖不甚高，但疊疊峯巒，一起一伏，一凸一凹，卻非常好看。山脚下青松翠柏，桃花滿樹，更覺有無限的佳麗。山上怪石如伏虎，如馴羊，點綴得更十分奇突。我在山頂上看了一點多鐘，可惜那時沒有一箇知心者在旁，未得暢談一切，是這次遊山的大缺憾！

從山的北麓走下去，便是植樹場，那裏放有筆墨和木板，許多人都在那裏寫自己的名字，留作紀念，我順便的也拿了一塊木板，上寫「中大學生馬春陽手植」幾箇字，然後種了一棵柏樹。這時來的人愈多了，男學生，女學生，軍政工商各界接踵而至，各自栽了幾棵，便都隨便的遊散，離山脚不遠，有一箇杏園，那裏紅花滿樹，好像處女的嬌笑，園的週圍，栽著楊柳。微風一吹，那柔弱的柳條，猛然的向上飄動，緊口地擁抱著杏姑娘，不規矩的狂吻著，便杏姑娘的臉上增加了些緋紅，同時柳條便離開了她，好像恐怕被人們看見了，也在那裏發笑。遊人們——大多數是青年的男女學生，都跑到園裏折花，看園的小



狗亂叫，驚動了牠的主人——五十多歲的老婦人，從杏花深處，走了出來，嚷道：「不要折了，我們窮人家就靠這過活的呀！你們把花兒折下來，不算什麼！但我們的樹不能結果，便怎樣呢？」一箇老婦人這樣的亂叫著。然而一般折花者卻仍笑道：「那枝好，那枝花多，快些給我折下來。」公子小姐們以為這樣的花，正值得他們的觀賞，想不到窮人的生計，全仗它維持，可憐這滿園的杏花，被他們損害不少，那看守杏園的老婦人卻仍繼續不斷地央求著。

淡紅的太陽，走向西邊，快要歸山了。晚風習習，鶉雀爭鳴，倦遊歸巢的小鳥，也在林中亂嚷，好像說：「遊人們，回去吧！」

一九三〇，三，十二晚春陽寫於武昌中大



國技叢書

四個特點

- 一：各書編制，悉與教本相仿，分路，各段，分式，層次顯明，附說清楚，盡人可解，盡人可學。
- 二：無論在天井中，房屋中，祇須方丈餘地，即可從事實習，不須擇地，便利無比。
- 三：各書著者，均係當代武師。出其一生學力，指示後進。步法拳法，均有來歷，絕非一般野狐禪可比。
- 四：各書除儘量說明練習方法外，更附著者動作圖，可資遵循。



中央國術館

吳志青

金一明

靳雲亭

宋廣平

程宗猷

朱鴻壽

大東書局

查拳圖說	一册二角半	六通短打圖說	一册六角
七星劍圖說	一册四角	少林拳法圖說	一册三角
三義刀圖說	一册七角	少林棍法圖說	二册四角
形意拳圖說	一册七角	長鎗法圖說	一册二角
形意拳譜論	一册六角	單刀法圖說	一册二角
少林練步拳	一册三角	劍法圖說	二册六角
教門彈腿圖說	一册六角		
科學化的國術	一册三角		
六路短拳圖說	一册五角		

自修教授均無不可
練之三月必獲奇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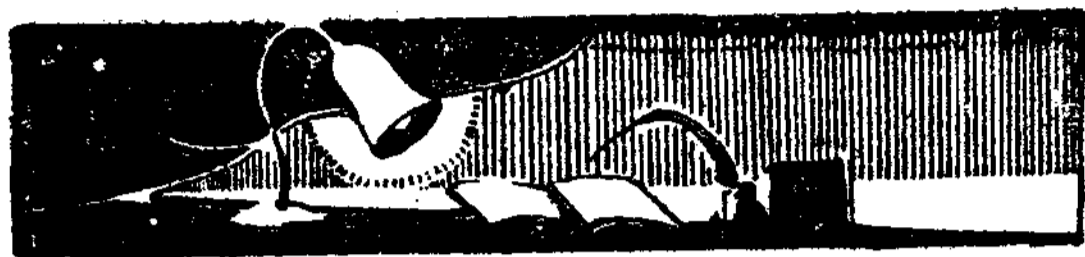
文



天圓地方解

高雪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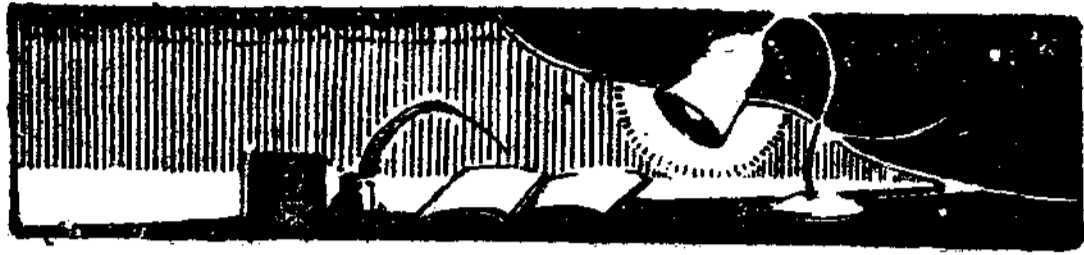
在昔我國有天圓地方之說。今人不察其用意所在。遽相率而非笑之。謬矣。夫古之所謂天圓地方者。非謂其形也。謂其道也。大戴禮曾參述夫子之言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而盧氏爲之注云。道曰方圓耳。非形也。是亦可知古之用意所在矣。且我國古昔對於天地之名稱。多曰宇宙。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又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墨子曰。徙而有處。字。尙書集傳解渾天之術曰。天形似卵。地爲卵黃。天包地外。故曰渾天。綜上所說。則可知古人對於天地之見解。固皆認承其形爲圓。且知地爲運



文

行不息之物體也。而所謂天圓地方者。固以道不以形也。抑余更有進焉者。據地質學家考察地球最初凝聚時之遺跡。可以推知地面爲固體之地殼。地心爲炎熱之熔岩。而地殼之外。復有大氣與水成平行之三環。共同圍繞地心。惟數百萬年後。地球內熱日益減低。體積日益收縮。地殼已凝。不能隨內部爲比例。於是因收縮而生機械作用。遂使向之渾圓形之地球。變爲四面稜體形。四角與邊。因平面之下陷。遂高出水面。其底面卽爲北冰洋。餘三平面。則爲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之分據地。亞歐美三洲。卽爲其底面之三邊。至交會於頂點之三邊。則南大陸也。由是以觀。則所謂渾圓之地形。固已變爲具有面稜之方形矣。然因其外部之水。充填於其下陷之部分。與夫大氣。仍平行於此。且圍繞於地心之一環。故未變其形體也。夫所謂大氣者。天也。而所謂環者。圓也。段注說文曰。依許則言天當作圓。而環與圓相通也。（家語。圓流九千里。卽作環用。）然則我國古昔之所謂天圓地方者。卽就形體而言。固亦有相當之理解也。近人之醉心歐化者。多棄本國之固有。並從而詆毀之。究何害於真義。適自形。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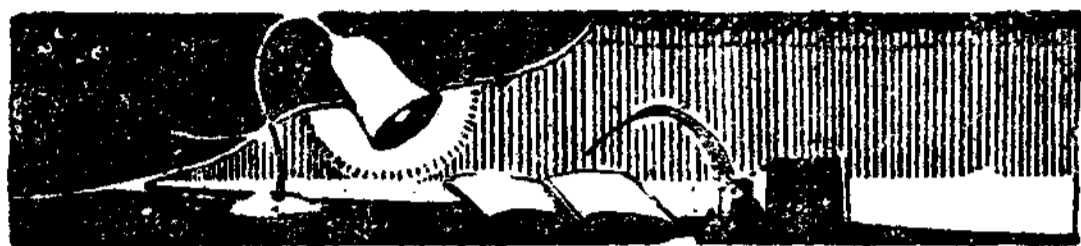


其淺薄而已。

兼愛與爲我

高雪六

天下之亂也。亂於愛。而尤亂於爲我。何哉。愛則必有所慕。慕則貪心生。爲我則必所有私。私則妬心起。我愛人之貨財也。而爭之。我愛人之土地也。而奪之。夫貨財土地者。乃所愛而爭之者。乃爲我也。雖然。此所謂愛者。非墨子之所謂兼愛。而所謂爲我者。亦非楊子之所謂爲我也。夫墨子之所謂兼愛者。蓋以爲人者。人類之一體。而體分於兼者也。吾人知吾之頭目之屬於身體也。故愛之。而所以愛之者。非爲用之也。故人之愛人。亦當如手足之捍頭目也。不然。則愛馬者。亦愛也。而所以愛之者。則爲用。是直以愛爲手段矣。此墨子之所以有兼愛之說也。楊子之所謂爲我者。蓋以爲天下之生物。未有不欲自衛其生者。而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避危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



文

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後世不察。遂以存我之主義。爲損人利己不道德之行爲。而交戒之以爲非。不知存我者。本生物天然之趨向。特人類進化。以爲徒存我。猶不足以自衛。於是更有存羣之觀念。蓋羣者。人之合也。羣能存也。而我自在其中矣。世世相沿。漸失其真。竟以爲羣者。乃箇人集合而成之團體。而箇人皆宜爲團體犧牲者也。不然。徒存爲我之觀念。是爲不道德。而從此殉夫殉君。殉社稷等等之陋說生矣。此楊子之所以有爲我之說也。總之二子之學。皆所以救世者也。世人果能兼愛乎。則愛人之身。如愛己身。愛人之室。如愛己室。愛人之國家。如愛己之國家。愛人之貨財土地。如愛己之貨財土地。而天下治矣。世人果能爲我乎。則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而天下治矣。惜乎。時人多以其爲邪說而忽之也。

送友人入東南大學記

高雪六

客歲之秋。七月既望。余與諸友。夜宴於蔡君之第。把酒論心。杯盤雜錯。此送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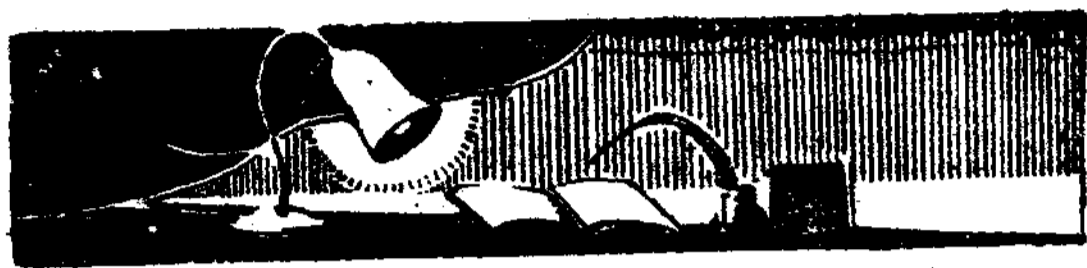
四



文

友。宋君振寰入東南大學時也。月明如晝。風吹作聲。新秋報早。斗室生涼。蔡君把盞離席而言曰。諸兄簞笈他鄉。長風萬里。弟則家園株守。幾同老衲。此固由學業之不精。未得隨諸兄後。而家道貧寒。有阻中途。亦其一大原因也。今振兄行期已邇。東南一試。定卜冠軍。因具酒蔬以餞別。而並邀之諸兄者。蓋欲以聊話生平耳。倘蒙不棄。願作竟夜飲。蔡君語訖。坐余等乃各舉觴以爲謝。宋君扼腕而歎曰。平生知交。此數人耳。而此數人中。無不飽嘗艱難困苦者。余嘗見夫紈袴子弟之欲升學而不能。與夫貧因子弟之能升學而不得者矣。欲而不能。則學有不濟。能而不得。則財有不足。富於財者。貧於學。富於學者。貧於財。庸夫無才。朽同草木。有才莫展。恨貽終身。皆憾事也。弟之猶能闢荆棘。冒艱難。不受環境之牽制。而得以順流而東下者。亦萬分之幸耳。語至此。馬君止而詰之曰。出荆棘林。達平坦道。然則吾子升入東南大學後。其將砥礪以竟朝夕乎。抑心隨境遷。而亦與紈袴子弟者流。朝夕娛樂於歌樓舞館中乎。宋君聞而正色曰。是則非吾兄之所當言者。總角交好。情逾陳雷。雙方性格。互能諒解。彼所謂朝

五



文

夕娛樂於歌樓舞館中者。余既限於經濟而不得爲。且亦不屑爲。况專心求學。冀稍有建樹於文學界中。得以步諸先正後。此乃弟平生之願望。而恐未克償者也。又何敢怠惰荒淫。以自甘暴棄耶。言已。姜君把盞執壺。滿斟指而授之曰。有不永守此專心求學語者。猶如酒。宋謝而飲。時杯酒淋漓。漏下已二鼓。劉君曰。今夕快矣哉。馬君曰。今夕之快快在飲。而更在談。飲助談。與談作飲。資飲以消別愁。談以警遠。客不然。則依依作兒女態。以泣別於道途中。而於行人將來應取之方針。毫不計及。又何益哉。乃復邀痛飲。誓醉而返。時明月西沈。疏星閃爍於空際。而左鄰寺院中。道士方起弄笙管。其悠然悽惻之音。與簾前風砌下蟲聲相間。蓋余已扶醉而歸矣。藤牀夜坐。小院風涼。家人促余眠。余乃入室就枕。思知己相逢。千杯恨少。故次晨日上三竿。宿醉猶未醒也。光陰脫兔。日月跳丸。向之圍席團坐。把酒論心。諸情景之歷歷如在目前者。已倏忽經年。回憶當時諸人。則蔡君赴廣東。宋君肄業於東大。姜馬二君。肄業於六中。余則肄業於三師。而劍君已卒業。以任梓里之教育事宜矣。飛蓬隨風。感人生之無定。轉

六



眼陳迹。恨歲月之不留。因撥數語。述彼往事。蓋欲誌雪鴻之爪印云爾。民國十四年七月八日記。

中庸『天命之謂性』與告子『生之謂性』

之異

馬如保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稟乎天者。其理則同。其氣則異。理者。何天命流行是也。氣者。何知覺運動是也。理主於天。有善無惡。氣操於人。或善或惡。理與氣固屬未可一概論也。中庸天命之謂性。以理言之也。告子生之謂性。以氣言之也。其異不辨自明矣。夫在天無不善之命。在人斯無不善之性。觀於提孩之童。知愛親敬長。是孰使之哉。乃天命也。乃即中庸所云天命之謂性也。告子生之謂性。專指知覺運動言。為氣稟所拘。為物欲所累。純屬於人為。與中庸天命之性。大相逕庭。曷言之。告子生之謂性。非性也。情也。情之與性。猶水之與波。靜為水。動為波。靜為性。動為情。情也者。氣所生也。非天所命也。告

寒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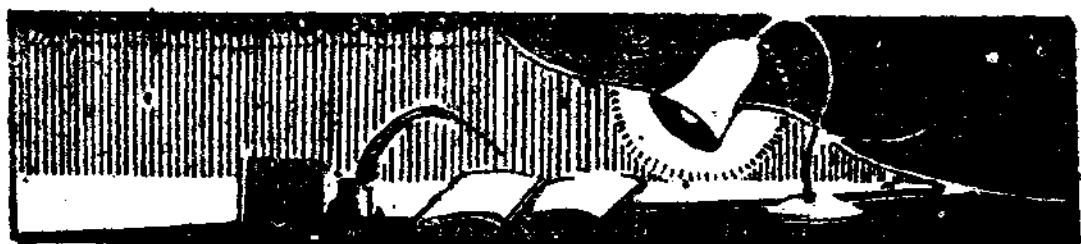
文

子之誤在此。且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爲至靈。中庸之言性。人與物異。告子之言性。人與物混。人與物之稟賦。同人與物之情操。異。正惟其同。故人有知覺運動。牛羊亦有知覺運動。如告子言將謂牛之性。卽羊之性。羊之性。亦卽人之性乎。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豈牛羊所得而擬哉。子思聖人之裔也。躬承道統。其曰天命之謂性。專指人言。而不雜於物者。蓋本聖人之道也。若告子生之謂性。與佛氏所謂無人相。無我相。作用是性者。一也。烏足語以中庸天命之謂性哉。朱子謂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人與物異。是言也。辨析微茫。不誠足闡中庸之奧旨。破告子之迷惑哉。易有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乾靜專而動植。是以大生。坤靜翕而動闢。是以廣生。卽中庸天命之性。亦何嘗非生之謂性乎。乃告子不指生理。而以氣言。此其所以誤也。宜孟子以白之。謂白深斥之。

八

外債論

楊峻如



文

以一國之財。供一國之用。本無需乎借債也。而我今日之中國。與此異。夫外債之借。清季始開其端。繼而興辦實業。則借債。購取軍械。則借債。經營交通。則借債。借債不一次。債主非一國。然其時我國信用。尙未盡失。故各國皆願投資。以相助。終清之世。債額實不逮今之二三比年。以來所借者。幾不可以億萬計。錙而取之。泥沙以用之。貪其回扣。利其中飽。以一國命脈所託之鐵路郵局。一擲而不加顧恤。馴致外人干涉。我監察我。駸駸而至。共管我焉。甚矣。債之爲累也。我國無理財家。而有借債家。善借債。卽稱善理財。近且有舉債以供內鬲者矣。一二人借之。四萬萬人共償之。天下有此不平之事者乎。我願債權國遲迴審慎。勿謂有利可圖。埃及印度其前車也。

「一九同學會作文成績選錄」序

程振庭

語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吾輩從事教育者。終歲勤勞。無時或息。其目的果何爲者。將謂爲利乎。則每月收入。僅此區區。餬口且不足。還云仰事俯畜耶。

九



文

將謂爲名乎。則業等行乞。凡事不能自由。動輒受社會責備。又何榮譽之足云。然則吾人廁身教界。年復一年。不思他就者。其目的究安在乎。蓋卽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意云爾。惟其視教育爲樂事。故待遇雖薄。而口無怨言。事務雖繁。而身心安適。所可慮者。主張不能行。而隨俗浮沈。成效不能見。而尸位素餐。撫心自問。殊覺難安也。振庭自師範學校畢業而後。始服務於蕪湖華中初級中學。繼服務於六合縣立實驗小學。雖萍飄無定。建樹毫無。但對於責任二字。自問始終未敢放棄。徒以格於情勢。限於才能。未能遵照原有計劃。放手去做。貽誤學生之處。或尙不免耳。今者實小高級第二十屆諸同學。行將畢業。是屆學生。自四年級起。卽由振庭擔任教學。今已歷時三載。論時日不可謂不久。論關係亦不可謂不深。將來諸同學脫離學校。立身社會。能否受人歡迎。固視諸同學力行如何。然庭亦不能不負相當責任也。蓋諸同學初入學之時。大都無知無識。一片天真。其後所以有良莠不齊。賢愚迥別者。固由社會環境使然。然學校爲造就人才之地。教員爲作育人才之人。學生行爲之好。

一〇



文

壞教者實不能辭其責。庭擔任本級教學。既歷時三年。則庭教學之優劣實可卜於將來。諸同學結果之善惡。當此分袂在即之時。吾人爲求學生家庭及社會人士明瞭諸同學數年在校求學之心得。起見。不能不有所表示。此「一九〇〇年同學會作文成績選錄」之所由刊也。惟國文一科範圍至廣。窮吾人畢生之力。專心研究。亦難得其涯涘。應用自如。况小學學生。腦力薄弱。又復爲他科牽制。不能偏重。故數年來研究所得。思想尙不能完全表見。遑敢云通達哉。閱者諸公。當知編者選印是篇主旨。完全爲報告師生授受之成績。初非炫耀己長。藉以干譽也。而畢業諸同學。尤當知此爲引起諸同學。今後對於國文有研究之興趣。不可自鳴得意。謂吾學已足。從此可以故步自封。優游終日。果爾不特自誤前程。抑亦有失振庭選印之本意也。已是爲序。

不患人之不知

程振庭

君子之學爲人乎。抑爲己乎。將謂爲人。則何必學。將謂爲己。則盡其在我可矣。



文

胡必期人知。蓋知之者在人。而所以致人之知者。則在我。我不求自知。而惟患人之不我知。是非所謂舍本務末。志小失大者乎。吾恐求之愈甚。去之愈遠。終其身難獲一人之相知也。卽或有人知之。而名不足以副其實。又安保其不敗露於日後耶。老子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可見君子之於學。不特不患人之不知。且惟恐人。或我知我。我未必榮。不知我。我亦未必辱。知我。我固安然。不知我。我亦坦然。知不知在人。學不學在我。吾學果優。不知何妨。吾學而劣。卽知何補。吾惟盡吾之力。以向學他人之知。我與否。乃身外之事。又何能消長我之志氣乎。其以此而消長志氣者。必其內脩猶有未足也。何也。君子之學。爲己而非以爲人。吾方求自知之暇。又何暇求人知之。我乎。是以古君子之爲學也。深山獨處。閉室潛脩。雅不願與人接觸。夫接觸且不可。其不欲人之知己也。明矣。然而學成之後。舉世無有不知者。是可知人不患人之不知。而特患己之學行不足以使人知。內脩果充足。外德自彰聞矣。然則求人知者。其亦先返求諸己乎。

一一一



讀孫子十三篇後

趙名渠

余始讀前哲批評孫子之文。若姚鼐之謂十三篇不符於事。不洽於情。至疑非武所著。係戰國之言兵者爲之。而託於武焉。蘇明允則謂以武之書考武之行。多有背馳處。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後之祖其故智餘術者。不覺輕視此書。以爲不過無稽不切實用之談。及世變日亟。國治尙武。學校中日有軍事訓練。教師乃因利乘便。授而讀之。乃愕然知是書之爲吾國千古之寶。可與現代科學。撰作並重。進而攻。退而守。內機外詐。顯形隱謀。舉凡用兵之要。靡不畢具。軍事教官之日喋喋講授者。俱不外此。而其文約。其意廣。其志遠。其行密。讀之令人尋味不已。殊不似近代軍學家編輯者之繁瑣割裂。而意或未必俱到。於是好之甚。幾於不忍釋手。始知二哲之論。未免矯枉過正。有礙後學。若必責其事無出於書之所言。是甚弘好言神仙而孔子問禮可責也。大難佛徒而韓愈與之來往可責也。謂其假託而不可信。則我輩讀書。惟書中之理。義是

文



文

考理而確義而正何必苛求其他夫蘇姚二家之文爲學者所習見孫子一書初學者難以涉及吾恐後之學者讀二哲之文而弁髦孫子如吾前者之誤故書之以曉後夫我而學者焉

告子湍水喻性辯

姚蓉元

天下至無定者水也至有定者性也以無定之水喻有定之性則未爲得也夫湍水隨人力爲轉移固無定體者人性得天之賦畀乃有定體者何告子以湍水喻人性耶蓋告子見湍水可東可西而無常形猶人性有善有惡無定體焉噫告子此喻抑不知性之爲性也夫人稟天地生生之理而生性卽理也水可東可西理豈忽有忽無乎乃告子不解此理徒執管窺蠡測之見意者曰性既有定體則均是人也何以有君子有小人有聖賢有凡庸別堯舜而分盜跖判文武而殊桀紂也猶是性也何以世之人有先善後惡者亦有始惡終善者則信乎人性之有善有惡猶湍水之可東可西矣此告子取譬之意也嗚呼告子

一四



文

湍。水。之。喻。非。特。不。知。人。之。性。抑。且。不。知。水。之。性。矣。何。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者。水。勢。也。非。水。性。也。決。之。使。然。也。人。之。無。分。於。善。惡。者。人。事。也。非。人。性。也。習。之。使。然。也。如。木。之。性。本。靜。而。所。動。者。風。搖。之。也。使。無。風。則。木。仍。靜。使。不。決。則。水。仍。湍。使。無。習。則。人。皆。善。也。故。孟。子。以。水。性。就。下。曉。之。告。子。或。亦。恍。然。悟。焉。否。耶。

經學歷史書後

王先獻

經學古無史。有之自此書始。鹿門承叔績湘綺之緒。崛起三湘。始猶徘徊今古。晚乃顛宗西京十四博士之說。因治經之餘。撰述茲編。以詔末學。而章炳麟陳漢章等頗有嬉言家法不同無怪其然。唯皮氏亦有以召之者。如其迴護譏緯。排斥古文。是猶不能泯於門戶之見也。

若夫敘述一事。必出己見。橫加議論。宜為今學寶典。豈盡乙庫封域。開闢一節。幾類潑婦罵街。極盛之章。等於盲夫論日。誠以六經作述。何與尼父。二派瀾亂。實兆明章。論其所不必論。而崇其所不當崇。立說如此。庸有當乎。然其示學者。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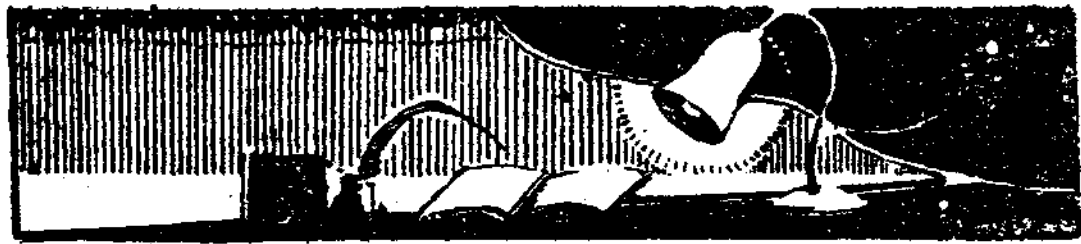
以經學之沿革。開經史之先河。其功究不可沒。讀者分別觀之。勿爲所惑可耳。

一六

無我齋文談

汪禮先

司馬遷韓愈之文。禮先讀之。凡十餘年。覺其意境神情。高絕千古。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如司馬遷之伯夷列傳。屈原列傳。游俠列傳。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極情致纏綿之至。蓋不啻爲一己寫照也。孔子世家贊。項羽本紀贊。寥寥短章。跌宕駿邁。不可方物。顧余最好者。爲報任少卿書。洋洋千言。而歸結著書傳世。可見文人舍此。便無以表現於世。自負語亦沈痛。語司馬遷而後。行文戛戛獨造。足以羽翼六經者。當首推韓愈。愈之文。雄深雅健。無與倫比。惟一生闢佛老。究屬門戶之見。於佛老無關。諫佛骨表。原道二篇。雖元氣耿耿。千古不磨。然余讀之。終覺其強詞奪理。悻悻然見於面。在愈以爲爲綱常名教。爲世道人心。不得不大聲疾呼。然佛老確有其不可磨滅者。在詞而闢之。反覺多事。柳子厚墓誌銘。脫胎於伯夷列傳。終不逮其低徊往復。感慨蒼涼也。總之二公遭逢不遇。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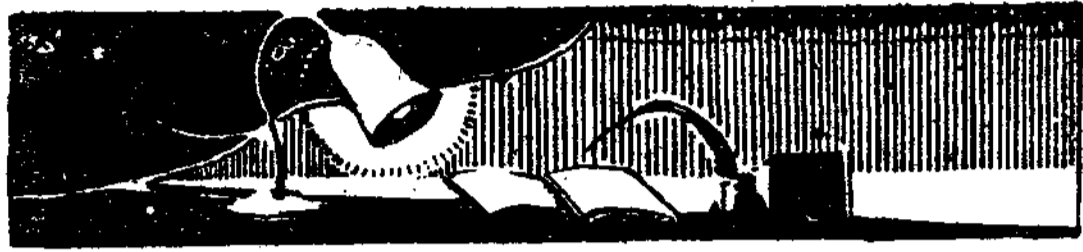
文

世極可哀。一則放逐。一則拘囚。悲憤填膺。無可告語。故發爲文章。類皆可泣。可譎。自悲。自弔。言有盡。而意無窮。此其所以成爲千古絕調也。

擬文文山獄中告諸義士文

朱 璣

大宋少保樞密使都督信國公文天祥。敬告吾東南諸義士曰。慨自昊天不弔。王綱解微。天祥以烏合之衆。當虎狼之師。天翻地覆。魯陽徒揮落日之戈。川竭山崩。精衛空負填海之志。洎乎二王不祿。五陂失機。坐視田橫五百同殉。海隅項羽八千不歸。江左凡有血氣。能不淒愴傷心者乎。嗟夫。楚懷入關。趙孤投海。天祥收拾河山。恢復疆土之志。亦同歸於盡。丈夫至此。卽未如若水之扼吭於前。亦當似疊山之絕食於后。而乃甘囚土室。偷息人間。江南義士。迭聽風聲。必有驚駭疑訝。奔走相告者矣。嗟吾義士。天祥豈惜死之人。而偷生之士哉。誠以天命縱不可知。人事或有可爲。少康以一旅興夏。田單以二城復齊。得臣尙存。晉憂未艾。曹沫不死。魯仇終報。安見漢室中興。不復見於十八世。江表王氣。必



文

將。終。於。三。百。年。乎。况。自。夷。狄。入。關。以。來。摸。金。發。冢。慘。於。曹。阿。瞞。頭。會。箕。斂。苛。於。秦。始。皇。封。冢。其。士。蹂。躪。其。民。戴。髮。含。齒。之。倫。罔。不。欲。食。胡。虜。之。肉。利。而。用。之。正。大。有。可。爲。耶。人。臣。蒙。大。難。處。大。變。不。當。以。一。身。之。利。害。爲。重。而。當。以。國。家。之。存。亡。爲。重。使。效。匹。夫。匹。婦。之。所。爲。名。節。全。矣。其。如。國。家。何。哉。景。炎。賓。天。秀。夫。猶。望。衛。王。之。中。興。祥。兵。投。海。世。傑。尙。求。趙。氏。以。存。祀。區。區。之。心。亦。如。是。耳。不。然。古。來。死。節。之。臣。如。顏。杲。卿。張。睢。陽。莫。不。聲。滿。天。地。光。爭。日。月。浩。氣。英。風。至。今。未。泯。天。祥。不。肖。嘗。過。其。祠。覽。其。像。作。詩。以。弔。其。人。何。敢。降。志。辱。身。含。垢。忍。辱。自。附。於。亂。臣。賊。子。之。列。重。爲。天。下。萬。世。所。唾。罵。乎。嗚。呼。飄。零。半。世。嗟。一。事。之。無。成。慷。慨。中。宵。愧。九。死。之。已。晚。天。荒。地。老。不。能。解。此。窮。愁。石。爛。海。枯。未。堪。銷。此。長。恨。也。

先父事略

熊兆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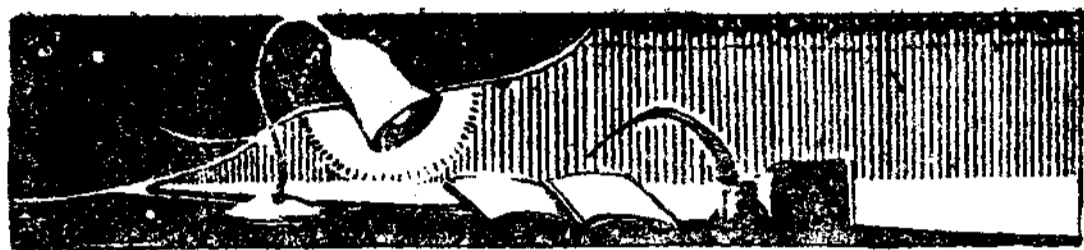
先父諱濃義。字南山。贛之劍邑人也。先大父以農爲業。家貧。吾父生有異質。十三歲始出就外傳。晝夜攻苦勤讀。雖遇農忙。隨大父耕作。而於學業。則終



文

無曠焉。師長咸器重之。然終以貧故。未能卒讀。年十五。昂入湘來怡順和號。習藥業。當其赴店。師長交相歎曰。以此子之聰明好學。遽令改商。殊可惜也。先父既廁身商界。乃日則留神醫藥。夜則精究方書。焚膏繼晷。亘十數年如一日。業精學邃。名聞遐邇。而亦稍有餘蓄矣。丁酉歲。自設藥號於距末念里之餘慶圩。以圖普濟。每遇貧乏者求診。雖晦明風雨。輒徒步往。不受酬且施以藥。由是貧賤感恩。咸稱生佛。光緒念四年。歸娶先母程孀人。越二載。復挈先母外出。先母幼承姆教。明大義。嫻於持家處世之道。先父始無內顧憂。得一意經營店事。此吾家之所以日有起色也。民國十二年。偕母婦。構數椽於樟東。備受辛苦。迨落成後。先母以積勞病故。兆麟負笈他方。猶竊幸吾父精神矍鑠。存心良善。天必錫以遐齡。奉養可俟諸來日。乃忽於今歲九月廿三日。偶染疫疾。竟於雙十節溘然長逝矣。嗚呼哀哉。不肖等念先父一生勤儉。白手成家。先父生於同治丙寅年八月初一日巳時。春秋六旬有五。子二。女二。孫二。今兆麟等學未成。名未立。奚足爲門戶光。每念先父教養宏恩。尙未報於萬一。罪孽深重。有如岳淵矣。

一九



文

悲痛之餘。潛憂默省。爰揮涕泣血以述之。

靈巖紀游

王孟材

蘇城西南。多名山水。岡陵起伏。若斷若續。而以靈巖。天平。海湧。爲最。今歲吾校（蘇州中學）諸同學。列隊作靈巖之遊。余亦欣然從之。由胥門津渡處登舟。綠水迢迢。約經二時許。抵橫塘鎮。兩岸菜畦。燦爛如金。遠望上方天平支硎諸山。逶迤不絕。出鎮沿胥塘而西。達木瀆。人煙稠密。市廛殷繁。爲西南之要衝。行數里。見敵樓。肅然兀立。相傳爲明尙維持建以防倭賊者。復行數里。抵岸。船旣泊。遂舍舟登陸。行約二里許。鎮盡。乃抵山麓。山高百餘丈。而峯巒蜿蜒相屬。麓傍有詩人張永夫墓。荒廢不堪。幾成荆棘。一坯黃土。徒使後人憑弔而已。諸同學先後褰裳登山。路雖廣寬。然甚峻峭。僂僂前行。數十步。地勢稍平。怪石錯立。多作卵圓形。光潔可愛。上鐫樅部馬倖贖山等字。知是山之石。爲人所掘取者多矣。行未及半。陡見石室。隆然高丈餘。廣亦如之。可容十餘人。蓋卽西子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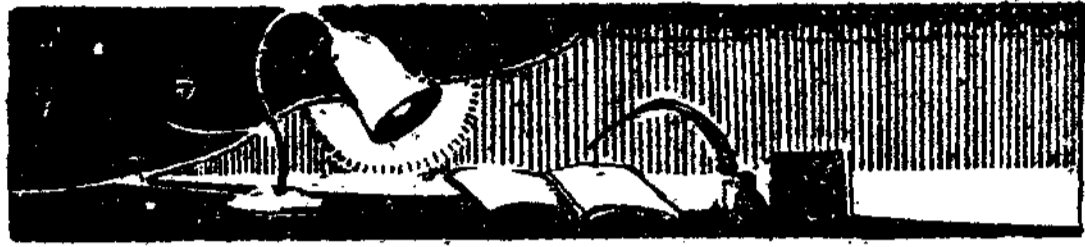
二〇



文

相傳爲吳王囚范蠡之所。復行數十武。有一石臺。方不滿五尺。高一丈。登其上。頗能見所未見。世俗以爲西施之梳妝臺。臺旁奇石人立。如老嫗背伏狀。按級而上。抵崇報寺。旁有塔巍然矗立。高入雲霄。惜已頽圯。寺之左爲館娃宮遺址。塔旁有一小徑。昔日之響屨廊也。今亦徒存荒榛斷梗矣。同學相率入寺。僧淪茗以待。藉坐片刻。聊解口渴。再前行。見寺旁有井二。圓者曰吳王井。八角者爲智積禪師井。水甚激。據云。雖大旱不殺。西北爲琴臺。適當山之絕頂。王文恪公之遺墨在焉。吾儕攀援而上。造其顛。望諸山環繞。俯視阡陌縱橫。或碧或黃。滴翠叢碧。其直如矢里者。采香徑也。遙望風帆與鷗鳧齊飛。湖光共長天一色。近視四圍。景物荒涼。令人悠然而動遐思。不禁感慨繫之矣。俄而由琴臺下。山路峭狹。步履艱難。衆皆匍匐行。攀松枝以駐足。前呼後應。衆咸相顧。約有里餘。直抵韓蘄王墓。以困倦故。遂於韓蘄王碑下少憩。此碑爲江南第一大碑。螭蟠鰲負。雄偉直立。上鐫有十大字。爲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惜小字多已剝蝕。不可識辨。徘徊片刻。時已日薄崦嵫。乃相與登舟。循故道而返。

二一



文

潯陽雜誌

畢子平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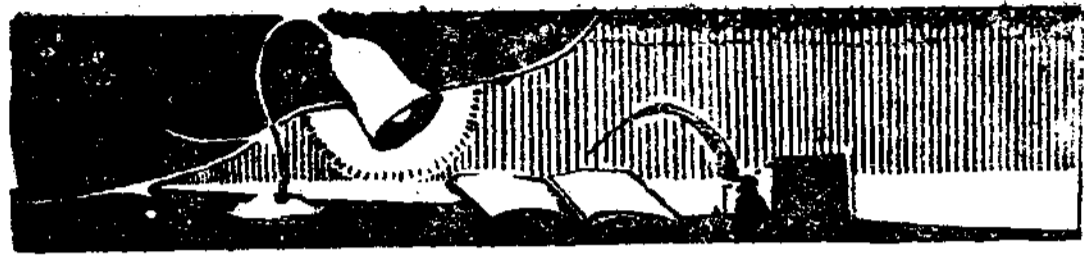
潯陽。舊九江府治。位於贛北。地濱長江。全贛之咽喉。長江要塞之一也。貨物輻輳。商業繁盛。贛省貨物之出入。皆集於此。航行長江之江輪。皆寄泊焉。潯市分市縣而治。市之範圍。可分四區。即城內。城外（即正街）市場。與昔日之英租界。租界今已收回。曾另設特別區市政管理局。自爲一區。近已歸併市政府。市場與正街間。有河相隔。河名龍開。通大江。市場居其左。正街居其右。兩岸有大橋相連。橋係新建。水泥鋼骨。工程浩大。乃上海慎昌洋行所承造者。潯陽縣城。係三國時周瑜鎮守時所築。近已拆除。改修環城馬路。城磚上鑄周瑜字跡。可知年代之悠久矣。潯陽市政。年來漸加興革。然市長數易。席未暇暖。致建設計畫。不能逐步施行。正街（現改名大中路）爲全市最繁盛所在。商肆櫛比。街市亦頗整潔。道路用水泥築成。平坦寬闊。行人稱便。城內一帶。近亦大加改革。改築馬路。然小街小巷。仍皆污濁不堪。廁所林立。行人掩鼻而過。與正



文

街相比。何止天壤。市政當局。須加意整頓者也。市場係新闢者。規模尙可觀。商市與正街不相上下。爲往省城必經之地。南潯車站。卽位於此。已收回之英租界。面積不廣。道路平坦清潔。可爲全埠之模範。道旁皆植樹木。濃陰蔽日。全區房屋。皆爲洋式。綠蔭四圍。空氣新鮮。居戶多爲公司洋行之辦公處。或中外人士之住宅。商肆不與焉。然全埠精華。當推此處爲最。吾書至此。不禁有感。外人在吾國強佔土地。自闢租界。辦理市政。其成績反較我自辦者爲優良。其他滬漢各地。華租二界。相形之下。亦莫不優劣立判。殊可痛也。正街地濱大江。沿岸皆爲碼頭。輪船民船。皆泊於此。盜店旅館。相望皆是。大中路一帶。尤爲繁盛。可居全市次位。市場雖亦濱江。然碼頭不多。地位偏僻。應居第三。而城內則列末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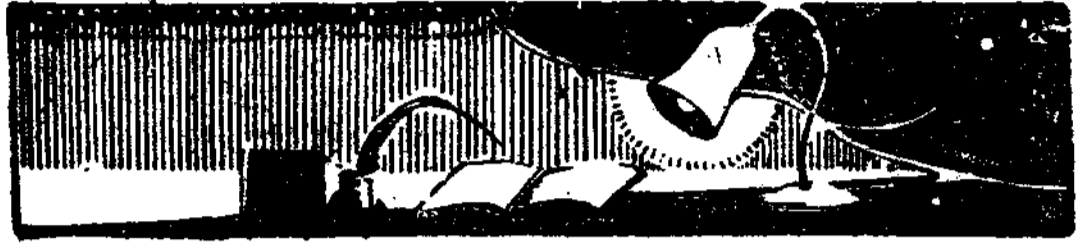
潯市輸出。以米、豆、茶、紙等爲大宗。夏布、瓷器亦盛。每歲輸出。約計三千萬金。輸入貨物。以機製品爲多。海味、糖、鹽次之。每年數與出口相伯仲。江輪停靠之碼頭。與他處迥異。上建棧房。蓋陸上雖有堆棧。然輪船停泊時間。不能過久。故貨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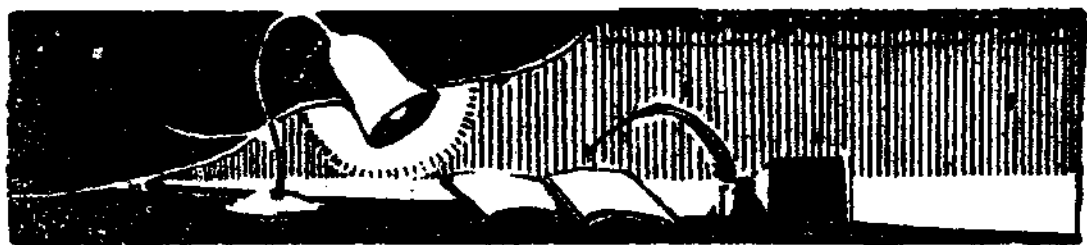
物之裝卸。須先聚於蘓船（即碼頭上之棧房）然後再駁之上岸。蓋便裝卸也。按蘓船不過暫時囤積所而已。輪船公司凡六家。招商太古、怡和、三北、日清及寧紹是也。其中僅招商、三北、寧紹屬華商。其餘太古、怡和屬英、日清屬日華商。輪隻稀少。故觸目皆為外輪。風飄異幟。航行無阻。國家之主權何在。思之良可歎也。

九江之瓷器。遐邇馳名。其出產地。盡人皆知為景德鎮。九江不過一販賣場而已。因品質之不同。瓷器店亦可分為四等。頭等店皆在大中路一帶。江西瓷業公司及菁華公司在焉。出品潔白玉潤。精緻可愛。顧索價奇昂。二等店出品稍次。然多售細瓷。價亦昂。三等店開設在沿江一帶。皆售粗貨。繪事不甚精細。僅日常應用之品而已。四等店則在機灣一帶。品質殊劣。售價最廉。言營業。則以沿江之瓷店為最盛。蓋每次江輪抵埠。旅客皆就近採購。而正街之頭等店。反少問津者。各肆聘請畫師。以便購者定名書款。藉資紀念。此潯市瓷業之大略情形也。其詳情容後另文述之。



文

澤地多名勝古蹟。而公園獨缺如。殊可爲憾。差可一遊者。僅市後之南門湖。湖面積甚大。中橫長堤。分湖爲二。在內者曰甘棠。外者曰南門。風和日暖之時。綠水不波。水平如鏡。湖光水色。相映成趣。若於春秋日。泛一葉扁舟。蕩漾湖中。其景物不亞於西子湖也。南門湖中有小島一。上有亭翼然。額曰煙水。四圍樹木濃密。頗類西湖中之湖心亭。故老傳說謂昔周瑜練水軍時常駐節於此。以觀水軍演操者也。姑誌之。以待考證。夏日處此。別有一天。亦勝蹟也。環湖岡巒突出。其上建有北伐陣亡將士紀念碑。高入雲際。登高遠矚。全市景物。盡入眼底。市之南有能仁寺焉。亦古時之建築物。幾經火焚。滿目荒涼。有池一塔一。塔已塞。徒作飛鳥之棲息所而已。城內有巷曰督府。相傳周瑜爲都督時。曾設署於此。故有是名。對江之二套口。卽昔日孔明先生弔奠周公瑾之柴桑口是也。澤地人民。風氣尙篤厚。婦女亦能耕種。日食二餐。智識與眼界。甚爲低淺。稱外人曰洋人。呼輪船曰洋船。每見可異事物。或細瑣事故。皆呆立路中。或高仰其首。其情態至堪捧腹。往往愈聚愈衆。途爲之塞。試一詰其故。則瞠目不能答。乞



文

丐奇多。雖有乞丐教養所。而其成績毫無。實等於虛設。甚至身戴銀飾。而向向人乞錢。或衣服整潔。而求乞於市。或云。此等人皆有行業。或農或販。蓋求乞爲彼等之副業也。良可歎已。市民對於國事。漠不關心。國慶國恥。彼等不知爲何物。甚且尙有奉行陰曆者。每逢朔望。大放鞭爆。甚矣頑固之習慣也。

去九江凡六十里。廬山在焉。中外聞名。吾國名勝之一也。其山高出雲霄。巍然矗立。由潯乘長途汽車往。先抵蓮花洞。過此不遠。卽抵山麓。上山或僱轎。或步行。山中多飛瀑古蹟。而牯嶺尤爲避暑勝地。中外人士。皆築有別墅。每年一屆初夏。不期而往者。絡繹不絕於道。旅店商肆。亦皆乘間營業。必待秋風乍起。始各摒擋言歸。惜余勞人。未獲一窺廬山真面目。惟有俟諸他日耳。

市西約六十里。渡江爲湖口鎮。有山曰石鐘山。不甚大。而風景宜人。上建昭忠祠。亡清曾國藩。曾大破洪將軍於此。祠擅園林之美。故亦爲名勝之一。

潯市金融素極紊亂。鈔票銀洋。不下數十種。其中以人洋（卽袁世凱洋）爲標準。價值最高。鈔票以中國。交通兩行最爲信用。單銅元稀少。各商號自發銅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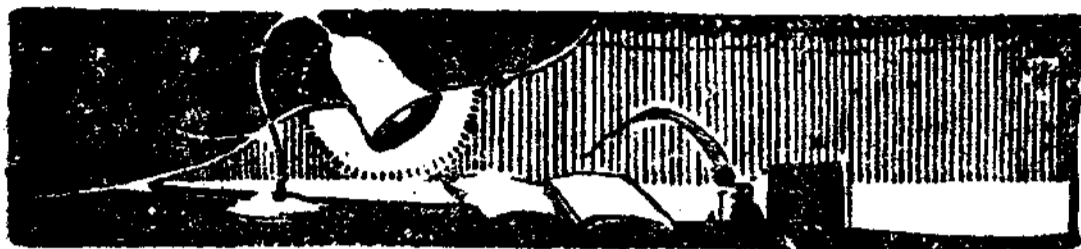


文

票以救濟之。然率皆未經官廳允准。擅自濫發。且日久紙敝。即難兌現。爲害小民。實非淺鮮。每元可兌銅元三百枚。雙銅元亦通行。錢莊多爲南昌幫。銀行有中國、交通、上海、實業、中央等數家。

潯市交通。尙稱發達。水路除往來滬漢各江輪外。又有小輪數艘。往來武穴、湖口、安慶等地。取價頗廉。陸上交通。除南潯鐵路外。全市有人力車凡二百餘輛。汽車十餘輛。往來滬漢之飛機。亦於此降落添油焉。潯市新聞事業。萎靡不振。報館凡三家。卽九江日報、新聞日報及潯報。是均抄襲上海報。消息之不靈可知。且印刷不良。紙張劣薄。實不堪一讀。故銷路甚少。上海報銷路頗旺。其中以新申二報爲最受人歡迎。時報等次之。然均爲隔三日之報。消息亦遲。南昌報稍有生氣。消息較靈。故銷路亦較旺。

潯市教育。頗稱發達。全市有小學十餘所。中學有省立第四中學、第三女中。及教會設立之儒勵女中。辦理尙爲優良。平民教育。不甚發達。醫院以教會設立之活水醫院爲首。取費低廉。加惠貧病。實非淺鮮。市立醫院獨付缺如。衛生當



文

局。須。早。日。促。其。成。立。者。也。



二八



語體詩



□ 哀曲

陳乃武

這清幽而繚繞著花香底初夏之夜似
會慰我這寂寞的心，
今晚，爲什麼這樣的昏亂，使我不
能貼枕安寧？
帳上牀前搭計的是我常見底月光，
可是窗外卻閃爍著幾顆露出神秘媚
笑的星星。

壁間的鐘聲在空中緩緩輕瀉，
使我的靈魂熒熒地彷徨無定，
更何處傳來幽抑的簫聲，
似年輕寡婦在啜泣呻吟。

蛙聲的確給失眠者無限的同情，
陣陣的咯咯聲中使我追索前因，
我究爲什麼要這樣的感到空虛苦悶，

！
啊！我原來已死了我靈魂中底愛人

她是我人生路上前導底明燈，



在痛苦時她會給我以撫慰與溫馨，
她鼓勵得我熱血在脈管裏澎湃奔騰，
，
她使我知道了宇宙間一切愉快與歡
欣。

她是我靈魂底上帝，心苗底主宰，
她是我生命之源泉，信仰底偶像，
有了她我不同情於長空慘叫底孤雁
，
有了她我不嫉妒那池間交頸底鴛鴦

一切，一切的一切意外的出人料想
，
，
燦爛底黃金竟奪去了我摯愛的姑娘
，
這可厭阿堵物底魔力是怎樣的可驚
，
竟使她毅然地舍去，舍去了誠摯底
真情！

我也會想用辛辣的熱淚澆軟她底芳
心，
我也會想用悽慘的悲聲打動她底魂
靈，



蘇體詩

爲了尋她我踏遍了堆雪的高山，積
沙的河濱，
雖用了血浴著腳呵，但她卻仍舊是
鴻飛冥冥！

那如雲如煙如霧的天邊，
或許有她那美麗底容顏，
但我祇能，祇能瞭望呀，蒼天，
你可告訴我她在那兒流連。

我底心已蹂躪成蝴蝶片片，
我底血早凝結成紅雨點點，
我想教牠們飛向那棄我而去的人兒

底身畔，
告訴她我已肝腸寸斷，告訴她我已
肝腸寸斷！

你既帶去了我底光明，快樂，希望
，
你就不該再遺留什麼呀，姑娘！
我怕回憶，憑弔，憂傷，在毒蛇猛
獸底白齒中掙扎，
你竟留下了這歷歷的往事使我無限
淒涼，無限淒涼！

如今我祇在灰暗的監獄裏向著鐵檻

三



外瞭望，
默默拖著瘦弱底身影剩餘的靈魂獨
自徬徨，
前導底明燈熄滅了，信仰底偶像破
碎了，
祇留下將死的殘軀仍是頹唐，仍是
頹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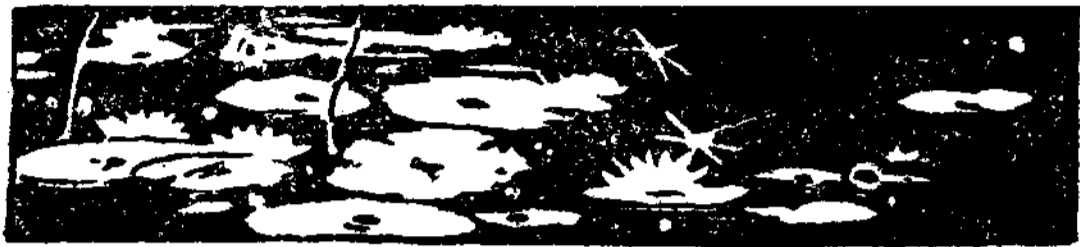
~~~~~

今夜，人寂寂風悄悄的今夜呵，夜  
深露重，  
我毅然地收拾起已碎底心，殘留的  
影像，  
埋葬了吧，掘一箇深坑在蓋著落花

底柔土之下，  
還要，還要把我底淒涼和憂傷一齊  
殉葬。

~~~~~

永久的睡眠著了吧，我底創傷，我
底女王，
我底回憶，我底痛苦，我載滿了悲
哀底心房，
你們互相熱烈地擁抱吧，僵臥在土
穴之中，
你們靜靜地領略吧，這夜雨黃昏，
月冷花香！



我在木香架下築好了小小底花丘，
再澆奠了點點的珠淚，這愛之酒漿
，
然後，然後搔首向天凝視遼闊底雲
鄉，
天呀，你說，牠們能否相愛不忘地
久天長！

五，六，晚作

□ 被賣的女人 汪蔚雲

是一箇黯澹而蒼暝的黃昏：
有一乘花轎擡過我的家門，
前後的火炬晚霞一樣通明，
這轎中似關著一箇人在低泣嚶嚶！

「哦，哦，妳被賣的女人！
妳被賣的生命和靈魂！」

妳是眷戀著少小嬉遊的家庭，
妳還是呀，看到前途的命運而珠淚
瑩瑩？

「妳的父母已豬羊一般賣出了妳的
身，

妳的家庭已不容妳再徘徊俄頃；
妳前途的命運卻正在期待著妳的降
臨，
妳聽否呀魔鬼的咆哮聲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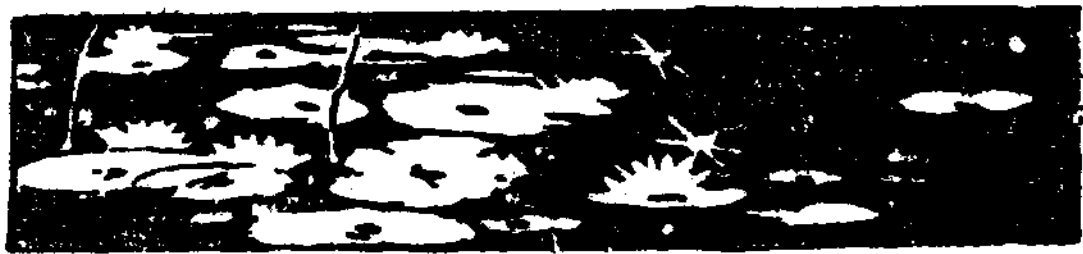


「這亘古不泯的慘刑，
吞吃了多少的生命和靈魂；
妳如今也是這當中的一箇，
二十世紀的活人呀，要埋入十八世
紀的墳塋！」

「我前天聽見東鄰吊死了媳婦，
我昨天又聞到西村的女人吞了金；
我而今又看見妳柔順的小羊牽往屠
場，
哦！難道女人們生來應當吃苦應當
當作祭祀的犧牲？」

「哦，哦，妳被賣的女人！
妳被賣的生命和靈魂！
妳寧不知自己的屠場已在目？
但是有什麼用處呵，任妳是啜泣，
任妳是悲啼，聽見的人們總是笑嘻嘻
嘻地，誰肯在半途上打破妳這樊籠
之門！」

「哭泣只能哭涸了妳自己的命泉，
眼淚只能溺死了妳自己的靈魂！
黑暗將向妳格外的包圍，
魔鬼將向妳格外的欺凌！」



妳難道除了哭泣與流淚，
不能再尋出什麼途徑？

哦，哦，妳任是柔弱，

妳難道不能跳出這囚籠去與魔鬼拚
命——？

看呀，地獄之門已漸近，漸近，

聽呀，魔鬼咆哮得分外尖厲，猙獰

！

哦，哦，我看到成千成萬的女人，
在魔鬼的脚下宛轉掙扎而呻吟！

我的眼淚已流乾，

我涸了的心泉不能再有熱淚飛迸；

我的胸頭只有火爐一樣的熾熱，

只有火爐一樣的熾熱在狂焚呀狂焚

！

一九二九，元旦之晨於桂林

□ 有一箇時辰 汪蔚雲

一

有一箇時辰，有一箇時辰，

姑娘哟，我孤獨的靈魂曾得到妳

的眷愛！

有一箇時辰，有一箇時辰，

姑娘哟，我寂寞的心鳥曾在妳心

海中游泳！

有一箇時辰，有一箇時辰，

姑娘喲，妳曾給與我親熱的安慰，
溫存！

有一箇時辰，有一箇時辰，

姑娘喲，妳曾交給我妳多情溫靜
的芳心！

二

這時辰去了，這時辰去了，

姑娘喲，我的靈魂還是徬徨，徬
徨！孤獨，孤獨！

這時辰去了，這時辰去了，

姑娘喲，我的心鳥還是寂寞著，
寂寞著，蜷伏在胸襟！

這時辰去了，這時辰去了，

姑娘喲，妳不再溫存撫慰我這痛
苦的創痕！

這時辰去了，這時辰去了，

姑娘喲，妳溫靜的芳心不再牽繫
著我這風雨裏飄搖之人！

三

姑娘！說妳是慳吝而妳當初是那樣
慷慨的施捨！

姑娘，說妳是殘忍而妳當初是那樣



仁藹的慈悲！

姑娘！妳既不愛我，起初便不應當愛我，

姑娘，妳既愛了我呵，爲什麼如今又這樣的絕我！？

哦！哦！姑娘，我不怨妳了，我不怨妳了，

我祇怪我當初爲什麼，爲什麼這樣癡迷！？

姑娘！妳原是穿著美麗衣衫的精靈，在把人的靈魂吸取，
哦！哦！我祇怪我如今爲什麼還這

樣，這樣呀癡迷？！

一九二八，一二，一〇夜。

□ 要請妳這樣的吻我 汪蔚雲

當日暮，碧色的波濤擁上沙灘，
把每一顆沙粒都一齊吻遍了。

愛的呀，要請妳這樣的吻我！

當靜夜，皎潔的月光抱著松林，
把每一葉松針都一齊吻遍了。

愛的呀，要請妳這樣的吻我！

當夜闌，輕和的西風躡過花叢，
把每一朵花兒都一齊吻遍了，



愛的呀，要請妳這樣的吻我！

愛的呀，要請妳這樣的吻我！

愛的呀，要請妳這樣的吻我！

我的脣是需要妳的吻的，

我的心更需要妳的吻呢！

愛的呀，要請妳這樣的吻我！

愛的呀，要請妳這樣的吻我！

但是妳不要儘吻著我的全身，

妳尤須要吻著我純潔幽渺的靈魂

！

一九三〇，一，一五夜。

□ 已是夜深

汪蔚雲

一

已是夜深！已是夜深！

一箇人，孤寂，伶仃！

案上的殘燈，在壁上寫下我淒涼的

小影。

二

夜靜且長，夜靜且長！

身上單衣，漸漸兒感著秋涼，

愁不成寐，輾轉著迴腸！

三

彷彿站在秋之夜深的曠野，

兩腳，身上，漸漸浸上了秋霜；



我的秋霜般底心兒呀，冰一般涼！

四

夜色漫漫，夜霧茫茫！

我是黑夜之監牢裏的一箇囚人呀，
只渴望著雞鳴，渴望著東方日上！

一九二九，一〇·八。

□ 我願作——

許叔容

我願作一箇心匠——

一箇改造人心的心匠！

把世界的人心收在我的熔爐裏，

化成一箇箇的金球，

懸在蔚藍天空，

像太陽般的燦爛光明！

然後把各箇的金球，仍還給世界上
的人們。

我願作一箇心匠——

一箇改造人心的心匠！

把世界的人心收在我的浴池裏，

洗成一塊塊的明鏡，

懸在蔚藍天空，

像月兒般的皎潔晶瑩！

然後把各箇明鏡，仍還給世界上的

人們。

我願作一箇心匠——



一箇改造人心的心匠！
把世界的人心收在我的狂熱的心懷
裏，

親切的溶化，
使他們都曉得自由平等博愛與精誠
！

然後把各人的心再一一還給他們。

□ 夢中的一夢（愛倫坡作）

章石承譯

接受這在眉間的一吻吧！
爲著，而今我要離開你了，
這種種的讓我來伸訴——
你沒有錯，你設想着

我底生涯做成了一夢；
但若願望已消逝
在夜間，日內，
幻象中，虛無裏，
牠就這樣少量逝去嗎？
窺見的想像的一切
祇不過是夢中的一夢呵。

悄立於浪花衝擊的海岸
波濤洶湧的聲中，
我在我的手內
握著金黃的沙粒——
怎樣少許的呀！怎樣他們從我底指



語體詩

縫間掉入深處，
當時我哭了——當時我哭了！
上帝啊！我能否以無縫的拳裏將他
們握住？
上帝啊！我能否從殘酷的浪中將他
們救起？
那裏所窺見的想像的一切
都祇是夢中的一夢嗎？



一三

詩詞學

唐詩研究

本書擁有唐一代詩家之源流派別。加以風體之研究。末附宋元來名人學唐之言論。詳且盡。足資借鏡。
一册 二角

宋詩研究

本書關於南北宋各大詩家之作風派別。及其瓊瑜。俱有窮源竟委之研索。藉啓後學之快解。附論尤爲精闢。
一册 二角

最淺學詩法

本編于入手學詩之法。如何立意。如何成句。如何諧平仄。如何符體格。一一演以最淺文字。稍通文理者自解。
一册 二角五分

最淺學詞法

詞之難學。難於前人無教授之法。本編由淺入深。將唐及五代南北宋諸名家不言之妙。一一揭出。以利初學。
一册 大洋四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詩

● 校中銀杏

陳璞

校昔爲佛寺。建自萬曆年。遺樹銀杏六。巍踞樓後前。不畏驕陽炙。任爾霜雪添。枝柯龍蛇走。鬱乎蔽雲天。或已被斧斤。餘幹猶挺然。或且木皮脫。裂罅日光穿。嗇公創斯校。不伐而保全。向伴僧侶輩。今結學子緣。樹實得其所。何必在山巔。無如世變多。校似旋水船。樹固無知物。人卻百慮煎。

● 春遊

張若水

長堤雨後屐痕多。幾輩尋芳載酒過。記向柳陰深處立。靜看春水起微波。清明時節落花輕。歸路迷離按轡行。行到柴門深掩處。門前落日一舟橫。

● 秋風

劉作霖

秋風如劍客。凌厲劇驚心。吹水岸。疑動驅雲天。欲沈草。衰千里。白木落。四山深。遼海諸征戍。年年淚溼襟。

詩

一



詩

● 步月

日落猶餘熱。誰能早閉門。舉頭欣見月。移足悄無言。蟾影涼雙屐。花陰繪一圓。歸來餘興健。賞玩更開樽。

劉作霖

● 白荷花

滿湖煙雨散。清香潔質偏。宜貢玉堂穩。睡鴛鴦。三十六居然。世外自芬芳。

趙效古

● 賞菊

閒來散步到東籬。無限幽情只自知。最羨黃花高晚節。不隨桃李鬪春時。

趙效古

● 贈別高小諸同學

他山攻錯益良多。年半同堂賴琢磨。學業未成期未足。(余以修業資考入中學故云)那堪倉卒賦驪歌。

王天佑

● 偕友人遊西湖

遊罷新都興未闌。西湖今日又重觀。漫驚人地皆非昔。大好河山靜裏看。回首前塵感慨多。當年猶記屐痕過。天涯萍梗今重到。爲問青山識我何。

張如愚

二



詩

依稀屋瓦兩三家。夜氣空寥靜不譁。閒倚闌干遙望去。波光如鏡月西斜。
興來日日蕩扁舟。閒逸渾同水上鷗。安得買山歸隱去。與君詩酒共消愁。
最愛韜光竹萬枝。翠筠瀟灑影參差。雙峯不愧齊天末。欲上山巔幾不支。
鄂王古廟莊嚴甚。鐵像依然跪墓前。漫說君臣輕社稷。岳家俎豆自年年。
最是銷魂欲暮時。西冷橋畔晚風吹。柳絲搖曳輕盈態。渾似當年綽約姿。
最喜湖光雨乍過。輕舟一葉泛微波。湖心亭上留新影。如此豪遊不厭多。

● 待月

張秀材

空庭無客到。清夜自徘徊。忽覺室生白。東山明月來。

● 竹

高幼丞

盤錯真如百鍊金。霜天雪夜更森森。千紅萬紫都凋盡。賴有此君作苦吟。

● 秋日夜坐

高幼丞

促織鳴來夜漏遲。金風策策使人悲。誰家擣杵迎寒月。添得無窮客子思。

● 籠中鳥

高幼丞

三



詩

無罪原何受此囚，終朝被困恨難休。縱言飲食皆方便，豈奈微身不自由。

四

● 春日辭家

李鳳舞

滿目春光到處勻，那堪骨肉別離頻。郊原草色重重綠，送我從茲作遠人。

● 感懷

李鳳舞

南北紛爭歲未休，極天風雨暗神州。可憐自有共和後，不息干戈到處愁。

● 秋日閒詠

李鳳舞

殘柳婆娑到處黃，百花凋盡菊花香。兒童相約採菱去，撐著小舟不畏涼。

● 懷友

胡永耀

四壁蕭條風颯颯，殘燈一穗起相思。柔腸九轉懷君切，只有寒蛩涼月知。
一夢初醒月影殘，蕭蕭風過怯身寒。無言啓篋搜君句，讀到相思不忍看。
徐郎已去榻生塵，空使陳蕃淚滿巾。月下花間一壺酒，那時共賞屬誰人。
靜夜風生響綠筠，故人遠去愧孤身。隔窗喚起藤蘿月，照我癡情到滬濱。
撩人愁緒雨餘天，雲樹迷離眼望穿。知否鱖生近寂寞，魚鱗卅六要君傳。



詩

●二十七歲小照自題

徐味農

老泉發憤日。諸葛出山時。日月逝如此。莫教後悔遲。

●新都攬勝

徐味農

依然金粉地。非復帝王州。花月供瀏覽。山川資壯遊。

●自愧

薛時譽

掘井依然未及泉。蹉跎歲月杳如煙。羊亡莫道牢能補。辜負青春二十年。

●重九

左寅亮

貿然作客路三千。今日重陽又一年。立足世間年十九。追思往事不成眠。

●題某友小照

劉作霖

不識人間有朔風。輕裘緩帶學羊公。等閒茶竈安排畢。活火烹泉色正紅。
牟尼手握思成佛。沈水香薰欲學仙。一笑未能拋粉黛。有人流目望君憐。

●詠蓮花

劉家矩

君子花開迥異常。亭亭淨植水中央。天然麗質誰能似。羞把清姿比六郎。

五



淤泥不染出清漣。占斷風情六月天。會伴如來生淨土。人間那得此姻緣。

● 山中

陳其趨

戶外依千林。階前臨一壑。陣陣山風來。但聞松子落。

● 哭同學俞君季春

俞潛村

少小同遊二十年。如何棄我赴重泉。傷心最是天涯客。未許靈前一泫然。指日歸來會有期。暫相離別不須悲。誰知道上牽衣日。便是死生永訣時。

● 感懷

伍嶽雲

我有伯牙琴。平生自寫心。鍾期今不遇。流水熟知音。

● 晚晴

嚴潛

夕照吐光芒。初晴湖上晚。溼雲若電馳。目送悠然遠。

● 王昭君

陳支屏

不怨毛生誤我身。丹青翻幸未傳真。當年畫出春風面。老死宮中一美人。

● 聞雁

洪惠疇



詩

旅邸蕭條倦欲眠。數聲征雁唳霜天。驚回一枕江南夢。欲作家書不忍傳。

● 中秋月

洪惠疇

時序剛逢八月中。清輝皎皎入簾櫳。尋常一樣一輪滿。到得秋宵便不同。

● 菊

洪惠疇

傲骨珊珊品欲仙。平生端不受人憐。只因相識陶彭澤。博得聲名到處傳。



七

說小新的作創

人海的漩渦——社會——裏面。本來包含着不少的罪惡和醜態。不過他的表面。似乎平淡得狠。可是經彭先生透澈地描寫以後。這些醜態。罪惡。不由的多從筆底下活躍出來。予我們一箇正確的確識。全書結構精勝。趣味頗濃。

平淡的事

彭家煌作
一册

實洋五角

風雨之夜

陳日慶作
一册實洋五角

陳先生的筆。的是不凡啊！他描寫『獸』和『一夜』已經充分流露他的熱情。神秘的幻覺。催動一般讀者的心弦。但他寫到『真的自殺』『報仇』『孤寂的樓上』三篇。作風又變了。惡社會慘酷的形象。飛閃到一般讀者的眼前。深深地印住。全七篇。

秦淮河畔

陳明中作
一册實洋四角

這部書是作者七種思想和實際生活的結晶。筆力具偉大的。描寫是深切的。傳達人生不幸的生活。能夠恰到好處。內容如『父親的遺象』可作喜劇看。『端午節』『奔喪的人』『監獄之春』都是紀實創作。流浪的哀音。狠可取得社會羣衆同情的表示。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小

說

□ 初次的相識者

小·西·

他在牀上滾了起來，牀間發出一種巨烈的響聲。

「你怎樣了？」一箇睡在他旁邊的同學很奇怪地問他。

他自覺忘情了，臉上一陣發燒，羞澀得不知所以然。他不能回答，而又不能不回答。在暫時的沈默中，他遲遲的說：

「我自己睡不著。」

都沈默了，不再聽見講話的聲音。C君又後悔著自己的話兒說錯了，因為他講那樣的話，明明是要停止同學們的喧鬧。

美啊！姑娘，你的靈活的眼睛！

小
說

一



美啊！姑娘，你的墨黑的髮兒！

你只高到我的肩膀，

你的足與脛精壯可愛！

他開始又想像著她了：肉的清腴，身軀的輕柔，體態的嫵媚，曲線的明晰，皮膚的白膩……

「呀！這樣的抱著她，吻著她，是多麼的甜蜜喲！」

他伸了雙肩在空間抱了一下，但他並不感到空虛。他實在有些飄渺了。他的態度忽而嚴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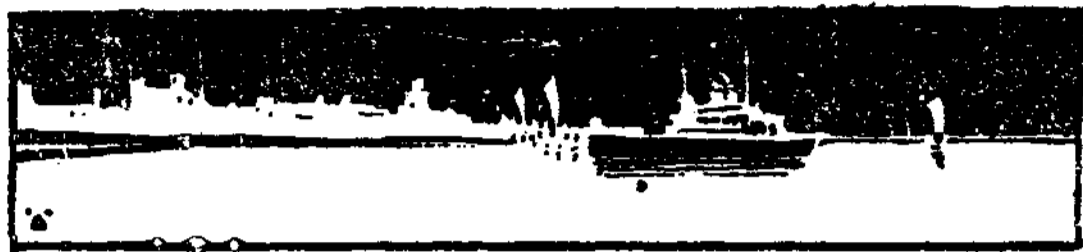
「不要胡想！她只是你的朋友！」

他這樣叱責自己，屈服在自己命令之下了。

「噓……」

鐘聲連響了十二下，C君好像大夢初醒似的，堅然的告訴自己，

「停止了思索吧！你帶著重病的身軀，現在已十二點了。」



小說

他開始擯除一切的想家，狂熱的心境，呈出空漠的白幕。

一望無際的大海，銀色的波濤很優美的起伏著，很自然的，好像給他打拍子，一起一伏的流去了，一起一伏的流去了，默然無聲。他的脈膊也是這般的跳動著，心境的狂熱，慢慢的冷消了。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

C君走過了那枯藤，走過了那老樹，走到那流水上面的小橋上……

這種種似夢的幻象，可以冷消他的熱情疲倦他所受神經的激刺，滿想藉此使自己幻滅，睡眠安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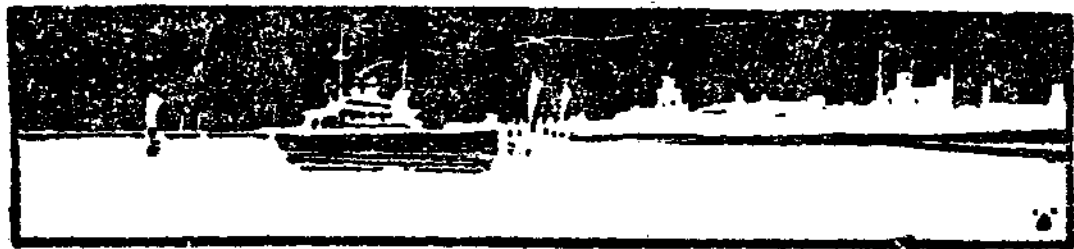
打鼾聲，齧牙聲，譁語聲，在這寂靜中佔領了全空間，使C君感到繁鬧，連鐘擺聲也覺得響得格外利害。

「唉……」

C君長歎了一聲，在牀上轉了一箇身。

C君害的是腦病，已有半年了；吃了許多藥，也無甚效力。他是箇小學校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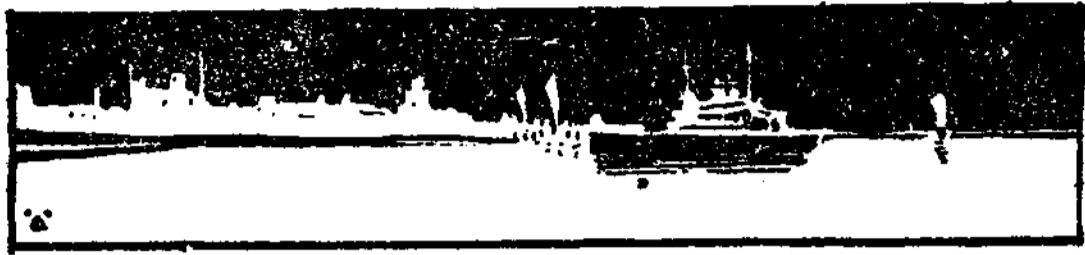
長，受命令到省城來受訓練，一則天熱，二則抱病，所以他對於上課不過是敷衍敷衍而已！每天除吃飯睡覺外，只散步，或偶然的看一看報。

在一箇夜裏，戲演的正熱鬧著，觀衆都把眼睛注視著臺上，臺下沒有聲息，異常的寂靜。到幕閉了的時候，好像聚集著的蜂兒突然飛起，全場頓呈騷動的現象。

這時C君打了一箇呵欠，略一轉脖子，哦！兩隻烏黑的眼睛，兩隻水汪的眼睛，兩隻閃閃發光的眼睛，兩隻美妙多情的眼睛，箭一般和C君的視線並在一塊了，那兩道眼光接觸的地方，確好成了箇焦點，幾乎射出火星來。這樣對看了好久，才彼此轉移了方向。

她的臉皙白而豐潤，唇紅如玫瑰，短髮漆黑垂在兩耳的中間。這就是C君的初次的相識者，這是他們第一次的見面。

自這天起，吃藥養病的C君，吃飯睡覺散步外什麼都不作的C君，卻時常的想起她來了。



演戲後的第一天，他們又在圖書室見了面，她向他看了一眼，趕忙的把頭低下了，不知怎樣都覺得有些羞澀。

她也是來受訓練的一箇女校長，雖和C君不同班，但他們也常常的合著堂上課。

上堂鈴響了，C君挾著講義，低著頭慢慢的走上了六層樓。這裏是演講廳，現在作為合班的教室。講臺向著北面。學生的座位分樓上與樓下兩層，C君是在樓下偏西的後面坐著。C君進得門來，一擡頭無意中恰又與她打了一箇對照，心中一熱，頭兒低了下來。她是在樓上北面坐著，面向南正對著講臺。C君在講臺左面的門外未進來的時候，她便瞧見了他，緊覷著C君的髮頂。此時，她的頭也垂下了。

C君坐下後，心中熱的更利害，忐忑的跳動不息。常想著他在他的後面坐著，她在注視著他。他在座上覺得格外不舒服，手的一舉，頭的一擡，身的一動，都受著拘束，怕被她猜疑，惹她見笑。這一點鐘簡直和坐監一樣的難受。他



早盼著打鈴，教員講書的聲音一些也不入他的耳朵；可是到下堂鈴響了的時候，他心中卻又發生了不安：

「這一點鐘我怎麼不看她一下呢？這樣的對她冷淡可不使她難受麼？」

C君在這悔之不及的當兒，面上裝著依舊的神情，拿著講義下堂去了。一星期後，她自二層樓的北面，忽而移至東南的邊角去了。C君望著講臺眼睛略向東邊一瞟，便可以看著她的面孔。她束著黑色的裙，穿著淺藍色的布衫，坐在外層的凳子上，身子斜倚著欄杆，左手支著頤，她的兩條視線注射在臺上；C君看她的時候，她佯作不知，好像很留心聽講似的。而她的秋波卻偷偷的不住向C君傳送。他倆箇的目光突然的相遇了的時候，他二人就好像著了電，兩顆心便突突地狂跳起來，在那相遇的一刹那，隨即相馳的飛開，好久好久的彼此都不相視。可是他們都希望著再來一次，而終沒有再來的勇氣；時機到了的時候，他們好像臨陣懦弱的兵士，畏避不敢前進。



現在她仍在那東南面坐著，不過自外層移到內層了。C君向她一望，她那一向露出依著欄杆的半截身兒，此刻她一低頭，連她的眼睛也被遮住了。但不久那兩隻眼便又露在欄杆的上面，或是在欄杆的下面發光。C君看了這種情形，不由的暗笑起來。

「這是什麼表示？是害羞還是引誘？」

C君這樣的思索著，靠在椅子的背上。他又連着向那裏望了幾下，她的頭也連著的低下去。

「哦！你是不許人家看你的。」

C君回過頭來，不自禁的一笑。他把身子直了起來，頭略微的仰了一些，身體斜對著講臺，表示他是不看她的。C君覺得她在看他了，而他也不理會，很是鎮靜。

他這樣坐了很長的時間，覺得她又在看他了，他猛一轉頭把他的視線直射到她的面孔上，立刻他二人便對視了。她的臉上起了一陣紅潮，很悚惶。



的把頭向臺上轉了。

C君的心跳動起來，跳動的很劇烈。怦怦的好像要碰破胸腔的樣子。他不但臉上發熱，連他的手的溫度也覺得增高了。他幾次的望她她都不再轉過頭來。

「她該惱了我吧！」

他後悔著自己太孟浪，不該那樣的去看她。

「她對我這行為很不滿意吧？她心中該很激憤吧！」

「他的如火一般的心境，被恐懼佔領了。」

這一堂又是合堂，她照例的在那裏坐了。自她的袖子裏脫出一把小扇來，她開始把她的臉兒，秀美而溫柔的臉兒，藏在那展開的精雅的小扇後面。我們要追想這小扇的因子，便立刻可以想起那次C君猛然向她投視時，她閃躲不及羞慚而惶悚的她的臉上起的一陣紅潮來。以後她總是帶著扇子，C君很少再看見她的整箇的面孔。



一天在下堂的當兒，人們正在擁擠著，C君也在這擠著的一團裏，他躲在一旁讓他們走了一會，他方才舉步，忽然一種力在C君的身上擦了下子，他覺得柔似海綿，暖如春風的過去了，這力是十二分的動人，當他回視的時候原來這力是她發出來的！他簡直迷醉了，在這一擦之下他簡直迷醉了！

「啊！美麗的多情的姑娘，我領受了！」

他的心胸好像烈火被澆了濃油，如火山爆發般的突然燃燒起來，不覺自心苗漸漸，沿著雙頰直達眉際，蔓延了全身，連兩隻眼睛也矇矓了。他很快的走了幾步想追上前去，立刻又慢了下來。

「啊！美麗的多情的姑娘，我領受了！」

他的眼睛直望著她的背影，在轉灣處她的影兒消失了。他的心情異常繚亂，繚亂，沒有法子來形容的繚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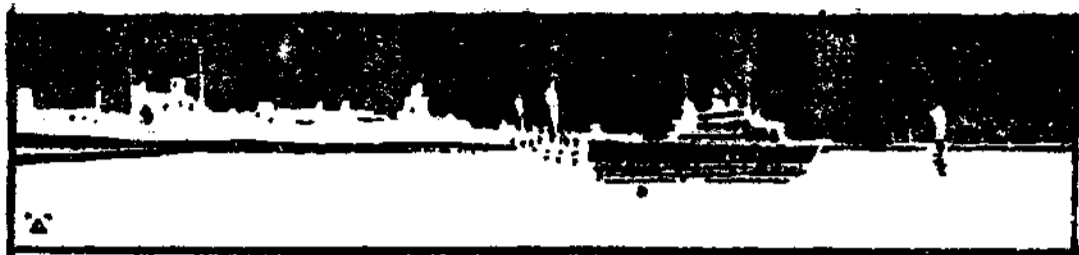
她的影子常浮在C君的腦海裏，他一刻不見她，寂寞與苦悶便向他襲擊，他一刻不見她，他便感到萬分不安，他好像在深山亂林中失了伴侶，他好



像啾啾呀呀吃乳的嬰兒被慈母遺棄，他好像失了靈魂，沒有主宰。他看不見她，他就看不見了世界！這空虛，這無限的空虛！唯有合堂的鐘聲會把他充實；這鐘聲響了的時候，就是他那已失去了一切也會循著鐘聲歸來的。

哦！合堂的鐘聲響了，他倆箇立刻又在一箇教室裏會了面，聽講，自然是附帶，他立刻把他的兩隻眼睛飛送了過去，那一雙嫵媚眩人的秋波，正在扇子的上邊歡迎著他。這兩雙眼睛恰似四箇明潔晶瑩的圓湖，一陣春風，他倆的狂醉的情潮，便在這兩條視線上交流起來，同時他們的心底深處的祕語，也在這兩條視線上傳遞了。他倆箇這樣對視了好久好久，直至彼此都迷離了，都恍惚了，都感到了異樣的滿足。在這一小時內，他們相對望了三次。

在下堂鈴的聲中衆人擁擠著下樓的時候，前面的她好像故意的在遲延著，C君看的很清楚；他緊了幾步趕上前去，走近了她的左肩膀，他突然在暗中握住了她那隻垂著的左手，她把臉轉向他一笑走了開去，留在C君的右手上的，是溫柔和膩滑。



C君的心情始而迷亂，繼而歡樂，終於惆悵。

C君回到自己的齋室裏，心情很劇烈的不安定起來。那溫柔，那膩滑，那回視的一笑，把他的心靈完全攪亂了，如沸騰，如怒潮，如千軍萬馬在奔馳，那是多麼的迷人，那是多麼的醉人！她那回視的微笑，她那一切的一切，忽隱忽現的情影……永遠刻在他的腦子的深處，使他恍惚，使他迷離。

他開始要給她通信了，他想著：

「她這樣的向我表示，她不是明明的要我和她接近麼……？」

「哦，她接到我的信是一定不會見怪的，非但不見怪，還得……！」

他胡亂思了一陣，鋪了紙，拈了筆，斜跨著椅子，第一次來與彼姝通信。他感到無限的神祕與驚怯的欣愉；對於繁雜的喧鬧，他一點也不會覺到。

他微笑了，他無聲的微笑了。因他對於不知名的她不知將怎樣的稱呼。他躊躇了一回，笑著寫了一箇「你」字。

「唉！這就作為對你的稱呼吧！」

他想著反正這是沒有甚麼關係的。

他把這信寫起之後，他又連讀了數遍，便摺疊起來裝入他的口袋裏。他決定在明天要把這信送與她。

「恰當極了！」他暗自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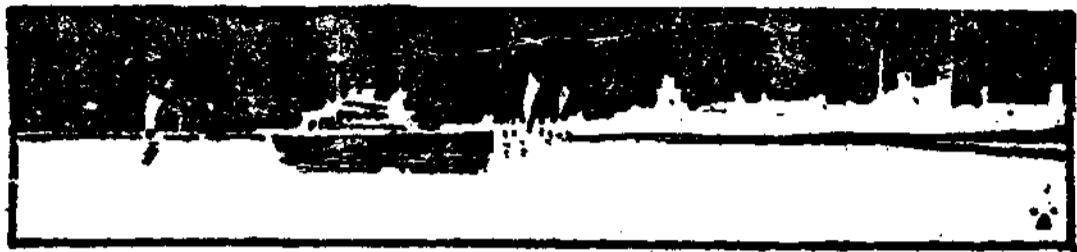
「這打的是什麼鈴？」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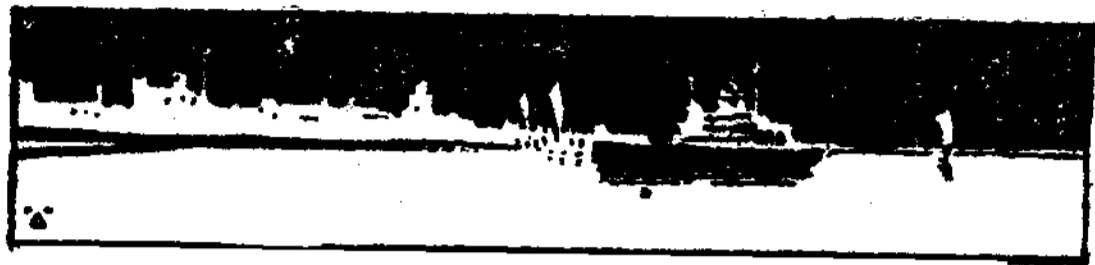
「息燈鈴！」

「哦，睡鈴可打過了！」

他很驚訝的急急就睡。他睡下後開始的又想到她身上來。當他的牀發出巨烈的響聲的時候，才被一箇同學的詰問，把他的想像捉了回來。同學們都入睡後，他的想像又一幕一幕的拉開了。直至鐘聲響過十二下，他才如夢初醒，想要入睡，而又怎麼能夠呢！

月亮明的如鏡子一樣，發出銀色的白光普照大地。這是一片綠色的草地。在這優美的月夜看著，那草簡直變為白色了。畦間的花都睡了，連一些風





兒也沒有，亭邊的綠竹，也靜穆的呆站著不發一些聲音。

在這箇深夜裏，在這箇萬籟都寂靜了的深夜裏，C君一箇坐在亭子裏，仰視著天空，時有不知名的夜鳥撲撲的在天空飛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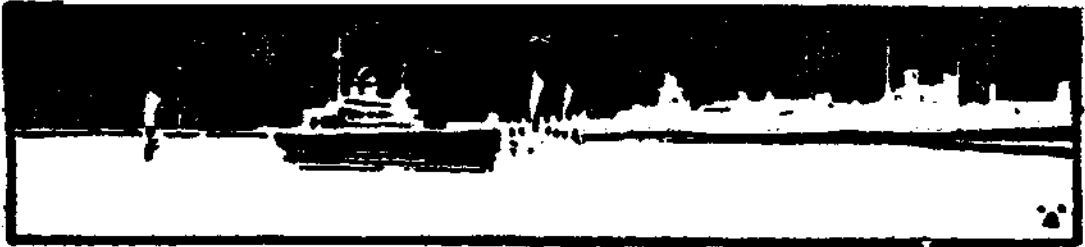
亭西面的松林，好像一堵高牆，又好像連帶著的山峯，幽黑得很！

C君走下了亭子，向那松林裏去了。林間的空氣非常靜嚴，沈寂。僅有他自己的囊囊的腳步聲伴著他。月兒自松蔭的疏處潛透在松林裏面，緊緊的跟在C君的背後，默不做聲，好像要探視他的祕密。

他走了好一陣，覺得疲倦下來，他坐在一塊大石上休息，微微的發喘。

他站了起來正要再往前走，忽然看見一箇黑色的影子，在林子的東面發現了。這箇影子正向著他移動。一刻，離他跟前近了，走路的姿態非常的嫵娜，他立刻認識出她是一箇女子來。

當她走在C君的面前時，C君才知道了自己的初次的相識者。他很驚訝，他歡欣莫名的迎上前去，但她把臉兒一轉，脚步連一停也不停的直走



過去了。C君的心好像著了一隻冷箭，又惱又悲！那將要掛起的光明之燈，突然被陰風吹滅了，那將要成熟的幸福之果，忽而被冰雹打落了。他覺得她一往都是欺騙他，她一往都是玩弄他，現在她簡直對他侮辱起來了。他對她恨入骨髓。他想把她叫轉來與她申辯幾句，而不知爲什麼張不開嘴。他又悔恨自己不該作這樣的事，以致現在被人辱弄。他在這懊喪的心情中看著她的影子消失在林子的西面去了。

C君林下步月的興味，轉變成了羞憤。回過頭走上了來路。

他走了很長的時候，使他傷心的落下淚來，把他的衣襟都滴濕了。雜草埋沒了曲徑，亂石叢隱在深草裏，使他迷了路途，方向也模糊了。小石塊不住的碰到他的腳上，他心中不由的慌了起來。很委婉很清脆的讀書的聲音，此刻忽而傳入他的耳內，好像鳥兒在歌唱，好像琴兒在彈奏，使他慌怯的心池現出幽悅的漣漪來。他停止了一會兒，尋聲覓去。

遠遠的看見了一所小草屋，那草屋的後面透出三丈餘高的小山來，把



這屋形容得更矮了，在這屋的一角，斜望去，是望不見頭的竹林。那屋裏的燈光隔著窗紙射了出來，射在那古老的松樹上，射在那近窗的草地上，她到的地方都變成了白顏色，把那自松蔭疏處漏下的月光也遮蓋了。

C君輕著脚步走在窗下，他使唾液把指頭濕了，在窗上戳了一箇圓洞。他把眼睛貼在那箇圓洞上，見裏面坐著一箇短裝的女子，穿著藍色的學生服，憑案誦詩。黑髮覆額，俏麗動人。

她像是感到窗外有人，突然的把頭擡了起來，讀書的聲音也接著停止了。C君一看原來是他所欣慕怨恨的她，是他的初次的相識者。他驚訝得不知所以然，急急的離開了，他很快的走了一陣，慢了下來；他又恐怕她在後邊追他，他的脚步又加快了，終於跑了起來，他好像被人驚走的盜賊，他好像驚弓的小鳥，他把兩足飛著奔馳，氣兒發喘了，腿兒發酸了，一顆一顆的汗珠兒自他的眉梢腮下不斷的向下面墜落。他的脚步又遲緩了，他很是疲倦。

現在C君坐在一塊小石上，斜倚著一棵松樹喘氣。他的腦海裏起了許



多的疑問：

她怎麼在這箇地方？

她怎麼穿著短衣呢？

她不是穿的長衣麼？

和我相遇的青衣的女子不是她麼？

但不是她又是誰呢？

這事情卻奇怪極了。

C君這樣的想著：

他正在猜測這不可思議的事情，忽而有人抱了他的頸子，並且很溫柔的發聲了。

「你怎麼來的這樣遲呢？我等候你好久了。」

這音調很熟。

他回過頭來正是他初次的相識者。



小說

了。

「我不是在林子裏遇着了你的麼？」

「是的呀！你怎麼不即時跟我來呢？」

她笑了。

「哦！……我是即時跟你來的！」

她把他拉了起來，他兩箇擁抱了。

「你怎麼坐在外面不到屋裏去？」

「這是什麼地方？」他很驚奇：「你的屋在什麼地方？」

他向那斜處一指：

「過去那一叢綠竹便是了。」

他倆走向那綠竹，走入那綠竹，走過了那綠竹，這小屋又現在他的眼前

「我走了好長的路，怎麼還在她這屋子的旁邊呢？」

他暗自猜疑：

一七

「你喜歡我麼？」

她的頭放在他的肩上。

「是的。」

「你在想甚麼？」

她的頭更貼緊了他，頰觸著他的下顎。

「你不是穿的長衣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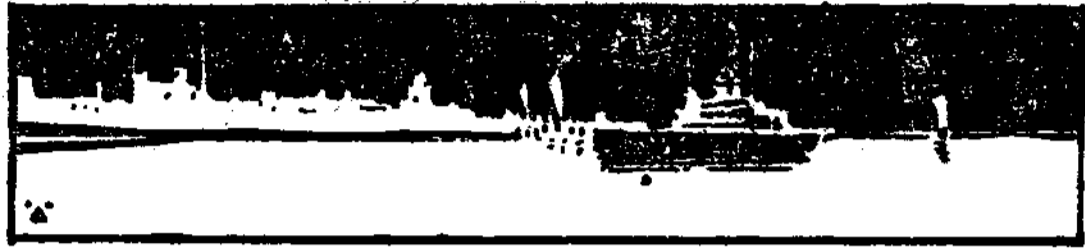
他俯下頭和她接吻了，吻了很長的時間。他倆才走進了那小屋裏。

樓板狂烈的響起來把夢中的C君驚醒了。樓上的人忽然都亂了起來。每箇屋子的門兒，好像都不斷的開閉，零亂的脚步聲使人感到無限的恐懼。

C君的屋裏睡著的人也都醒了，好像是臨了大難似的大家都屏著氣不發一言，C君很莫明其妙的發問了：

「怎麼著的？」

「兵來抓學生哩！」一箇人很急惶的說：



他聽了這話也就無聲了。

到天明的時候，大家都在吵著S被抓跑了。S就是C君的相識者。但是大家都不相信她犯著什麼的事情。

磨刀

蘇·蕾·聲

「孩子！重新做我們的生意吧！我家欠的賬，不是又增多了嗎？深恐牽延下去，身子墜井裏去，耳朵也掛不住，想撐節也不能爲力了。」一間破屋裏蒼黃的燈光中，靠土坑坐著一箇形跡粗莽的老嫗，對著她身邊哭喪著的臉子正在發愁的兒子說——這老嫗自年青就不甚雅潔，臉上現著滿臉麻痕，就好像胡桃皮一樣，因此這村裏的人，都叫她劉麻家。她丈夫死了不久，本來也有兩箇兒子，大兒劉大前年在北平混了些錢財，不料今春也得病死了。她一家的生產，在家境寒苦的時候，已經定了殺狗一樁作業，自大兒在外掙了幾箇錢之後，才停止了。不過到了現在，外無接濟，家境日壞，所以這老嫗又想到

她的唯一可依賴的舊生意上來了。

在劉麻家說了很多的時候後，劉二才回答說。

『哥哥活著的時候，不是很不願做這種生意嗎？記得他常來信說殺雞屠狗，作孽不淺，並囑咐我一家人無論窮死，也不要再做那種買賣。莊稼鄉老也常說，雞狗鵝鴨都是有靈魂的，她雖然逼於不得已，死於人刀斧之下，他們的靈魂是要報仇的。等到殺他們的人死後的靈魂走到死後所到的地方的時候，他們早在那裏等著吃我們……哥哥已經覺悟了，我也後悔我們以前的不人道了，我再也不愿做這種生意了。』

『這種生活，誰欲做呢？可是也不得不考慮些，忍耐些。你哥的話我也明白，不是他一來信，我們就停了嗎？可是現在他已死去，我們又沒有外來的接濟，也是沒法子啊。』劉麻家聽了兒子有點不從己意，趕急說了這一套。

『我很難過我的無能，不能與家立業，做這種下等生意，我覺得我年紀還青，我不能再走到這火炕裏去。媽！我還是不高興依你的說法，我願聽哥



哥的話，況且現在不是吃了朝晨的沒有晌午的那樣沒法……
屋中淡灰的燈光，也和受了刺激似的，猛的放了一箇燈花，明了一明，接著又歸了原來的狀態，好像表示出這小小的屋中，幽淒的隱情還沒有停止似的。

「你不聽話嗎？你知道我老娘不是爲自己的，現在我已將死的人了，將來無論有什麼樣的好處，我可還活幾年。孩子！明白些，我這種苦心，完全是爲的你呀！」劉二的母親，愈說愈怒起來。劉二只拳縮在小木凳上，噤如寒蟬，一言不發，聽他母親的心肺之言。

「說起來，我傷心極了。我家本來是一箇古老寒家，自你的祖父起，就不知怎的取了這一種生意。我那時才到這裏來，我第一次看見的時候，也哭了幾次，看見你祖父和你父親，縛著一箇嫩毛參參的可愛的狗，用刀棒結果他的生命時，那種帶著恐怖的叫聲，真叫得我幾乎掉下淚來。我忍不過也常給他們商量停止這種生業，不過後來的日子沒法過，漸漸的就居之不疑了。」

起來真好笑，前幾年他們忙不過來的時候，我還當過幫手呢，經過不少的時
候，我才明白這種生意，一來賺錢多，二來本錢少，所以由你祖父父親傳到現
在！

屋中更朦朧了，劉二的母親，略把她的講話斷了斷，不知怎的，接著哽咽
起來了。

『你要認清我的身世，你要明白我的日子，你忘記你小的時候，我家全
住到廟裏的時候了嗎？那是你祖父的死後，家裏因為打發他出喪，所有的產
業，只剩了二把到現在還使用的殺狗刀，和一根打狗棒，宅子當然是也典給
人家了，我和你父親就抱著你和你哥哥跑到莊裏關帝廟裏那間閉著的破
屋子裏去住，那時莊裏的人，因為我們幹的是這種神怒人怨的生意，厭惡我
們極了，常想把我們驅逐出莊，後來虧了你父親善於說好話，才沒有被他們
攆走，可是誰也可以給我們幾箇白眼的！這時你活著的哥哥，自己覺得實在
氣憤，才偷偷的跑到外邊去，自他去後三年沒有一點訊息，有的說在外邊常



了叫化子，有的說當了兵被敵人打死，我和你父親天天掛念著他。好歹第四年春季，才接到他的訊，知道他已經在北平皮貨店裏當了二掌櫃。以後他的信就一天多起一天，也有時隨著信寄點大洋來，家中才寬裕些。

她的話說到這裏，在她跟前聽得忘其所以的劉二，也緩和了一點，燈光也好像助人清興似的，由慘談中活躍了一下……『記得那一年，你哥哥寄回家來先後有三百塊大洋，那些莊鄉鄰居，都以爲我們發了財，連幾輩子以上的老賬都找出來，叫我家還他們。所以這一年的寄款，就都七零八碎的化盡了。事後你哥哥聽說，還非常生氣，來信責問，以爲我們手裏不緊，便浪費了。第二年他明白之後，又寄來了二百元，外帶兩身皮襖，我和你父親沒肯把皮襖穿在身上，變賣了點錢，就想商議贖房子置地過日。可是殺狗這生意還沒有停，恐怕外邊的事沒有一定，不敢放心。』

到了陰曆年節，你哥哥由北平家來，這時候家中還住在破廟，殺狗賣肉，當然不合他的心，所以他見到這樣，有幾次暗自拭淚。立時就要我們停止這



種作業，趕快託人贖房子，買幾畝地，過莊稼日子。

過了年節，你哥哥仍回北平之後，我和你父親才帶著我們仍不肯擲掉的屠刀遷到現在住的這屋子裏。

此後我和你父親天天掛在心的就是你哥哥的婚事了。這時家中境況雖然好了一點，但是都以我們門戶不對，不肯下就，所以直到前年春天，你哥哥又寄來二百元作了幌子時，才得了一家的允許。

劉二的母親，說的嘴裏發了乾啞，但是她終不肯把他的話半道作結。劉二聽的雖然眼裏也發了乾，但是終究這些事是他自己家中的事情，有一種苦酸在他的心裏。所以他也勇於自己抑制著自己聽下去，惟獨久已灰淡的燈光，因為感到油空，更灰淡下去了。

但是燈光這一灰淡幽淒，劉麻家的談話也轉到淒苦中了。

「可惜自給你哥哥定婚以後，我家的好運就算完了，不到半月你的父親忽然得病去世，好歹把你哥哥叫回家來，打發你父親出去之後，接著就把



你嫂子娶來，不消說這樣一進一出，消費了不少的錢。你嫂子進門之後，過了幾日，你哥哥就又回北平去。當著這箇時候，你父親雖死，有兒有媳我覺得還能得將就下去。誰料一箇青天霹靂，在你父親去世不久，緊接著你哥哥的死訊又傳來了。

哎！老天！我們的命運既然這樣，又何必呆呆板板牢記著你已死的哥哥的話。況且現在手下欠賬又多，外邊又沒有進項，還是做我們的舊生意吧！我們仗著什麼吃飯呢？孩子！要明白我的身世啊！

在朦朧燈光中，被他母親說的尋不出話機來的劉二，現在聽到他母親逼著他要說話應命，他馬上就把他塞啞的話撒出來了。

「媽媽……你的話是不錯，但事在人為，我以為我們此後勤謹上加勤謹，節省上再節省，白天給人家做點工，晚上再回家尋點功夫趁著月光做點自己的工，這樣也不一定就沒有飯吃，何必再做那種喪害性命的生意呢？」劉二說的雖然也心動，掉下淚來，但仍沒有推翻前論。

劉二的母親可是動氣了。他的經驗早吃透現在這種社會的滋味，在她不遠的跟前已經給她不少的信證。平常一箇窮的幾乎無房底的人家，無論怎樣勤苦，怎樣儉省，就是勤儉到每天饑著肚子黑白不停的做工，也不容易富起來。她早已經歷到那種死笨的窮農工生活，又不能支持門戶，不能免於飢寒，所以對於不聽他的好言的劉二就呵罵起來了。

「孩子！你的眼睛了，你的心死了嗎！你看一看那一箇窮莊家人過得來。俗話說，人心裏都存三頃地。你沒有過日子的心嗎？預先我不是說過嗎？我是已經將死的人，死人手裏帶不了東西去。我這樣用心全是爲的你們，是深恐你們將來挨餓啊！」

殺狗賣肉，有什麼不好，只要賺錢就好了。

我的心已拿定，你不願做，聽你，反正這些東西也不是你掙來的……

……

……



.....
早已灰滅無光的燈光，到現在淡的幾乎看不出來了，滿屋呈出黑漆幽寂的狀態，談話人的聲音也早隨著消沈了。

過了一袋旱煙的功夫，只聽到一種唧唧的磨刀聲，從這破茅屋裏傳出。

一九二九，十，二十日作於泰安。

■ 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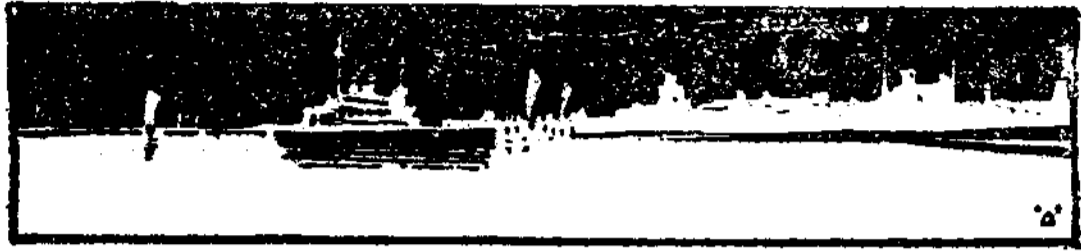
陳•乃•武•

(一)

火車蜿蜒地在平原上飛走著，一切的河流村莊都像電影般在眼簾上奔馳；車中的空氣，非常熱悶，充滿了喃喃的談話聲和放縱的狂笑。

倚窗一箇瘦弱的青年，他那貧血的面部，蓬鬆的長髮，失神的眸子，灰布的棉袍，一切都是顯得非常寒酸和憔悴。

但是現在的他卻微微的笑着，眼光落在了一張淡紅的信紙上；這信紙的



上面寫著：

「南星哥：

自你北上以後，我們不見似乎有三年了吧？音信杳然，使我非常掛念。

昨天好容易知道你已回到南邊來了，這使我非常的高興！我想假使你願意的話，那末請你快些來吧，因為母親和我都非常希望你呢！

我想你決計不會拒絕我底請求吧，哥哥！你不是允許我的麼，三年以前？來吧，我立在門前等你！

「露英上四日晚」

這真像一隻富有引誘力的紅蘋果，使這流浪的青年感得無限的溫暖與希望；黃色的斜陽射在他臉上，他真是陶醉在沈沈底回憶裏。

——大概是暮春三月鶯飛艸長的時候，醉人的春風帶著溫暖底氣息吹來，楊花四散地飄泊，枝頭底啼聲正打動了姑娘底芳心，黃色的野玫瑰也搖蕩著牠底蓓蕾；一切的生物，都懶懶地沈醉著。那時他同了他底露英——姑



母的女兒——在小山的脚下幽幽地走著，同時他們又密密的談著，她底臉逐漸的升起了陣陣紅暈，而他呢祇帶著渴望和懇求的神氣，最後，他竟跪在她底足下，綠蔭罩著她的像胭脂般紅的粉腮和他的若斷若續顫抖的聲音。她答應了他底要求，歡樂表現在他倆的面頰，握著手散步在歸去的途上。

車到了一箇小站，擾雜的乘客搗碎了他底回憶，他祇凝視了幾個賣雜貨的小販，但不久車又開了，有規律的車輪，使他又思索起來。

——又是三年了，可是我依舊飄泊和落拓，唉！可怕的窮啊！

——她大概不知道我窮吧？但是真真愛我底人，決不致因窮而棄掉我啊！

——真的，他決不至於不愛我吧？我們不是從小就在一塊的麼？我們不是同在金黃的樂園裏消磨我們整箇的童年的麼？她不會不愛我吧？她不是罰過誓的嗎？……

夜色沈沈籠罩了大地，籠罩了他苦思的臉。


菲城到了，他在昏黃的燈下，雇著小車向姑母家去。

(二)

朝日照上了窗子，小雀子在簷前大聲地叫噪，從遠處的路上，隱隱地傳來了一聲聲的車鈴；南星從夢中醒來，頭昏昏地作痛，撩起了帳子，點了煙捲，倚枕呆呆的望著天花板；青色的煙縷縷地在空中繚繞，「啊！」他歎了一口氣，實在他覺得昨天的影象給他太失望了，太難堪了。

昨天晚上，當他第一步跨進他姑母家裏時，女僕就對他灰色的棉袍露出驚訝的神氣，尤其他的姑母和露英；姑母說：「唷，望了你好久，你來了嗎！真的望了你好久了。」露英聽見他來，起初還熱烈的歡迎他，及見了他的那副寒酸的神氣，卻露出絕望和憫憐的聲口來，說：「是你嗎？我不料這樣的是你啊！」更還有立在她背後的一箇華服洋紳士，頻頻的喘之以鼻。

這是多麼刺心的話，這是多麼傷心的情形！



做飄流的孤兒以來，離開菲城已整整的三年了；這時他在街上緩緩地走著，舊地重遊，真使他惆悵和感慨！

在不知不覺之中，他已走到了一位舊日朋友的門口，這是他從前最親密的一箇同學，也是了解他而幫助過他的一箇；所以他不遲疑的走了進去，當時他的朋友正高興得說不出話來，熱烈地握著手說：『你幾時來的，爲什麼不先寫信給我呢？』友誼的溫暖，使他感激得幾乎下淚。

他倆敘了許多闊別和舊情，朋友見了他那落拓的身世也爲他歎息。

在酒熟燈紅之下，他輕輕地把一切情形都對朋友說了，他朋友感慨了一下，隨後對他說：『南星，女人的心是流汁般的，她們是黃金的奴隸，她們是有錢人的玩具；你不該到此地來暴露你底窮狀的！現在，你够了，朋友！你捨棄了她吧！否則你的生命將受非常的打擊！朋友，你捨棄了她吧，你底前程遠大呢！』

他這時禁不住的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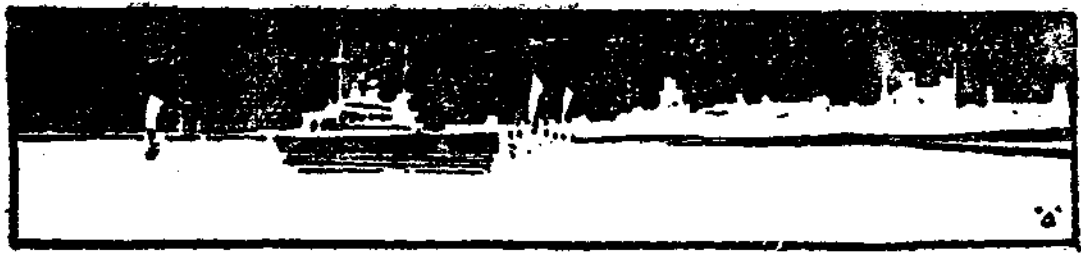
(四)

在姑母家裏住了四天的他，痛苦真受夠了。冷酷的舉動，痛心的刺激，不堪的侮辱，都足以憔悴了他底生命，粉碎了他底心。

真的，除掉了他姑母沒有說：『南星，你走吧！』可是暗示卻也不少。他呢，也早想走了，但還戀戀著露英，因為露英愈對他冷淡，他愈愛著她；他祇怨恨自己太窮太有沒用，但他願諒她，他愛她，他願意用生命來證明他的愛，然而無論如何，她總非常的厭惡他，因為他給她的失望太大了。

那位銀行經理的兒子，——洋紳士，纏著她底人——那真使他恨得非常利害，他一見他立刻眼睛裏會迸出火來；他幾次想用刀或手槍把他殺死，可是握刀的手時時會顫抖著縮在衣袋裏，一方面他痛恨自己太懦弱太沒有用，一方面又痛哭自己的命運！

這是一箇晚上，他朋友約他去看電影，他昏昏然坐在使人頭痛的電影院內，銀幕上的人物真在那裏裝著種種的姿態，而人聲卻不稍息。而在他前



小說

三四

面也有一對少女在談心，以前他毫不注意，但忽然他聽見她倆帶到了他愛人的名字，他的耳朵立刻像臘犬一樣的豎了起來。

——露英怎樣？

——我說她下月結婚了。

——同誰？

——那箇王經理的兒子。

——怎樣？以前她不是遲延不肯的麼？

——據說以前她還戀戀於她的表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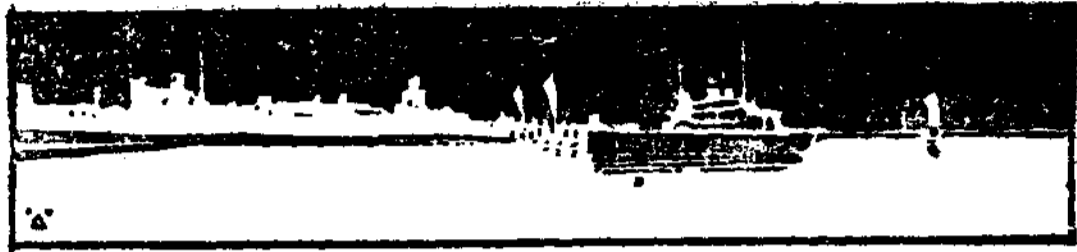
——現在呢？

——現在她寫信把他叫了來，但那表兄卻窮得非常狼狽。

——不是穿灰棉袍子的那箇嗎？前日我們看見的。

——是的。

——露英難道瞎了眼睛嗎，爲什麼以前會愛上那乞丐般的人呢？



小說

——露英說他以前並不怎樣窮，並且很有學問的。

——學問有什麼用？不能穿，不能吃！

——所以露英看了他那乞丐的模樣，氣死了，所以答應了王家的兒子。

——她們下月就結婚麼？

——是的，他倆什麼都預備好了，聽說結婚之後，還要到西湖去度蜜月

呢

——他倆倒很幸福，那箇表兄呢？

——他很可憐，現在還戀戀著露英，住在她家裏，但聽見她的母親說，不

久要下逐客令了……

——噯！……

他不能再聽了，眼前祇有一片昏黑，一箇箇紅綠的圈子在舞轉著；額上的汗珠，豆大的一顆顆向下墜，腦袋像針在刺……

他向朋友說因為頭痛便告辭了出來，喘喘的向姑母家走去。

三五



(五)

這時已是夜深了，在露英底窗下他竊聽著，而粉紅底窗幕上正現出兩箇連在一起的頭。

——親愛的，我滿足了；我底靈魂在天堂裏逍遙！

——我也陶醉了，親愛的，

喘息聲，吮咀聲。

——再有半月我們在西湖上盡量的快樂了。

——那時我倆更幸福了。

放浪的笑聲。

——喂，你那乞丐表兄怎麼還不走？

——不知道。

——你還愛他嗎？

——啐！



——那你母親不驅逐他嗎？

——她說明天叫他走。


——真是癩蝦蟆………！

全身的血液都匯集到他的頭部，他瞪開了眼，張大了嘴，緊緊的握著小刀想推門進去，但遠遠的聽見有急促的脚步聲走來，祇恨恨地跳向黑暗裏去。

(六)

露英的嫁期漸漸的近了，他無論如何再不能不走了，他沒有勇氣殺人，也沒有勇氣自殺；幾次立在河畔或拿著刀，作勢試了幾試，但立刻想道：『我不應該就這樣的死吧？爲了已死的父母和所受的侮辱，似乎不應就死吧。』懦弱終於占領了他。

他對世界絕望了，對人類絕望了，祇詛咒著愛，詛咒著宇宙，因爲他所得的是殘酷和冰冷。



不再等下逐客令了，他仍捧著破碎的心向姑母告辭再踏上他飄泊的路上去，姑母當然不會留他，祇說了一句『吃了露英喜酒再去』的尖刻話，而對他狠心拋棄的露英，卻要求她送他上火車站去，這問題經姑母略一躊躇也通過了。

汽車載著他倆高低地飛馳，在車中的他，雖有火山迸裂般的話在胸中湧著，但被悲哀浸透了竟一箇字也說不出來，祇呆呆的望著她，而她卻也默望著他，緊張的空氣，差不多聽得出兩人心跳的聲音，忽然她眼睛裏滾出一顆淚珠，熱辣辣的滴在他的手上，接著撲在他膝上抽咽。

這特如其來，使他莫知所措，可是終於把她擁在胸前，若斷若續她悽慘的聲音，一針針刺透了他底心。

哥哥！我底哥哥！你恨我麼？你怨我麼？好，你怨我吧！恨我吧！……你不料你會遭你摯愛底人的欺騙吧？哥哥！……自你走了之後，我時刻的想念你，愛你，可是家庭社會，都不許我這樣做！牠們用勢力來壓迫我，用金錢來引誘我，



劫掠我底愛，剝奪我底意志，叫我底心離開你，但是我始終不忘記你底愛，你底影象，所以醞釀了許久的婚姻問題祇待你來解決。可是你又太使我失望了，三年之內造成了物質奴隸底我，早已深信在物質經濟社會中游泳，窮是最可怕的了，所以毅然的答應了母親的主意，而你卻苦了，親愛的，你痛苦受夠了吧！……我並不是狠心的棄你，祇想我假使能做出厭惡你底樣子，或許會減少你將來的痛苦，所以忍心的冷淡你，而使你恨我，詛呪我！可是在夜半夢回的時候，良心的譴責，使我痛哭了幾回，我也曾擁抱著你底小影，低低的喊著你底名字，腦海中眼前便現著你底形貌，心上便回憶我們過去的印象！……現在好了，你去了，你有遠大的前程，努力吧！你忘掉這薄命的人兒吧！……哥哥，將來天涯海角，寒夜黃昏，你知道有一箇可憐的女子，凭欄對月爲你祝福吧！……

車輪和哭泣同時顫抖著進行。

車站到了，她拭去了淚痕送他上車，再將自己的近影塞到他的袋裏算

做永久的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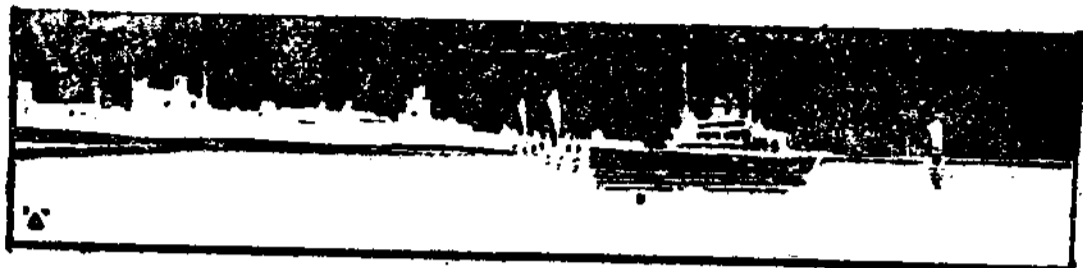
車開了，他倆膠合的嘴唇分開了，倚窗的他，正凝視著車站上一箇掩面的影子。

五，二，晚

伊的期望

孫寄萍

今天是星期，同學們都一箇箇披著挺直的洋服，繫著花花綠綠的領結，上面插著閃閃爍爍的別針，足上的皮鞋，簡直可以照得出影子來，外衣的小袋上，露著一角美麗燦爛的手帕，一頭烏黑有光的長髮，油滑得蒼蠅也無從立足，咯咯的走路聲，和粉白的臉蛋兒，難怪一般少女們的醉心，在他們的懷抱裏，他們搖曳着從他的面前經過，來的去的，熙熙攘攘，所謂星期日，其實在他們這些貴家公子的心目中，正是他們一刻千金的好時機，——他們何嘗休息過一刻鐘，或一分鐘，他們比什麼人都忙，爽直的說一句，就是影戲院，跳舞



場的鴻運高照吧！但是要沒有這條出路，他們老子做牛做馬的血汗錢，不是要悶在鐵箱中起銅綠嗎？是呀！他這未免太笨了。人家有錢，自然樂得尋樂，穿西裝，跳舞，看影戲，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這又多麼平淡呢？有什麼愛國不愛國，管他媽的西洋貨也好，東洋貨也好，像他這種窮措大，開口愛國，閉口國貨，這都是窮人們由嫉妒而粉飾門面的好聽話吧！

但是，不在這革命思潮澎湃激蕩的現時代，誰也會被捲進這旋渦去的。革命究竟是什麼事，究竟是什麼意義，這就是一箇小學生也能了解吧，在總理遺囑中，也可以見到。「必須喚起民衆」「共同奮鬥」……等等的明訓，換句話說，生在目今多事之秋，中華人民，都應該負起責任，奮起精神，把這奄奄一息的中國民族或者是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從帝國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壓迫中搶回來，恢復我們的自由。

他的思想，素來很複雜的，無論什麼，都是猶疑莫決，這時爲了這奢侈問題又轉到民族問題了，最低限度已引起他的深切的思索和探討。

——李先生，你有一封快信在這裏。

突然一種聲音，從自修室的門口傳來，他忙從一箇茶房的手裏接過信來，信面上寫著：「S縣H鄉李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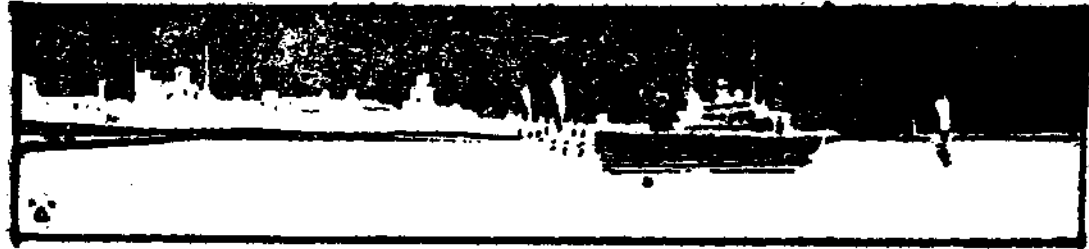
啊！家裏來的信，不過何必定要加上一箇「快」字呢？他的心是在跳動了，像機輪樣的開始轉了。這真奇怪？真懷疑！可是被盜了吧？——S縣的土匪是著名的——一定，一定，前二星期同鄉的Y君不是告訴他說：『去你們不遠的H鎮全鎮遭劫了』嗎？

他一面拆信，一面在這樣的猜測著，但是那知信上所說的，圈著黑圈的，又出乎他意料所不及的。（下例是來信的內容）

『余於數日前偶感風寒致為病魔所擾現已三日臥牀粒米不進求醫服藥均未有效見信後如能告假則速作歸計免余懸念如一時不克脫身儘可……』

祖母字

「該死」他想著，兩手發顫了，嘴唇也泛起微紫色。



「可怖的禍神又降臨了，三年前纔喪了父親的不幸的我，已經夠受了，現在呢？這年逾花甲的祖母，又宣告累病了。天哪！你這種殘酷刻毒的手段，簡直專和窮人們作對的，你這種蹂躪弱者的本領，倒著實使我佩服呢！你把我祖母奪了去，——雖然還生著——我將怎麼呢？我現在是在求學，家裏除了祖母外，就沒有第二人了。我所以能夠擠在人叢中求學的能力，完全是我的表叔的照拂，親友鄰里，是像眨著白眼在看我們死去，啊！傷感！悲觀……」

「世界是死了！一切都漆黑了！死者——他的父親——的靈魂呀！你的兒子正在這萬惡不幸的世紀中，受活罪呢！你又爲什麼偏留下這孤苦的弱者呢？」

悲傷到了沸點，往往會使他發怒，忿恨；在這極度傷感中，他的理智又領導他苦悶到別的問題上去探求了！

她既臥病是不得不去的！

他自言著，但他因爲經濟的困難，所以連做件棉袍的錢也不夠，他的耗

費，是紀律化的，他每月除了他表叔津貼他的三元錢零用外，就再沒有進款了。有時他高興起來，做些文字寄到各種雜誌社去，想得點稿費，但是編輯先生們，像有千里眼的，他這窮光蛋的稿件，從沒有刊載過，現在要回去一次，談何容易呢？最少也要二三拾元的川資，他袋裏所有的，是三枚銀幣，二箇雙毫，十枚銅板，三元是他在上星期表叔那裏拿來的，其餘的是上月份節省下來的，他的財產就是這些微的數目。

一種惶懼的心旌；和忿鬱的面部；就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噫！絕望了嗎？是的！當然絕望！』

像這樣的挨著，委實有些難受，第二天他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一面復了一封信，一面向校長請了一天假，早晨起來，照例的寫了一張大字，洗臉早餐，都像沒魂的一般。

——L，你是去會密約的嗎？

一箇同舍的T君問他，T是有名的浪漫派健將，衝鋒陷陣，不知鬧了多



少佳話豔聞，無論那箇女同學，他都認識，他是無意識的開玩笑的。

——唔！愛人吧！她在M公園候著呢！

他在無可如何之時，帶著滑稽的語調，勉強敷衍了一句。

——好！密絲王嗎？

「討厭，他卻以為真的了。」他想著，但沒有說出來，他這時沒閒來和他吵嘴，他略一點頭，就溜煙跑向校外去了。

他現在是到他表叔家去，預備和他表嬸去商量，想箇救濟辦法，他表叔是在一家公司中當辦事員，拖著一大班兒女，所以也很煩碎，他表叔有五箇兒子，七箇女兒，他表叔一家十餘口的人家，負擔也著實不輕了。

他在中途彳亍著，低著頭想著，他又自己埋怨起來，他為什麼常常向人家去求乞？這不是等於馬路上的乞丐嗎？自己既沒有錢，還要去連累人家，糟了！又糟了！這次又多跑了！但是心裏雖是懊喪著，而腿卻儘管向前跑，他踏進一步，又近了一步，從怎樣說起呢？於是又躊躇了！

「家裏來了一封快信，說：祖母病了……」

他在肚裏起稿了，他足足念了三十餘遍，下文又怎樣呢？他再也想不出一句向他表叔借錢的話來，「不管，且走吧！」他又重複堅決的自己振作著。

他將到他表叔家的路上，遠遠的看見他幾箇表弟們在牽著手散步。

——林哥！你倒來得早呀！——他表弟在招呼他了。

——啊！你們也早啊！表叔在家吧！——他照樣回答了一句，就急切的關心到自己的問題上來了。

——父親，他六點多鐘就上新廠去了，因為今天他們的新廠開幕，他忙著佈置去了。——他大的一箇表弟把意思說明了，站著像等他回話似的。

可是他像站在一箇深谷中，前面的萬丈深潭，失足就化烏有，後面的，被他心神的迫逼，像猛虎撲上來，簡直無路可通，他於是窘了！他全部的精神，像失去了知覺，終於沒有說話。

他進了客堂，坐定了默默的對著那掛在壁上的時鐘，一秒鐘，一分鐘，五





分鐘，過去了！他還鎮靜的坐著，心裏是忐忑的跳著，無光的眼珠不時注到他表嬸的臉上。

他表嬸是在吃粥，表弟妹們在廂房裏看書，他想趁這靜寂的一刻，正是他開口的機會，於是他顫着嘴開始向他表嬸……

——表嬸！家裏來……了一封快……信，說……祖母……病了……

他說到「病」字，喉管口像有骨哽住似的。

——病了嗎？——半晌——可是要回去呢！

他表嬸已有三分猜料到他的難以爲情了，她知道他是不會說話的。

——是呀！回是要回去的，但是……

……

他表嬸長歎了一口氣，空氣又靜寂下來了。

這時除了滴答滴答的鐘聲外，一切都歸靜默了，他二眼望着窗子，一動也不動，他幾乎淌下淚來，但他不敢哭出聲來，他祇有把眼淚流向肚子裏去。



他心裏是在燃燒，面部發紅，全身的血液，在沸騰奔流，那幾經磨折的軀殼，更小得利害了。二眼的深陷，瘦小的臉盤，或者竟會使人不認識他是李某。

迴繞他四週的，是這樣的黑暗，事實果然不出他所料，他老早想到他這次的舉動，是促進他自殺的捷徑，現在表叔自身也很難過，債臺是高築著，兒女又這樣多，單就學費一項，也够重了，所以他再也沒有勇氣開口了，他祇有頹唐的枯坐著，等待死神的判決。

在表叔那裏吃了中飯，他正坐在窗口看書，他表嬸笑嘻嘻的走來，

——林兒！她病既這樣利害，你可不能不去啊！

——是的！我也正想著，但是來去的川資很：很可觀呢！

——要是從前，這區區的川資，你表叔真一些也不擔心，但是：現在你也明白吧！——她這慈祥而憐惜的面型，委實使他感激得深刻在心臟裏。

——表嬸，我是始終不忘的，我的神父和聖母，就是你和表叔吧！——他二眼汪汪的注視著她，起初在講故事的表姊妹，也疑著神靜聆他們的談話，



但沒有深切的了解，他們是像墜在五里霧中。

——這些你拿去質了，僅夠做川費用，到家後你就寫信給我。——她右手遞給他一箇小包，這樣說著。

——這……這怎麼敢呢！表叔又這樣爲難。——他還不敢伸手。

——你拿去吧！老年人的病要緊呢！

——不過這……這使我感激得如何報……報酬呢！——他流淚了，他終於把那小包接受了。

——這可不必放在心裏，你年青哩！有爲呢！將來的社會，也等著你們這青年們來改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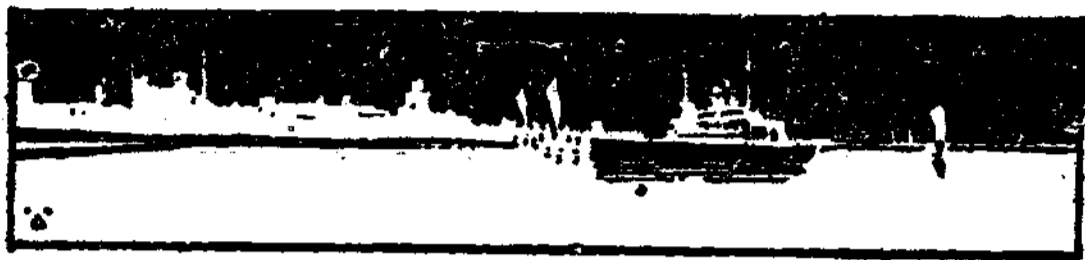
「嗶！表嬸！你是這樣的用心，這使我將如何的發奮，如何的自勵，我這可敬可佩的表嬸，你或者就是天使的化身吧！自然，她是出身大家，深明大義，并且受過中等教育，新舊學識，都很有根底，對於這區區的問題，真可說迎刃而解，一點不費氣力，唔！表嬸！你真不愧爲現代婦女的模範者呀！」

時鐘鳴了三下，恩恩的向表嬸告辭了，在路上他偷偷的把小包打開。

「呀！原來是他表嬸所常戴的二隻金戒，這黃金色的光輝，幾乎使他的眼也花了！他一時竟無從措手，他良心譴責他的不該，使他十二分的不安，他並非是爲這亮晶晶的黃金快要落在人家手中而悲痛的，他是抱著無限的感慨，擁著無量的謝忱，這種永留在他腦海裏的情緒，還不是金錢所造成的嗎！萬惡的——也是萬能的——金錢呀！你既能救人，卻又能殺人，他直到如今，還是不明白你究竟是萬惡的還是萬能的？」

他不得已低著頭走去，躊躇著再三，終於踏進一片冷落街道上的小押舖裏，他也不敢論量多少，那狼虎般的當夥的說話，他嚇得像馴羊般的聽候著他的咀嚼。」

出了店門，把當票收好了，袋裏是很充實了——二十九塊錢——他自以爲富了，他預備把自己的三元買一雙鞋子，恰剩三十元，他又輾轉想到坐二等車，吃蛋炒飯，那丑城的風景，是常常聽人說的，可是從來沒有領略過，那



「湖山春水」一路正要經過，不是好機會嗎？但這都是夢想，三十元能辦得到嗎？不行！那是富人們沒處藏錢，所以才有這些消金窟的發現……「把祖母忘了嗎？她老人家正挺在牀上眼巴巴地望著他愛孫的歸來呢！你卻在這裏胡思亂想，你倒有興呢？嘎！該死！你這不長進的敗類，還算什麼現代的青年呢！」

「罪過！罪過！我終不該動這壞念，佔汙了我的心靈。」——隱約可以聽得出他自怨自艾的聲音。

嗚嗚的汽笛聲，吹得人們的心旌更加驚悸；更加侷促；雜鬧的人聲，愈顯得擁擠，於是回去了，真的去了，他一手提皮箱，一手拿著一箇小包袱，買了票，登車。他的同學都要來送他上車，他一概謝絕了。他不願見這依依不舍的情景，人世間爲了生離死別，不知鬧了幾許悲劇，所以他毅然的堅決的和離別反抗，但終被「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的二句話所衝動，當此填滿了「別離」二字的空氣中，他又那裏自己壓制得住呢！

小

說

五一



車廂裏擠得滿滿的，他幸而在廁所的旁邊，尋了一箇空位，把皮箱放好了。搭客還不住的在上來，最後連夾道上也站滿了人，從車窗外透進的光明，全被他們遮沒了。

車開出了繁囂的S埠，叢叢的遠山，和幾條小溪，間著一片碧色的草地，到處都是綠絨氈子，疏疏密密的茅舍草屋，點綴出鄉村的景像，他坐在車中，耳聽著隆隆的車聲，眼看著團團的樹影，迅速的往後移去，他不禁心曠神怡，胸襟一暢。

下午到了H城，從H城渡乙江，自僱了一隻小舟，此地離他的故鄉已經不遠了。——大約八十餘里——坐在遠山迴抱的小舟中，漂蕩著覺得比那風馳電掣的電車汽車，格外舒適得多，舟子是他鄰村的慶老，是誠實和藹的農夫，於是他們開始談話了。

——林少爺！你是放了暑假了麼？——無識的農夫，沒主意的問他，於是又打動了他的心弦。



小說

——不是我的祖母病了呀！

——什麼！是四太太嗎？……怎麼我一些都不知道呢？

——她是才病了三天，因為家裏沒人，所以叫我回來的。

——啊，奇怪！前天我還見他坐在門口念佛呢！

——呵！前天……

……

——你別看差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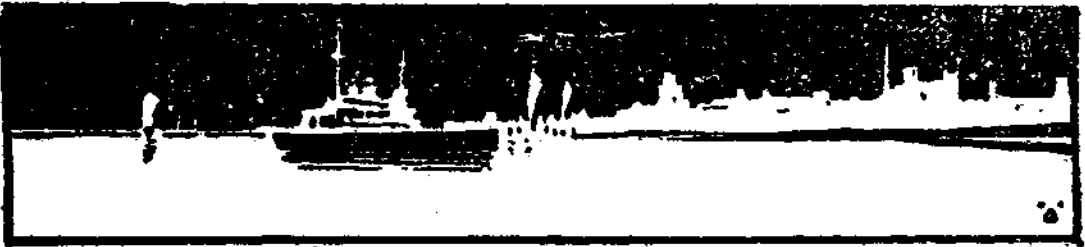
——唔！我是清清爽爽的。——舟子像不服的替自己辯護著。

……

經了這一次的盤詰，他心裏又活躍了，他在半疑半慮的猜料著，用盡了腦力，終想不出這是什麼緣故，他不知這愚蠢的舟子在說謊，還是他自己在做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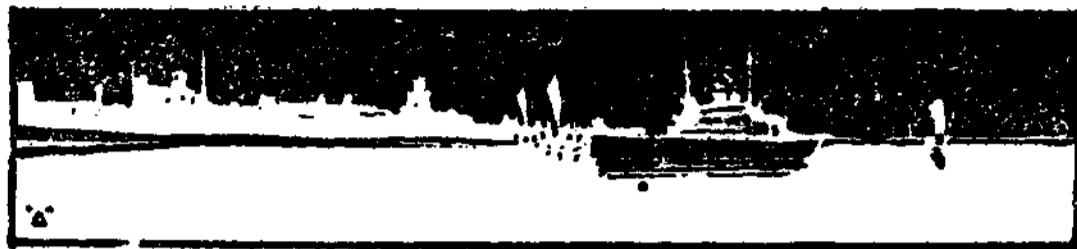
太陽漸漸西沈下去，一片片的浮雲飛向東去，陣陣的歸鴉，唱著高歌，飛

五三



向他們的巢穴去，二岸的農夫們，牽著水牛，緩步行著，似乎在安慰他們一天的辛勞，這是一幅鄉村的圖畫，籠罩在這大自然之神的懷抱裏的鄉村居民們！你們是世間的幸福者，什麼大都市，大資本家，官僚，政客……等等，他們一生爬在金錢眼裏，又那裏能夠享受這種幸福呢？誰能領略這天然所賦與人們的快樂呢？這平靜樸素的空氣，祇有他們能呼吸的，農夫們！貧苦的弱者！你們也足以自豪了！

天色暮了，遠處的煙囪騰起了黑煙，一所開著六扇門的大廈，屋簷的瓦上，挖著古式的花紋，二邊的屋角頂上，高聳著如意形的花磚，門斗的上面，橫互著一方有裂痕的『××第』三字的匾額，過了彫刻精細的二門的走廊，就是大天井大廳，那矗立在廳中的二枝石柱，足足有二人的迴抱，廳的上首，懸著『××堂』三筒大字的巨額，廳後的宅屋，已被火焚去大半，祇最後的一帶住屋，還孤立在那裏，一種富於東方藝術的偉大建築，可以從那被風雨剝蝕的斷垣破壁間和碎瓦殘屑堆裏看得出來，在這頹廢的封建遺跡中，可



小說

以看出牠過去的富麗堂皇和壯嚴端重的巨室這是L的故鄉從娘胎裏墜地的故土，也就是他開始生活的發源地，現在呢？他已將長大了，他的故鄉，卻依舊還是故鄉，不過「人事已非」罷了。

他站在船上，遠望著他的故里，快要到了！過去的兒時的一切，他父母的笑臉，都幻現在他的面前，他不禁惆悵著人事的變遷，生別死離的不可預測！上岸了，他從房的一箇嬸嬸正在門口洗菜。

——嘎！林官你回來了麼？

——是的！龍嬸嬸！我回來了！你們都好呀？

——唔！我們都好的，謝你。

——好！明天會罷！——他一面在拿包袱，一面付了船費。

進去了，從大門口進二門，迎頭他祖母走了出來，他不覺心裏一跳。

——嘎！祖母我回來了！

——誰呀？林兒！是你回來了啊？快坐了！你餓了嗎？——她老眼昏花，略

五五

一遲疑，便歡欣鼓舞起那婆婆的老態，張開著笑口。

——不，我不餓，才吃了點心呢！你來信說病了哩？

——嗶！乖乖，病是有的，不過已經好了。你寬心呢！還有別的事呢！

……

這時他從堂的一箇伯母聞訊也趕了來。

——四婆婆！是林官回來了麼？

——是的！在這裏——他祖母忙應了出去。

——呀！長大了！長了！林官！

——嗶！真伯母！我們久不見了！

——你幾時動身的？

——昨天早晨。

——倒快呢！二天就到——她在微笑了

她是一箇勤儉孤苦的寡婦，家裏祇婆媳二箇，她坐不多時，就自薦的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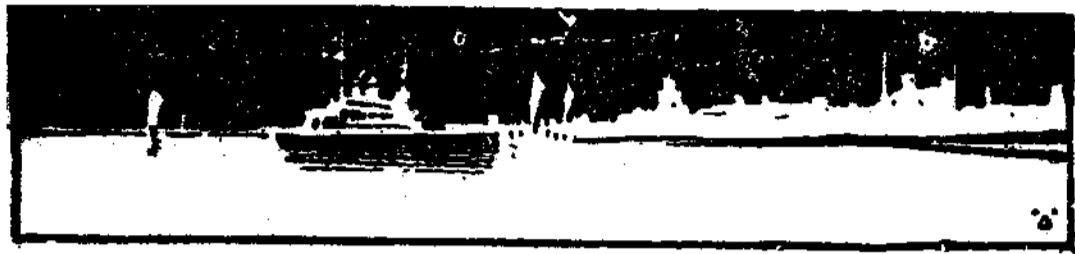


著L的祖母去煮飯洗菜了。

從她們煮飯去後，他又疑思起來，他祖母不是健在著嗎？她何嘗像有病呢？但他又一轉念，這也許因為他回來了，她才勉強興奮的，可是疑慮的結果，他總不解她的用意何在。

吃夜飯時，蔬菜是特別比從前豐富，他祖母又打了一壺酒，說是替他洗塵的，這又使他感覺著骨肉的團敘，增進他無限的愉快，不過鄉村的物質，終竟比不上城市的進步，這裏他們所照耀著的燈光，是一盞煤油的小燈，蠶豈大的燈火，祇看見滿室的黑影，他覺得燈下的祖母，逾顯得衰老了，額上的白髮，也比前多了，臉部的皺紋，也更形深了，他不禁為他前途悲觀，替他祖母擔憂。

飯後，祖孫二人，提著那淡黃色的燈籠，向大廳右邊的貞伯母家閒坐，他覺得這樣的悶著，委實使他難受，他渴欲知道的，就是他祖母為什麼定要他回來，而不告訴他一箇原因，他想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而才得回來的唯一



目的，現在仍悶在葫蘆裏，他心裏的焦急不安，使他頹唐的懷喪。

——林官！老實對你說，你祖母並非有病，因為你年紀大了，在替你配親，你歡喜嗎？——貞伯母說著笑了，他祖母也癩著嘴在微笑。

他驟然聽見『配親』二字，不由得目定口呆，一陣漲熱，二頰沸紅著，萬種的愁緒，都匯在一塊兒，他沒有話說祇有流淚。

——林兒！別難為情，你大了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古人說得好，我已替你揀好了一箇美麗的姑娘了，你道是誰？

——……

他還是不響。

——說呀！怎麼呆了，我年已老了，趁這時再不做一番，到後來我死了，有誰替你著心呢？

——對呀！四婆婆這話真不差，林官！你快叩頭——貞伯母是附和著在慫恿。



——祖母！這事早呢！

——怎的早呢！我的眼光不差呢！人也端正的，手也能做的，——她執迷的自譽她的不差。

——不，祖母！我看這樣的，因為現在是文明了，大家都倡著自由，我想婚姻這事，關係很大，我們要仔細些才好。——他在婉勸他祖母。

——林官！你祖母是好意，也是她老人家的一件大事，要是成就了，也是你的運氣。

——是呀！像我們這種人家，雖不能說有錢，飯是有得喫的，要是久久不配親，也要被人說話的。

她們儘管談著，——儘管像不聽見的枯坐著，這簡直是囚犯的監獄，他一分鐘也不能忍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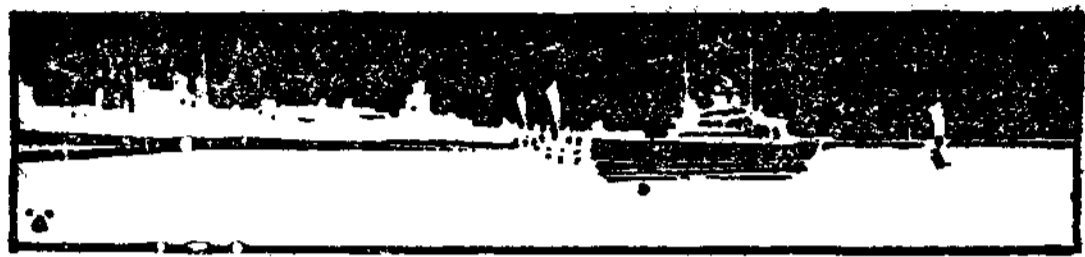
——祖母！你老人家的美意，我都領略了，在你是因為年老了，孫子的婚姻，也是要緊的，於是不得不早為設法，但是……我也有一種苦衷，第一是我

現在正在求學，年齡還不過大，對於自立的基礎，一點都不會填好，第二是現在的社會，與前不同了，從前的賣買制度，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兒孫的，從不能過問，於是造成許多不幸的家庭，不睦的夫婦，種種不良現象和事實，都是這婚姻造就的，所以我的主張，無論如何，就是三十歲也不妨，等我自立了再說……

他正辯得有興，不料他祖母一點也不動心，反強制的說，

——林兒！你要知趣些呢！不然，我們爲什麼硬生生的定要騙你回來呢？
一因你皮氣素來強硬，二因女家正要看新郎，我以爲你服貼順從的，那裏知道卻如此不聽話，這使我多少灰心，灰心！可憐你父親四歲喪父，我辛苦養育成人，娶媳得孫，滿以爲幸福家庭，那裏知道你卻如此，呀！天啊！我何苦呢？……

他祖母是在流淚了！那滴滴的老淚從眼眶中突出，全室的空氣，都緊張起來，蠶豆般的燈光，突突的跳著，似在竊笑人間的多故。



全室的空氣從緊張中又轉到悲哀悽慘，除了屋後的吠犬，斷續的送進『汪汪』之聲，世界祇有悵懂の鬼影，層層の黑暗出沒在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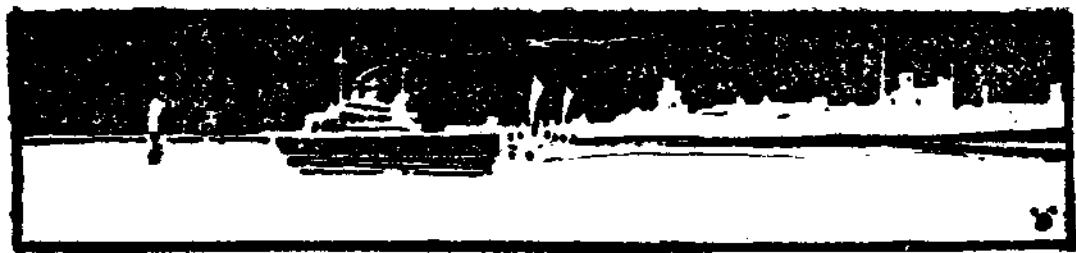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十二，二十六，夜作完

■ 安茹莉尼（法國左拉著）

王齊安試譯

兩年前我騎著腳踏車在奧價和（Orgeval）寂寞的路上駛著，這路是在培斯（Poissy）之上的。忽然間路旁閃出一座房屋，我驚疑地跳下車來看清楚牠。在十一月的天色下立著的一間磚屋，不甚引人注目，花園內聳立著古老的大樹，冷風吹著落葉在飛舞。什麼使這地方如此特別而且圍困著陰沈的空氣，使人的心像收縮而跌落般呢？我奇怪而又有些不安地走進這花園。

這屋必然沒有人居住有三四十年之久了，猛勇的冬天打鬆了牠的磚瓦，窗門也霉爛得不堪一觸，簷蛇在屋簷下爬著鑽著，像有大禍降臨，磚已經



有大洞小孔了，但仍沒有人注意，靠近的階級石板爲霜所凝住。門也給茅藤和荆棘所遮蔽，像是通入死和困苦之門。最傷心的是那沒簾幕的窗，空洞地有如死屍睜大了他的眼睛，有些爲小孩所毀爛，表示一種陰森的空虛在裏面。圍繞這屋是廣闊的花園，孤獨而冷靜的景象，從前的花畦爲雜草所蓋，很難辨認出舊時的榮華，小路爲貪食的植物所吞沒，籬笆已變成茂密的樹林，野菜之類，露出陰沈沈的墳墓的面顏在老樹之下，同時，秋風又吹出悲哀的啼哭。

聽著這悲慘的聲音從四方環攻而來，我的心爲驚懼所振蕩，發生一種心痛和苦難，但又似乎是深情的憐憫。我覺得要明白和可憐四周的景物底靜寂，便決定離開這裏，我瞥見在分叉路那裏有一間小旅店，思量著或許可以得到飲料，我走進去，決意使居住那屋的人和我談話。

我只找到一箇老婦人，她擺一杯啤酒在我面前，訴苦地說每日的生意從這路經過的最多不過兩架腳踏車。她說她的話用著漂亮的言詞，她說她



的名字是屠西姆姆。由和寧和她的丈夫來這裏開旅店，從前生意頗好，但現在已由冷淡而衰落了，且又是寡婦一人。等到她放盡了這流水般的說話之後，我便詢問她近旁這間奇怪的屋，她變為懷疑用大膽的眼注視著我，好像我立刻便要撲上去擒著她，搶了她所有重要的，祕密的事情。

「哦！是的，*La Sauvagiese* 那鬼屋，鄰近是這樣叫牠的，我不知道牠，先生，我未來以前牠已經有了，我到這裏不過三十年，事件之發生卻遠在四十年以前，當我們初到這裏，他也和你現在所見一樣。夏去冬來，除了磚瓦一年的脫落外，便沒有什麼變動。

「爲什麼他們不賣了牠呢？」我問。「因爲牠可以出賣呀！」

「唉，什麼，什麼？我怎知道呢？人們說了這麼多的事。」

最後我不知怎的引起了她的信用，她便燃燒著熱烈的心，說給我所有人們說過的事。第一，她說鄰近沒有女人敢行入這 *La Sauvagiese* 在黃昏的時候，因爲傳聞晚上有一種可憐的魂魄在那裏遊蕩。當我表示驚愕地說



貼近巴黎誰會相信這無稽的事時，她聳了聳肩頭。雖然她起初表示著勇敢地，但到底洩露了她的不直認的驚懼之情。

「但你看咧，先生，那有別種緣故，爲什麼牠賣不去呢？我已經看見有人想買牠，但他們都跑去還比來時更快，而且沒有一箇敢再回來。有一件是真的——誰敢冒險地走進這間屋，他便會遇到特別的事情，門無故碰然地響，但又寂然地再開，像有一種陰風撲人一樣，哭聲，呻吟，和啜泣從地窖中發出，倘若你決心再停留久些，便會聽見一種淒慘不停的呼號著：「安茹莉尼。」這悲慘會使你骨髓都結了冰。我決定，這是有根據的——沒有人再說別的了。」

我承認現在我也爲她所激動了，而且覺得皮膚發生冷汗，像很寒冷。

「誰是安茹莉尼呢？」

「啊，先生，這樣說來什麼都說給你了，無論如何我完全說了我所知道的。」



小

說

沒奈何，她畢竟說了下面的故事：四十年前，即一八五八年，正當第二皇帝最強盛之時，有一箇M. De G. 他是軍官，有些權力的，他駐守在泰羅利（Anlesies）妻子已經死了，她遺下一箇十歲的女兒，安茹莉尼，她美麗如安琪兒，容貌更十足似她死去的母親。兩年後，M. De G. 二次結婚，第二箇妻子也是以美麗著名，她是一箇將軍的寡婦。結婚後，安茹莉尼便和她發生熱烈的爭執和嫉忌，這女孩非常傷心的看見父親迅速地忘記了她的母親，以這面生的寡婦佔有了她的愛情。這後母也非常不樂，因為這婦人遺下一箇難去的魂影在她面前。La Sauvagesse 是屬於新M. De G. 夫人的，在那裏，有一天晚上她看見丈夫愛情地抱著安茹莉尼，她呷醋地打她，那孩子跌落地上，脛斷而死，以後的事使很殘酷，那愚蠢的丈夫為著救那殺人者，便應承把屍首埋在屋子的地窖裏，細小的屍身掩藏已有多年了，當時那刻毒的婦人便說安茹莉尼走去探候她的姑母了，但終於有一隻白口狗抓著近她葬地的泥沙，洩露了這罪孽，但泰羅利的政府壓制著，因憂慮播傳於世界，M. De G. 夫婦已

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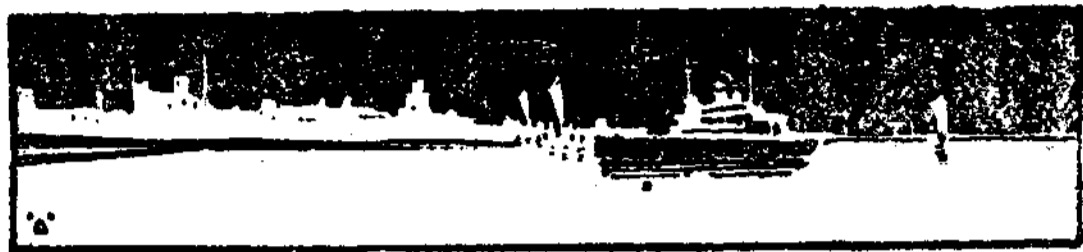


經死了，但安茹莉尼仍每夜回來，答應著她那妖怪的埋藏於地下的悲啼。

「沒有人騙我，」屠西姆姆便這樣結束，「真確到像二加二等於四一樣。」


我用一種驚奇的心聽著，為她所說的故事所感動，有如暴烈的，妖怪的劇情充滿我的心，這 M. De G. 我屢次聽她提及，我也懷疑他第二次結婚會累了他一世，這是真的嗎？何等銳利而悲哀的故事呀！何等令人感動而又憤怒的故事呀！這遭遇真兇狠極了。

當我騎上腳踏車時，我用最後的眼光看一看這 *L'a Sauvagesse* 夜已降臨，這妖屋的窗像死人的眼望著我，秋風陣陣的捲著古樹亂鳴，為什麼這故事梗著我的咽喉，盤旋在我的腦神經呢？我對自己說像這樣的事很容易便會宣揚於四方，但在我，卻沒有直接的關係，然而那死去的女孩驚擾著我——這有趣味的悽慘的安茹莉尼用要求的聲音每夜在空房裏叫著，整四十年。



當初冬的兩箇月我也用心去搜集這事，這件消滅去了的事，雖然牠自己不甚重要，但也有些戲劇的趣味可以登載於報紙上，我便到國立圖書館，所有的書都翻過了，但仍沒有什麼發現。其後，我便到泰羅利問當時工作的人，但都不能清楚的回答我，而且互相爭辯。我已經失了希望對於這事真實的來源，但我仍未爲這奇怪的案件所放鬆，我的頭腦總是爲他所圍繞。有一天早上，一箇好命運帶我上一條新路。

隔兩箇或三箇星期我總給我欽仰的老詩人V.君一箇友誼的慈愛的探望，他在上年四月間差不多七十歲便死了。他患了瘋癱病許多年像釘在書房內的椅子上不能行動，他住在DASSAS街，從窗子望出去可以見到朗蔭堡花園。他住在那裏一世像夢般浮泛，他時時住居於夢的世界，而且設立自己一箇可愛的世界，不論他如何的痛苦或悲哀，我總離開了這真實的境地，誰不回憶著他那可愛的面容，那白髮像小孩子般卷曲，那淡藍的眼睛顯出一種清白的善意。怎麼不能說他時常說謊，但真實的事情也是他不



停的製造出來，令你不知他的夢從何而起，事實又從何而止。他到底是一箇可愛的老人，他對於著作已丟下很久了，但他的談論常常驚動我，像忽然掀開我腦海中新思想的幕。

這特別的一日我坐在他的小房內，常生熱的小火爐旁邊烘火，外邊是了不得的寒凍，朗蔭堡花園爲銀白渺茫的雪所被蓋，我不知怎的又提起了 *La Sauvagesse* 這件事，牠仍然佔據著我的心。V. 君聽著用一點微笑與輕愁在他的面上，直到我說出那再結婚的父親那後母的妬忌因爲那小孩全像她死去的母親，更說到埋牠於地窖時，V. 君靜默地消失他的眼光於廣大的朗蔭堡花園，一箇夢影由他身上發出，像有顫慄的霞霧環繞著他。

「我認識 M. De G. 非常親密，」他慢慢的提及一下，「也知道他的第一箇妻子，這女人的美麗真高人頭地，而且也知道他第二箇妻子，這女人沒有別的，只有首飾和脂粉。我用很好的感情愛她們二人，但從來沒有一句說及她們的事。我也知道安茹莉尼，而且她更美麗——男人會拜倒她的裙下，但



事件之發生卻并不如你所說的一樣。」

這刺激對於我很深刻。我到底能夠找出那使我失望的不真實的事嗎？我能知道各事嗎？我沒有什麼懷疑的對他說，

「啊，我的朋友，你爲我解決一件很大的事了，我不安的心從此平靜。快些說，說所有的事我聽。」

但他像沒有留意我，他的疑視消失在遠方，很久很久他才用夢般的聲音說話，好像他所說的人和物都是他自己所構造的一樣。

「安茹莉尼十二歲時，她的靈魂裏表現一種女人的愛情像花蕾般包含着快樂與憂愁。她非常妬忌的看見她的後母日日在她的父親底懷抱之中，她痛苦地以爲這是不端的行爲，這一對新夫婦不只侮辱了她的母親，而他們的虐待更抓破了她的心。每晚她聽見她的母親在墳墓裏叫她，有一夜，爲這苦悶所壓迫，又爲她母親的愛所感動，這十二歲的女孩用一把尖刀刺入自己的心。」

我慘呼一聲：「天呀，這是可能的嗎！」

「第二天這不測的可怕的事才發現，」他繼續說下去，沒有理會我。「當M. De G. 夫婦發覺安茹莉尼在她的小牀上胸口的刀直陷至刀柄時，他們便逃往意大利，當發覺時沒有別人在那間屋，只有一箇老僕人，是這小孩子的保姆，他們驚恐他怕爲這罪案所控訴，便和那僕人將屍首埋在橙樹之下，在屋後暗房的角落裏，那老保姆直到他們死後才佈露這事，小孩子的骸骨也便發現。」

懷疑攻擊著我的心，我勇敢地問他是否這是他虛構的。

「你真的相信，」我質問他，「安茹莉尼每夜回來答應著那嘶心的神祕的聲調嗎？」

這次他看著我，又快樂地微笑。

「回來，我的朋友？人人都回來，爲什麼不許這幼小的靈魂回到她所愛的和受苦的地方呢？倘若你聽見一種聲音叫著她的名字，那表示她仍舊可



變爲人類，你一定要相信。萬物都會還原，沒有一樣失掉，安茹莉尼！她必會再投胎，回到陽光和花草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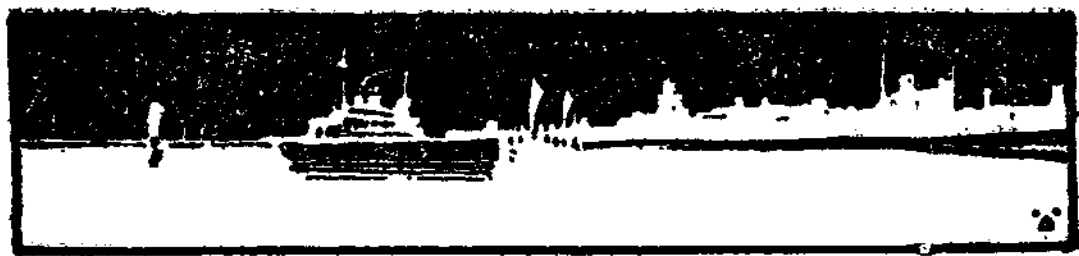
這不能折服而安慰我的V，我的老詩人小孩子般的V的一段話，徒然增加我的愁悶。真的，這是他的自造像所有的夢一樣，或者他構造的會使人相信。

「這是真的，你對我說的便澈底了嗎？」我終於敢笑一笑來問他，他也變成快樂地。

「什麼，一定是真的，上帝不時常是真的嗎？」

這是我最後一次會見他，因爲不久我便離開巴黎。但我仍回憶著他注視著朗蔭堡花園的白雪。這樣平靜地他必然是做著他的不息之夢，但在某一方面，則爲不息的貧窮和瑣碎的事物所吞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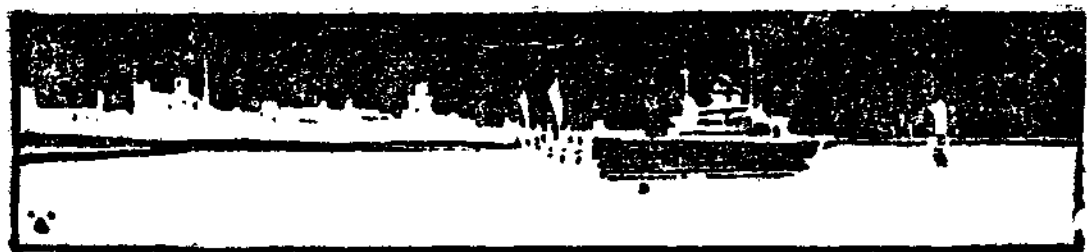
十八箇月過了，我便起首旅行，因爲悲哀和快樂已經激動了我的生命。但往往在一定的時間，我曾聽見在耳邊從遠處來的孤獨的哭聲叫著：「安



「茄莉尼！安茄莉尼！」我便顫抖，爲懷疑所攻擊，爲想知道這事的真實所答楚。不能忘記，而且不能決心，是我的短處。

我不能說是怎樣的遭遇。但在一箇美麗的六月黃昏，我再駛著腳踏車經過 *La Carvagione*。我是特意來看牠，抑或有一條線拖著我離開大路呢？大約是晚間七點鐘，但這是一年中 longest 的日子，閃耀的黃昏射出金色的光芒，在清淨無雲的天邊發現，空氣是何等的輕薄和清淨呀，樹木和花草放出香氣，鄉村的景色又是何等柔和而快樂呀。

還有，第一觸入我眼簾的，我爲 *La Carvagione* 所迷暈而跳下車躊躇了一分鐘。這不是舊時一樣的土地。一箇可愛的花園爲落日所反照，磚牆已重新修理，房屋很難從茂密的樹林中望見，表示出一種青春的活氣，是我的朋友所說的重生之境呢？抑是安茄莉尼復活來這屋回答她從前的呼聲呢？我立在路上，爲驚訝所冰冷，直到有人在我身邊走過，我嚇得跳了起來，這人是屠西姆姆，正牽著牛從鄰近的牧場回來。



「他們住在那裏全不驚懼。」我說，指著那房屋

她認了一認我停下了她的牛。

「啊，先生，有人會踏上天主（God Almighty）的脚上哩。早一年現在，的屋主買了牠，但他是一箇畫家——B先生——你也知道哪，藝術家會做出所有的事。」

當她牽了她的牛離開我的時候，回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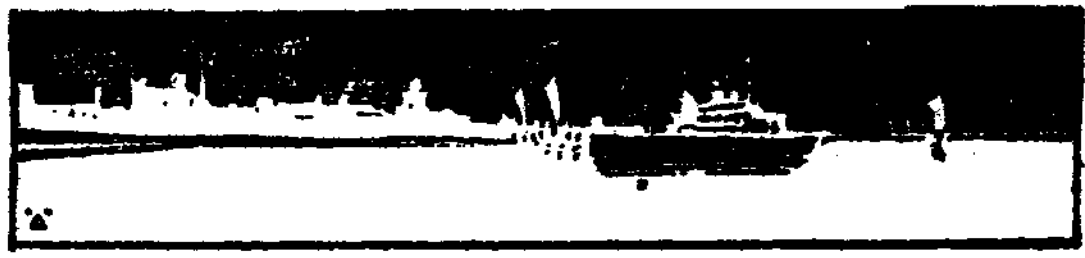
「好咧，我們且看日後再變出什麼花樣來。」

這畫家，是一箇天才而伶俐的人，他也曾繪了許多巴黎的美女，我也微有所聞。我們時常握手，倘在街上，戲院，或博覽場遇見的時候，忽然我感受著一種不能抵抗的願望，要想到裏面去，坦白地向他說我的懷疑，懇求他真實地說這間屋底怪異的事，牠妖魔地盤據我的心靈。我沒有什麼理由，也不停下來想一想這灰塵的爲我日常騎腳踏車出外用的衣裳，便推我的車到多苔的樹邊，在園門口。掣著呼喚鈴，一箇僕人出來，我遞上我的名片，他請我在

花園中等一等。

看過了四周，我的驚疑越法增長。屋的外面已經修補——沒有簷蛇，沒有爛磚和碎瓦。石階石爲玫瑰花所裝飾著，門口已回復了快樂的歡迎。生動地張著口在微笑，在白的簾幕內說著牠們的快樂。花園已剷除了芋蕨和荆棘，花牀已經修理得芬芳沃烈，那老樹爲春天的日光和金雨所照射而返老還童。

僕人又出來帶我走到客廳，說主人已往近鄰的鄉村，但不久便可以回來，叫我等待一下，我看房裏鋪著高貴的地氈，布紋的窗簾和門簾，一張大沙發，一排柔軟的圈手椅。繡帷上的花紋，因爲天已漸漸的夜了，看不清楚。他不知等待了多久，因爲我等待著，什麼都忘記了，而且也沒有人上燈。在黑暗之中，我不覺復把那段悲愁的故事憶起。我發出一種奇想，安茹莉尼究竟爲人所殺呢？抑是她用刀刺傷自己的心呢？而且我承認這鬼怪出沒的屋現在已經入了黑暗，恐懼攫握著我——老實說，我的皮膚起初有些收縮，但過久些，我覺



得由頭至脚冰冷起來，生出一種顛狂的狀態。

起初我像聽見一種暗昧的聲音，不知從何處傳來，無疑，一定是從地窖中發出的，——啜泣著，哽咽著的鼻息，濃微的鬼足移動著，聲音陡然大了，行近了，——全間屋填滿厲害的恐怖。忽然間，音量增大了，驚駭的哭聲嚶嚶出來：

「安茹莉尼！安茹莉尼！安茹莉尼！」

我疑有一種凍氣撲過我的面，當門猛烈的開了，安茹莉尼進來。她經過這房間沒有看見我，但從開了的門隙的微光中我見到她。這無疑是死去了的十二歲的小孩子了，有不可思議的美麗，她底富麗的黃金的頭髮漂蕩於肩上，而且穿著雪白的衣裳——每夜純白地發現於這清淨的世間。寂然而神秘地，安然經過我的面前而消失了，叫喊又發現一次，遠了一些：

「安茹莉尼！安茹莉尼！安茹莉尼！」

我僵硬的立原位，額上為冷汗所溼，當時周身的毛管為這突然的驚駭所

震動而豎起。

我相信大約這時僕人拿了燈進來，同時覺得那畫家也回來了，他握著我的手，而且求我恕他使我長久等待，我沒有什麼虛偽的應酬，便即刻對他說我所知的故事，當他聽到時，非常驚愕地留意著我，又大笑地迅促地來壯我的膽。

「我親愛的朋友，你顯然是不知道我是第二箇M. De G. 夫人的叔父呢。那可憐的婦人！非人家都說她殺了她的所愛的小孩子，但是她死了的時候，她也和丈夫一樣的悲痛！不過你所說的事有一件是真的，那孩子確曾埋在這裏，她不是自殺，是忽然中風，跌倒地上像著雷擊。這樣的結果，她的父母對於這屋夫免有些恐懼之心，從此便永不回來——這屋便一輩子空著，後來他們死了之後，我纔把這屋買下來。我確實地說給你，自從這屋出了事之後，沒有第二箇世界的人來這裏遊玩。」

我仍戰抖地說：



「但安茹莉尼，——一分鐘前我正看見她，恐怖的聲音叫著她，而且在這房內直走過去。」

他驚怪地看著我，以為我失了常態，繼續又爆發一箇快樂的大笑。

「你剛才見的是我的女兒呀，M. De G. 是她的叔父，因我們記憶安茹莉尼她叔父就把這名給了她，沒有什麼疑懷，她的母親正叫過她，她穿過這房間。」

他開了門用同樣的聲音叫著：

「安茹莉尼！安茹莉尼！安茹莉尼！」

那小孩子來了，活潑地天真地歡樂著，不錯是她，穿著白色的衣裳，黃金的頭髮在肩後飄蕩；這樣的美麗，這樣有光明的生氣，像能夠感化了春天的風景，而且能夠給人以可愛的長久的快樂底生命。

那可愛的孩子復活了，——那死了的孩子投胎變成新人，我的老朋友詩人并不曾說謊；沒有東西會失掉；各樣在這裏的都從新開始——母親很



小
說

七八

慈柔地叫著她的小女兒，而陽光和花草之中，復活的孩子環繞著這間屋，充滿著無限的快樂；我於是找到了人生永久的生命。

游藝



氣壓之試驗

劉作霖

預備——軟木塞玻璃瓶，——胡桃一箇，——麥桿草三根。

裝置——將胡桃用刀劈成平均兩截，（去仁存殼）各於其底間用錐鑽一

小孔。復於他一半截之殼旁，多鑽一孔。如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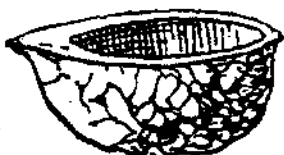
次取麥桿草管三，通

入該殼之三孔，溶蜜

蠟針之，勿使漏氣，取

一玻璃瓶，將其口間

第一圖



殼底小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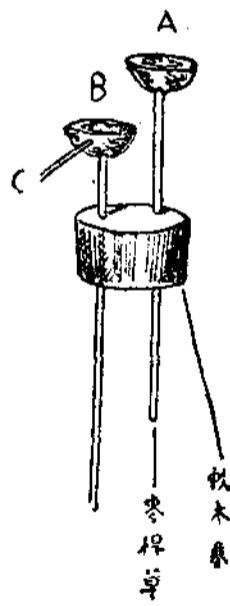
殼底小孔 殼旁小孔



之軟木塞穿二孔，即以通胡桃殼之麥桿草管插入之，但二草管之長度，須分差別。B管較長，A管略短，以便伸入瓶底，其設備如第二圖：

手續完畢後，可將瓶中貯滿清水，隨以軟木塞塞住瓶口，勿使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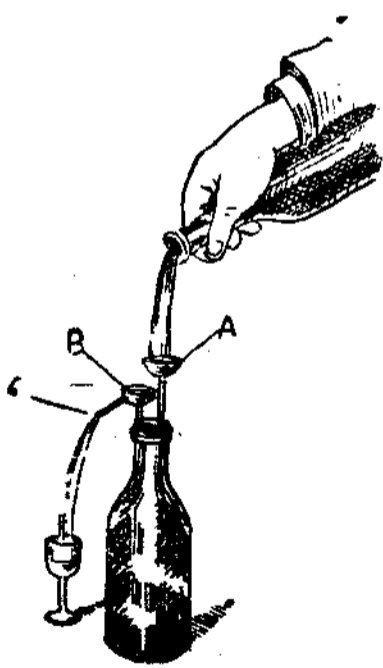


稍入空氣，乃以着色之液汁（如酒類等）傾入A口，以空氣壓迫之故，瓶內清水，隨即由B管而入C管，C管之末端，可以酒杯盛之，如第三圖：

第三圖

但注出者，不染一點顏色之水也。於此可見壓力之作用，試驗之流汁，亦可以紅酒

第三圖





及水爲之。但效果恐不甚佳，以水與酒容易調和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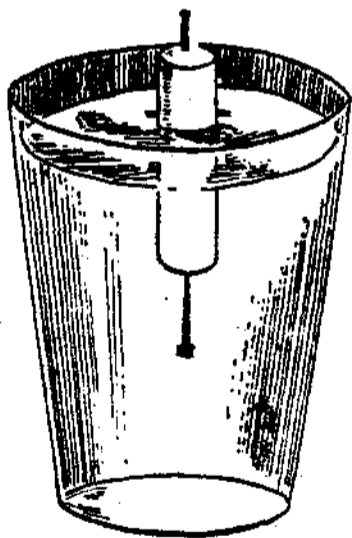
水中點燭

金叔明

預備——洋燭一段。鐵釘一隻。深底杯子一隻。

玩法——先將鐵釘插於洋燭之底。再盛滿清水於杯中。乃取燭放在水中。此時洋燭有一段浮在水上。如圖中之狀。倘用火點着。就可以將這段洋燭完全點完。

理由——洋燭之底欲釘鐵釘者。所以使其重心向下。可以勿致斜來斜去。又因洋燭之重量比水輕。就知洋燭入水後。必有一段浮在



水上。待至水上點着之燭漸漸點去。而同時浸在水中之燭。自然而然也。隨着漸漸升到水上。故洋燭可以點完也。

新兒童



分二角一元一 册四十

新手工	新幻術	新博物	新謎語	新游藝	新劇本	新故事	新詩歌
一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大洋八分	大洋八分	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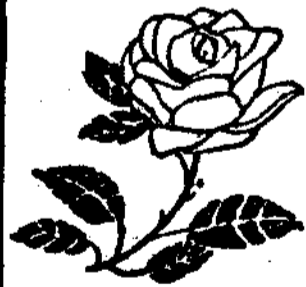
行印局書東大海上

□本編根據兒童心理而輯。對於兒童之各種新需要。莫不廣為收羅。分纂為各類整簡讀物。藉以誘發其識字之興趣。無形中可增不少知識。
 □本編敘述務求簡明。文字務求淺顯。插圖務求醒目。以期自然受兒童之愛讀。自然得逐漸之進步。陶冶性情。啓發智慧。皆必不可少。
 □為家長者既審知本編之優點。亟宜選購。以予子女之閱讀。課外自修。收效非小。



雜

俎



苦
話

隨感錄

舒寬鑫

生活在這混亂的社會裏，有幾箇青年不從他底困苦的環境裏，發出無限的哀聲來。有幾箇青年對於現實不失望尤其是那曾經熱烈參加過社會運動的青年，覺得勞而無功，更從強烈的壓力之下發出極悲慘的哀聲來。抑鬱，悲傷，社會上各種可怕的事實一陣陣湧上他那純潔的腦中時，他是悲哀到萬分。印上不可磨滅的印象！琢磨不去的傷痕！受了損傷的腦海在純潔的青年

雜
俎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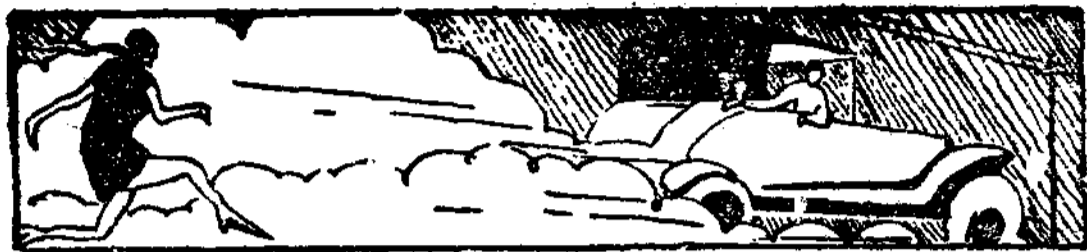
是一件如何可痛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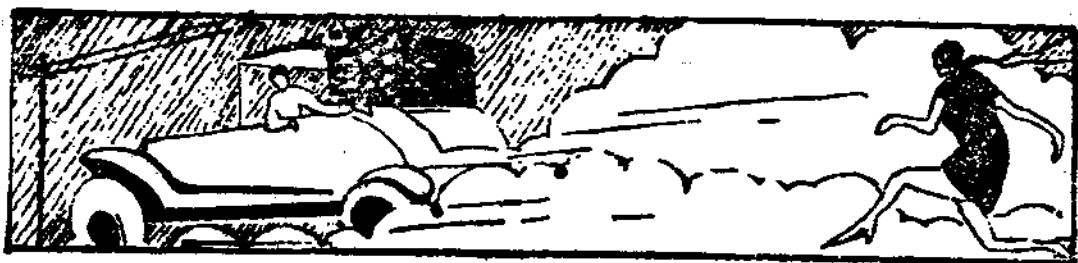
二

在淒切的秋深之夜十一點鐘時候的熱鬧街上爲金錢所驅使的人們，大都已去尋他們底娛樂去了。我敢說他們惟一的娛樂方法，祇是那最悲劣的又麻雀、打茶圍、叫堂、喝酒、談天，以至於蹀躞在冷巷中尋他們所謂安慰身心的方法。絕少有人在整理他們底工作，作有意義的行爲。暫時是靜寂的了。但在隔壁茶店裏還剩著許多的人在喝茶高聲談話，糟雜以至使我耽於靜寂的青年，在午夜的一剎那間，沒有靜寂我底腦筋之可能。偶然間聽得左邊雜貨店櫃房裏發出默嘆人生底不幸的悲聲。

三

人底眼睛總是短小的。無論一箇什麼人如果是到了否運降臨的時候，他便要屈伏在金錢勢力之下，向著萬惡的資本家低頭，他便要向金錢求救免罪戾。處處受金錢勢力的逼脅，做出許多不合理的行爲來。他到那時便變成了





一箇弱者，便失去了他一切的能力了。他承認了他是世界上被放棄的人，他供有力者的驅使。我們打開眼睛一看，除了擁有權力的人外，有幾箇不是那樣怯弱的人，我們不能責罰他們；可嘆的是永遠脫離不了那種卑劣的奴性。

四

我初來到此地（吳城）時，人們以為我還是有點能力的，（從狹隘的人們看來是如此的）所以近視的人們，還有一箇我在他們的眼中。到了現時，我已遭受他們底白眼了；因為我已失去了能力。雖然是這樣，但我卻沒有屈伏在他們底暴力之下，受他們底支配。假使人是感情動物的話，那末人們對於我這箇被社會不良勢力所擯斥的純潔的青年，便不會有這樣敵對的行爲了。現時人們對於任何事都是如此，我受人們底冷眼正是應該的事，又何必悲哀何必懊惱哩！

五

人們到了無可如何的時候，必然的會被世人所遺棄，但自意志堅強的人看

雜

組

三



雜
組

四

來，那種必然會發生的現象，實不足阻止他的上進之心。他會在惡劣的環境之下，忍受痛苦悲哀。我在丙寅的今天（立夏日）我家也依照社會上的舊習慣過立夏。當時兄弟們興高采烈的。到如今事隔兩年，兄弟都相繼離我長逝了。剩下我這箇鬱悶的孤獨者，東逃西竄，南奔北跑，飽受人間的痛苦。在這沈寂的深夜，獨坐在空庭中，憶起往事來，不覺淚潸潸下哩！

六

我不知怎的，心中似有無限的感傷。湖畔人差不多有兩年不見面了。在我底心靈上很深刻的，印上一道永久不可磨滅的傷痕。湖畔人的消失，在我確是一件悲哀的事。在我底生命史上是悲痛的一頁。在那頁生命史上很清晰的印着由邂逅相遇以致互相引起一種不可名言的感覺，因而在我和她底性靈上相感而發生一種愛的情緒來。在我過去的廿五年最甜蜜的最不能忘的是民十四年的三百六十五的時光內在美麗的東湖旁邊青草地上甜蜜的歡會。那種忘卻了一切用了各人底熱情深深地互藏了愛的根苗苗長在



各人的愛田中的甜蜜的歡會。

七

我是艱苦的青年，在過去的廿五年曾經驗過三次不會成熟的戀愛。第一次是在故鄉與L姑娘發生的。L姑娘那時還是天真爛漫的小孩，當時實在不會明瞭戀愛是怎樣的一回事。祇不過在我底心靈上，總是有L姑娘的倩影存在，就是排遣也排遣不開。等到那不能會面時，在我底心靈上便感着無限的慘戚與失望。覺得天地是如此之大，可是呀到何處去覓人生底歸宿，去尋求人們生存的樂趣，去把我這飄泊的青年，放置在比較安靜的場所呢！

八

造物者是如何的殘酷！好像安排停當，故意造出許多幻相來，湖畔人的亭亭玉立於花朝月夕之下，綠波蕩漾之前，教我天涯遊子如何排遣得開，何況彼美之多情哩！在我赴校的途中，在我回家的路上，那一羣羣的妙齡女郎，我沒有絲毫的愛戀。但是湖畔人底美目一流盼，我頓時便失了知覺好像瘋狂一

戀

想

五



籍

組

般，想把對於湖畔人的愛慕之情傾吐出來。宇宙綿邈，黎獻紛雜，生老病死，何人能免。歲月飄忽，性靈不居，我和湖畔人從此不能再見了嗎？

六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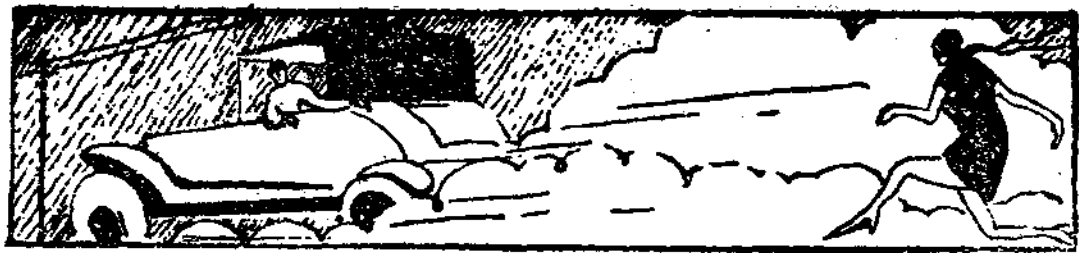
我這不幸的青年呵！我這不幸的青年呵！我無端地飽嘗了人間的一切痛苦。我無端地飄泊到各處，看那浩蕩的長江，那天連水連天的海洋，我感覺到前途有無限的光明，我努力走向前去，我要達到我底目的。我如今蛻伏在僻陋的故鄉，雖然是僻陋，但有青的山，綠的水，供我的憑眺，暫時把我飄泊的困苦之身寄放在僻陋的故鄉罷！

聯 話

愛秋軒聯話

胡●希●聖●

十三年暑期。績溪全縣教育會。在明倫堂開大會。并改選會長。因甲派與乙派意見分歧。會場上大起衝突。幾互相毆打多數會員。中途退席。無結果而散會。



雜

有好事者。撰一聯以諷之。聯曰：「教育會中無教育。」「明倫堂上不明倫。」可謂善謔者矣。

某年萬安二師有某教員來自北方（天津）者。旋因病卒於校。校中爲開追悼會。汪禮安挽以聯曰：「北客南來西去。」「萬安一別千秋。」語句自然而工整。頗爲膾炙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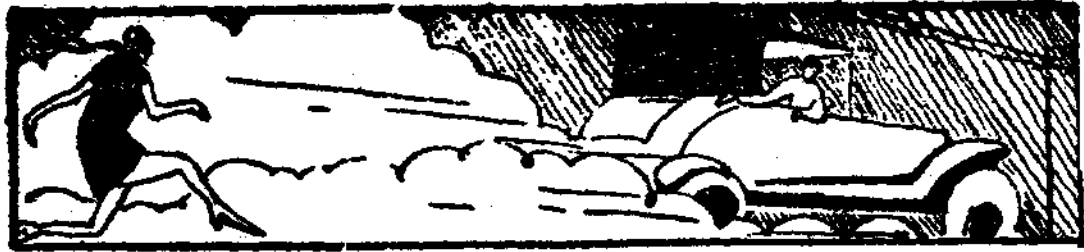
總理奉安時。續溪亦開追悼會。吾友許君家華。會挽以聯云：「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生南死北葬中央。」可與前聯媲美。

報載某君續弦。有友贈一聯。懸於洞房中。聯云：「今夕斯何夕。」「新人勝舊人。」爲前妻之母所見。以爲其女不如新人。大爲憤怒。立將該聯撕去。一時傳爲笑柄。

某氏女挽未婚夫一聯云：「誰教你早歲成名。奇遭天妒。藜縱燃乎太乙。星遽隕乎長庚。憶當年問疾牀頭。百種情。千種情。萬種情。惟願深情完結髮。天子輩本無辜。竟如此文字埋君。聽幽谷猿啼。雨打梨花同洒淚。」「徒令我青年待

俎

七



雜

俎

入

聘。慘。被。娘。憐。花。既。洽。夫。合。歡。枝。頓。摧。夫。連。理。慟。異。日。招。魂。靈。次。一。滴。酒。兩。滴。酒。三。滴。酒。但。憑。清。酒。訴。離。愁。娘。女。兒。何。薄。命。使。這。等。姻。緣。負。我。看。畫。梁。燕。舞。風。吹。柳。絮。總。傷。心。一。聯。句。雖。長。而。一。氣。呵。成。字。字。血。淚。讀。之。令。人。傷。心。

某。寒。士。挽。妻。聯。一。遭。際。盡。速。遭。境。遇。坎。壞。頻。經。買。命。苦。無。錢。釀。成。骨。瘦。如。柴。一。病。遂。教。登。鬼。錄。一。希。圖。爲。長。久。夫。妻。音。容。頓。杳。對。燈。空。想。像。除。卻。靈。魂。入。夢。再。期。相。見。在。泉。臺。一。對。仗。既。工。於。事。又。切。沈。痛。已。極。

報。載。某。君。自。挽。一。聯。一。夫。婦。緣。今。世。未。完。來。世。補。一。兒。女。債。二。人。共。借。一。人。還。一。極。自。然。而。工。整。

吾。友。葛。君。開。藥。鋪。其。母。歿。運。中。先。生。爲。乃。郎。撰。一。聯。挽。祖。母。曰。一。慈。愛。仰。貽。謀。望。小。孩。常。懷。遠。志。一。音。容。驚。已。杳。痛。祖。母。遽。賦。全。歸。一。遠。志。全。歸。爲。二。藥。名。詢。屬。善。對。者。矣。

去。年。春。穎。川。先。生。起。靈。其。次。女。適。方。君。世。英。未。婚。而。亡。吾。友。倪。君。和。天。爲。方。君。代。撰。一。聯。挽。之。云。一。也。許。列。東。牀。未。獲。月。圓。悲。鏡。破。一。適。會。經。錫。館。那。堪。春。



好憫山頽。亦甚恰切稱妙。

詩話

馨吾齋詩話

朱銘德

吾邑文學前輩楊璧漁先生。詩才豪放。遐邇推崇。每一篇出。輒爲人稱賞不置。嘗見其和漁洋秋柳四首。清超絕倫。誠佳作也。茲錄二首於下。「憔悴西風欲斷魂。依依幾易舊朱門。飄零金粉興亡影。搖落河山破碎痕。倦怕看逃後屋。柔腰。淒舞劫餘村。旌旗霹靂拂龍池。杳幽恨從今速與論。」「淒涼身世感嚴霜。吹面風寒奮曲塘。弱質有心離俗網。枯條無力綰征箱。愁吟西國新情事。怨鳥南朝古帝王。空牘樓鴉訴寥落。淡黃夕照下神坊。」

王陶民先生。一號逃名。高郵名畫家也。現任上海藝術大學國畫教授。其所題畫詩句。亦尙清新可取。如題雪裏天竹枯柳黃鶯一畫云。「南天雪裏獻朱櫻。料有平安報遠情。萬顆相思何處寄。不如留取打黃鶯。」又如題蝴蝶虞美人

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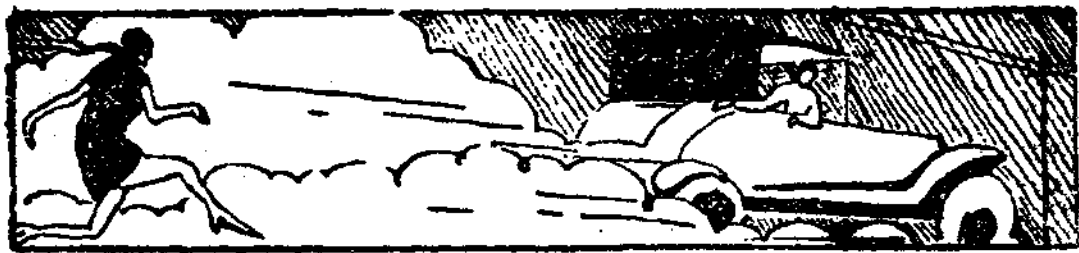
題

九

花一畫云「栩栩漆園留蝶夢。依依垓下美人魂。英雄早識莊生意。何事看花帶淚痕。」

許綺禪先生。別署無色。高郵人也。性沈默寡言笑。時不得意。形諸詠歌。嘗記其詠柳絮結句云「休怨此生多薄命。一般淪落在天涯。」又如子夜春歌云「枉作封侯夢。拋將羅綺春。陌頭楊柳色。愁煞倚樓人。」羌笛一聲怨。遼陽萬里城中天。共明月。照妾更淒清。」日日拋紅豆。春冰冷盡衣。玉階空佇立。無那燕雙飛。」郎心如柳絮。妾貌比桃花。桃花豔不久。柳絮逐天涯。」以上諸作。俱纏綿悱惻。令人酸臍。君對於新文學。亦有研究。常撰小說及詩歌。刊登中央日報之青白欄。又真美善月刊。

本縣第一區區長郭南郭先生。性談諧。工吟詠。前見其踏青歌一首。香豔可誦。錄之於下。「昨宵夢入遼西境。黃鶯無那啼偏緊。聲聲驚碎夢中魂。化作桃花紅淚影。枕邊不盡愁絲縈。小鬟呼起睡不成。踏青爲踐芳郊約。鄰家姊妹齊出城。出城猶記前遊路。四野晴開春色富。衣香鬢影步徐徐。鶯燕迎人蝶引路。芳





雜

草芊綿碧似油。杏花村外小紅樓。輕風三兩殘花片。飛上時新螺髻頭。西鄰小姑年最小。欲學葬花情。嫋嫋撥衣承花花。滿兜洒入清溪紅。不少拍手相呼笑。語柔鳥聲答和鳴。啁啾個儂別有傷心處。誰解中心一段愁。儂願花開不願落。生憎陌上東風惡。紅顏薄命劇堪憐。燕趙佳人久寂寞。瘞玉埋香足斷腸。不勝淒怨對斜陽。招同女伴歸來晚。細向鸚哥說短長。

贅盧詩話

方昉青

閨秀詩雖汗牛充棟。然大半清麗有餘。雄渾不足。惟蔣伯生姬人董姝一絕云。「閉置深閨每自嗤。可容速變作男兒。蠻韓學試桃花馬。快意生平此一時。」豪放不羈。脫盡脂粉之氣。爲閨閣中不可多得之作。詩貴敦厚。如楊升菴夫人春閨云。「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是無歸意。何處春山不杜鵑。」張元凱先生冬閨云。「庭樹紛紛散作花。北風吹捲入窗紗。天山積雪無歸路。不是征人不憶家。」兩詩同一描寫閨中深情。而前詩不如後詩溫婉。爲得風人之旨。

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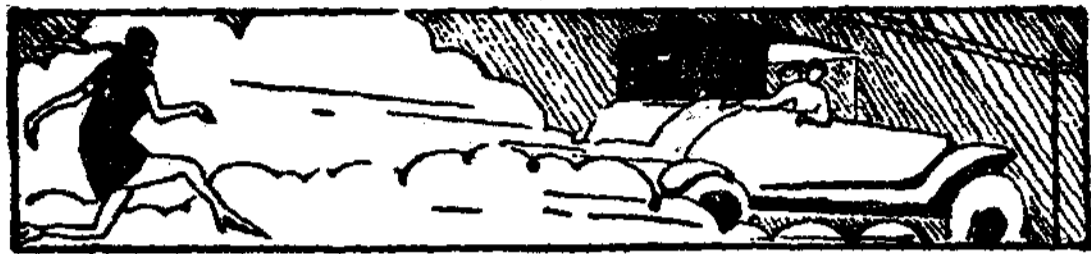
二

詩忌正論。如陸稼書先生南村寒佛寺詩云。「亦是聰明奇偉人。能空萬念絕。纖塵當年可惜生。西土未聽尼山講五倫。」議論自是絕頂。然未免道學氣太重。

詩更忌輕佻。如某閨秀香閨雜詠云。「同眠轉覺繡衾寬。那識秋生午夜寒。最是曉窗鴛枕畔。紅腮無計避郎看。」宛轉花陰解繡襦。柔情一片未能無。小姑漸長應防覺。潛勸郎收素女圖。」倚郎閒看雨餘雲。池面波紅侵夕曛。手撚青梅低首語。已曾三月未滿裙。」乍報梅開映碧軒。簷冰齊挂玉釵痕。泥郎代取花間雪。指冷雙攤袖裏溫。」非不香豔可愛。然究嫌語氣輕佻。有失大家風範。非詩之正音。

詩有愈癡而愈妙者。如何海鳴所咏。「漁家有女載輕艘。學繡紅羅對晚窗。忽地停針問阿母。鴛鴦底事總成雙。」

詩人妙緒。又往往在好管閒事。如明施會元出都詩云。「蹇驢駝病出京華。細策吟鞭數落花。借問呢喃雙燕子。隔江楊柳是誰家。」情詞斐疊。別有風韻。是





詩之又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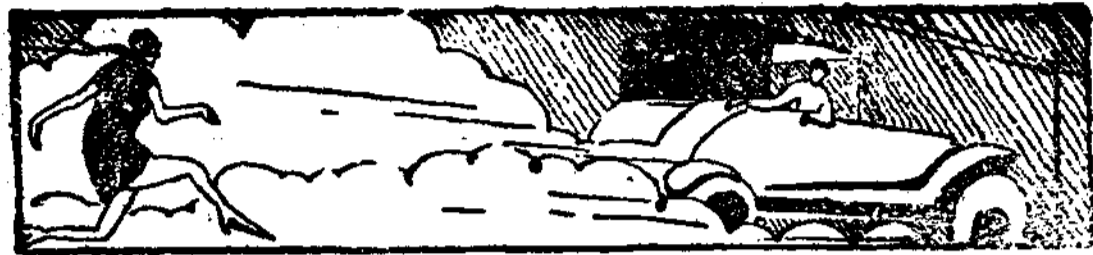
詩有以白描見長者。如元葛邏祿塞上曲云。「雙鬢小女玉娟娟。自捲氈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沿邊。」姿態嫵潤。栩栩欲活。真寫生妙手。詩又有以翻空見奇者。如程少山莫愁湖云。「幼婦新詞四壁收。至今人說舊風流。美人不是無情物。未必當時竟莫愁。」議論翻空。不同流俗。使人望而驚其奇特。

世之論劉項者。莫不謂劉仁項暴。所以成敗異數。余謂項羽雖暴。然垓下兵敗。飲酒悲歌。能令虞姬拔劍自刎。甘心殉難。必其平日相得有素。乃能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勝於劉季之假仁假義。不能行於家人骨肉之間。身死未幾。呂雉竟殺戮其子孫宗族。欲席捲劉氏天下。舉而授諸呂氏。脫無平勃爲之斡旋。則當時漢室河山。正不知爲誰家物也。故余詠史詩云。「拔山扛鼎說重瞳。垓下兵亡霸業空。博得虞姬甘殉難。勝他呂后覆劉宗。」卽此可覘劉項之優劣矣。三國演義。於孫曹赤壁屢兵之役。憑空撰出祭東風一段。說得諸葛孔明。裝鬼

續

組

一三



雜

俎

扮神。幾同於張魯張角。未免厚誣賢者。唐杜甫赤壁懷古詩云：「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可見東風亦不過適逢其便。天使周郎早歲成名。何與於諸葛孔明事。甚矣小說家言之不足信也。

曹操小字阿瞞。唐明皇亦小字阿瞞。唐狄昌詩云：「馬嵬楊柳正依依。又見蠻興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瞞蠻音同。昌以本朝臣子。不敢直書以取禍耳。

吾皖靈璧縣出鍾馗畫像。相傳是唐時人能捕鬼者。人家懸之。可以辟邪。謬矣。李伯元南亭四話載：「某進士從市上購得團扇一柄。上畫鍾馗。乞某君題句。某君先篆進士小像四字。後綴一絕句云：『唐代離奇幻厥詞。鍾馗原本是終葵。世人震爾科名顯。我獨知君是木椎。』進士讀之赧然。」是鍾馗本終葵之譌。終葵椎也。削木爲之。上銳下方。漢人用以辟邪者。見禮記玉藻。非人名也。朱淑真以生查子一詞。見譏千古。其實此詞乃廬陵歐陽修所作。不知何人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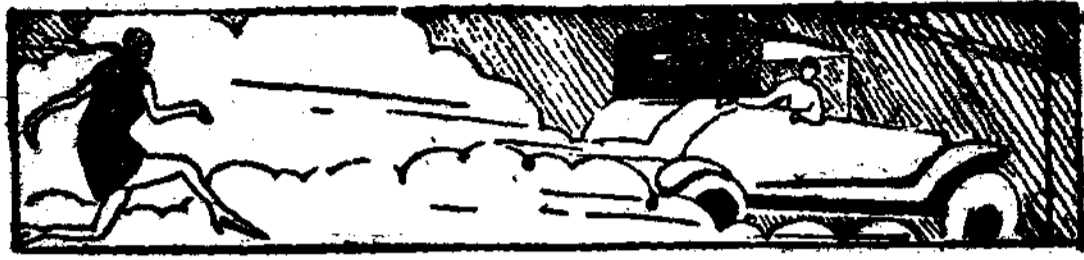
一四



竄入斷腸集內。遂使淑真蒙千古不白之冤。余憶淑真有詠竹詩云：「勁直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頗有正派之氣。夫豈肯作淫奔詞耶。

趙子昂之書畫詩。清秀娟麗。足稱三絕。但因其以宋王孫仕胡元。虧損大節。故一臨池。一染翰。輒招世人物議。胡无悶。奩豔叢譚載某僧題所書歸去來辭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蓑裳宵逝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應醉裏書。」李伯元南亭四話載沈石田題所畫茗溪圖云：「錦衣公子玉堂仙。寫出茗溪似輞川。兩岸青山紅樹裏。豈無十畝種瓜田。」均深有不滿意。嗟乎。以宗室之親。處夷狄之變。縱不效魯仲連之蹈海而死。亦當學林處士之買山以居。而乃熱中富貴。屈膝虜廷。覲然覲然。不以爲恥。又何怪世人之訾議之耶。

唐解元竊婢秋香事。三笑緣小說豔稱之。乃祝枝山爲秋香題便面詩云：「見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過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書。」見梁晉竹兩般秋雨盦隨筆。是蓋又一秋香。與解元夫人同時並生。抑亦奇矣。



雜

盤

晉辟疆之姬人。世只知有董小宛。不知繼小宛後者。尙有蔡姬女羅金姬曉珠也。兩姬均工繪事。蔡善蒼松墨鳳。金善人物花鳥。吳園次有謝女羅畫鳳啓云。「借丹穴之靈毛。圖成比翼。用紅窗之偶影。繪作雙棲。」吳蘭次有乞曉珠畫洛神啓云。「金縷遺魂。夢感陳王之枕。采旄含態。香生王令之書。人但賞其清詞。世罕傳於妙蹟。何期藻管。近出蘭閨。花欲言情。波如動影。依稀蓮襪。凌千頃而珊瑚。彷彿桂旗。望三秋而渺渺。想見臨池染翰。原借照於當身。定知拂鏡穿衫。必含情於微步。」足見兩姬皆色藝雙絕。天仙化人。較諸小宛。有過之無不及。世人不知。第稱道小宛不置。吁。陋矣。

一六



通

訊

方君鵬影啓事

朱志平先生青及敬啓者：前在學生文藝叢刊，
 得讀，先生致友人書大作，以生花妙筆，揭
 盡世間惡劣景象，爲天下同病相憐者一吐
 其抑鬱之氣，殊深感佩！而先生能以超卓
 之思想，堅定之心志，與環境搏戰，保存偉大
 之精神，純潔之人格，尤足令弟欽仰！久欲識
 荆，俾叨教益，祇緣未獲曹邱之介，領教無由，

通訊

茲特不付冒昧，奉函

左右，藉伸積愫，倘先生不以弟爲不肖，以

精神交作文字友，時錫針言，開弟茅塞，是

所切盼！專此并候文祺 弟方鵬影上言

（通訊處廣州市溶光路興昌油荳號轉）

羅君祖鍾啓事

福元羅先生：

在過去的本刊，欣賞了大作！近又覘得芳影，

若許眉目如畫，氣度軒昂！怎教我不生愛慕

呢！屢擬投函，終以不悉尊址爲憾！真摯的說：

極願和您締一翰墨之交，匡我不逮，何樂如

之，先生雅量，必不揖卻！德音莫遠，頃刻以冀，

即頌五育猛進！弟羅祖鍾謹啓 七，十六。

(通訊處湖南湘鄉澱水白鷺灣陶龜學校)

錢君選青啓事

蔚雲兄：

弟自入社以來，數月於茲，時時拜讀大作，流連慨慕，不能自已，故不揣冒昧，寫此在本刊

上登載，深願與閣下聯翰墨之緣，藉資琢

磨，倘蒙不棄，請即賜我佳音！如蒙通信請寄

安徽當塗護駕墩鎮弟收可也。此頌

著安

弟錢選青

黃君益國啓事

誠鑒蔚雲德乾三位先生

在叢刊上屢屢拜讀大作，無任欽佩，我常想和

你們做一箇攻錯的朋友，但才識譴陋的我，怎

能高攀得上呵！希望諸先生多量的把大作在

叢刊上發表，啓我愚蒙，不勝盼禱之至！如蒙賜

教，請寄廣西龍勝縣城內福德街黃德順號黃

益國，即可收到。弟黃益國謹上

王君天佑徵書啓事

諸社友英鑒：鄙人現徵求本刊第一卷至第四卷，共計四十冊，願酬現金十三元，寄一卷者，酬

洋三元，諸君如割愛時，祈先來函通知，污損缺

頁無插圖者勿要，通訊處：(膠縣西關郭家莊

雲山堂)

王天佑謹啓

魏君琪光徵書啓事

啓者鄙人欲徵求學生文藝叢刊創刊號，及機聯會出版之機聯會刊第一期至第十二期止，計十二冊。如願割愛者，學生文藝叢刊創刊號以春申迷宮一部相酬；機聯會刊十二冊，以滑稽日記，短篇小說大觀，傷心史，孩子們的歌聲，四大冊爲酬，來件請寄福州市登龍巷一號鄙人收可也。此致讀者諸君鑒：（污損及後至者原璧奉還）

魏琪光啓

通訊

三

中等學生適用的善本
研究國學唯一的梯階

國學常識

全書十册
三元
分購合購
均可

以科學化的方法 整理國故

將最深奧的理論 演成極淺的常識

指示「研究」「練習」的新途徑

包羅最完備 選材適當 綱領清楚

徐敬修編

充分顯露國學的特色 使得正確認識

國學卷帙既多，文義之深，初學研究，苦難着手，本書解釋明顯，領悟極易，更易應用。

研究新文學 亦必具此根柢

小學常識	音韻常識	經學常識	理學常識	史學常識	子學常識	文學常識	詩學常識	詞學常識	說部常識
大一册 大洋三角	大一册 大洋三角	大一册 大洋四角	大一册 大洋四角	大一册 大洋四角	大一册 大洋四角	大一册 大洋四角	大一册 大洋四角	大一册 大洋三角	大一册 大洋二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獎勵學生文藝叢刊內作者簡章

- 一 本社獎勵叢刊內作者之辦法。係用選舉法。由喜讀本刊諸君公決之。
- 一 本刊每集均附有選舉票一紙。讀者如欣賞何人之文。即可選舉其人之姓名於票上。剪寄本社。每票限選一人。（另紙選舉者無效）
- 一 第一集內之選舉票。祇能選舉第一集內登有作品之人。不能移作別集選舉。違者作廢。
- 一 選舉票係記名式。上書被選舉人名。下書選舉人姓名。
- 一 決選期分二期發表。第一期在每卷第六集發表。第二期在下卷第一集發表。
- 一 每期以得票最多者之二人爲當選人。由本社各發給精製之銀盾一面。作爲名譽獎品。
- 一 投選舉票者。第一期（一集至五集五票）須於該卷第五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每期之票作一起投或分作數起投可聽便）第二期（六集至十集五票）須於該卷第十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逾期者均作無效。

選 舉 票	
被 選 人	選 舉 人
學生文藝叢刊六卷十集	

學生文藝叢刊社投稿簡章

- 1 凡屬中國籍之青年學子，不論在國內國外，如以文學（文字不論新舊）或藝術之作品投寄者，本社均遴選刊載，不論在國內國外，如以文學（文字不論新舊）或藝術之作品投寄者，本社均遴選刊載。
 - 2 投寄之稿，不論屬於文學的藝術的，一經選登，即以本刊或書券現金酬贈。
 - 3 現體文稿，小說，劇本，遊藝等稿，滿一千字以上者，每千字酌量以一元至三元之稿人面商；（不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投稿人不得自己主張，本社亦不預先與投以書分。雜俎同。）
 - 4 詩稿不論語體詩，近體詩，每集內登載在五首以內者，贈社刊一冊；逾五首者，除贈社刊外，再酌量酬以書券。
 - 5 書畫，（包括國畫西畫）雕刻，攝影等稿，一經刊載，酌量贈以社刊或書券。
- 來稿不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長篇及精細之畫稿，如須寄還，應預先聲明，並附下寄回之郵費。
- 本社對於來稿得酌量刪改；如著作者不願他人塗竄，可於稿上預先註明。
- 來稿揭與否，恕不豫行函告。
- 投寄者，須繕寫清楚，每篇自加標點，詳註姓名，學校，及通訊處，（如繕在洋紙上者，切勿兩兩並寫。）
- 社員投稿，並須註明社證號數。
- 登載之稿，如發現勦襲他人，或係自己作品而已經登載其他書籍或報章者，酬品一概取消。
- 投寄之稿，每篇名下須蓋印章，或附以名片，本社收發處方為登記。
- 來件寄上海北福建路二號大東書局總廠學生文藝叢刊社。

百科常識問答叢書

解決學生考試困難：有特殊的效力！

黨史問答	一册四角	社會學問答	一册五角	礦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三民主義問答	一册四角	警察學問答	一册三角	物理學問答	一册三角
五權憲法問答	一册四角	經濟學問答	一册四角	化學問答	一册三角
民權初步問答	一册二角	教育學問答	一册三角	生理衛生學問答	一册四角
孫文學說問答	一册二角	心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世界地理問答	一册四角
實業計畫問答	一册四角	倫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世界文化史問答	一册四角
建國大綱問答	一册三角	論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中國古代史問答	一册五角
政治學問答	一册五角	生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中國近代學問答	一册四角
市政學問答	一册四角	動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平時國際公法問答	一册五角
財政學問答	一册五角	植物學問答	一册四角	戰時國際公法問答	一册三角

是學生中
考試祕
本的·美
完潔·
簡過
超切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如在上海總局所定
括在弧中填上海總局所定
括在某處分局所定
括在弧中填某處分局

預定學生文藝叢刊一份執

有 字第 號定單原

寄 省 縣

收現因地址遷

移請即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致

大東書局台照

謹啓 年 月

啓者敝局出版雜誌六種每種定戶逾萬每有來函查詢輒因未填號碼或姓名地址與定單不同以致查復困難茲特附列格式兩種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未到等事務即剪下照式填列貼入明信片上寄交敝局並乞每種雜誌各自填寄一張幸勿合用俾得分別交查以免延緩諒必荷同情賜予贊助也專請公鑒

上海大東書局謹啓

■ 查詢未到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如在上海總局所定
括在弧中填上海總局所定
括在某處分局所定
括在弧中填某處分局

預定學生文藝叢刊一份執

有 字第 號定單寄

縣 省

收茲查第 卷

號尙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致

大東書局台照

謹啓 年 月

廣告價目表

地	一集	五集	十集	十集
封面裏頁	二〇元九〇元	一七〇元		
底頁	二四元一〇元	二〇四元		
普通全面	一〇元四五元	八五元		
普通半面	六元二七元	五一元		

五彩印與紙色彩印另議

定價與郵費

集數	一集	十集
實價	二角四分	二元四角
郵費	國內二分	二角
國外	八分	八角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每月一集 · 全年十集 · 暑假 · 寒假 · 停刊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初版

學生文叢藝刊 第六卷 第十集

編輯人 凌善清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南京 廣州 北平 漢口 遼寧 長沙
梧州 天津 徐州 汕頭 哈爾濱 重慶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青年

指導

叢書

從實際上着想
為青年謀出路

用新穎的思想，縝密的計畫，根本的辦法，打破青年失學，失業，消極的難關，激起青年奮鬥的精神，以造成良好的環境，美滿的生活。

大洋一册 六角	青年經濟獨立指導 謝菊曾譯 ·書分十章 ·以明導 ·則年指 ·奇領獨 ·於的濟 ·立如領 ·帶題投 ·簡題資 ·更能一 ·中語
二角五分	青年讀書指導 潘文安著 ·內容如 ·生書和 ·和書養 ·讀書字 ·表文和 ·務書發 ·和事業 ·章共十 ·明解餘 ·理餘
大洋一册 四角	青年職業指導 潘文安著 ·書中所 ·述職研 ·的究業 ·的備選 ·擇業訓 ·職業選 ·練業訓 ·的進等 ·業足為 ·的或改 ·的助業
大洋一册 五角	青年自修指導 章淪著 ·內分九 ·章縱歷 ·面，自 ·國英， ·數學自 ·等目的 ·的方自 ·的方自 ·自量方 ·自修方 ·年以修 ·實用方 ·青注
三角五分	青年服務指導 潘文安著 ·三點服 ·務十 ·要點服 ·務十 ·正過去 ·錯去 ·能健全 ·起力引 ·興自引 ·青年對 ·服務有 ·切認識 ·深於
大洋一册 五角	青年升學指導 潘文安著 ·升學的 ·目標， ·入學考 ·試，試 ·的付試 ·十個不 ·同科全 ·選學全 ·國內校 ·本內容 ·明瞭完 ·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